

杀人十角馆

——**凌辻行人**

前言

夜的海边，寂静的时刻。

只有单调的海浪声，从无止境的黑暗中翻涌而出，随即又消退逝去……

他独自坐在防波堤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全身笼罩在雾白的气息中，与这庞然巨大的黑暗对峙着。已经痛苦了好几个月，也已经烦恼了数周之久，这几天以来更是一直思索着同样的事。终于在此时此刻，他的意志正明确地向一个方向逐渐集中。

计划已经完成，准备工作也几可告一段落，现在就只等待对方陷入圈套。虽然如此，他一点都不认为自己的计划无懈可击。事实上，就某种意义来说，非但无法形容为精密的计划，反倒称得上是非常草率而马虎的。可是，他压根儿就没打算筹设完美而精密的计划。

再怎么挣扎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，人就是人，绝对不能成神。或许希望成神并不很难，但是只要人就是人这件事存在，任何天才也没有能耐扭转乾坤。人既然不能成神，就不可能预知未来——

在人类心理、行动，或者不可知的偶然——更无法依照预想构成完美的计划。假设将世界视为棋盘，把人类当做棋盘上的棋子，棋谱本身也会有一定的格局界限。

因此，不管事先做了多么审慎精密的计划，也难保不发生意外的偏差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偶然，人心更是善变，若想凭着小聪明预估大局，根本行不通……所以，目前最理想的计划不是无谓地限制自己的行动，而是必须随机应变，尽量富于弹性——这就是他所下的结论。必须避免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，重要的不是情节，而是结构。也就是在事情进行中，能够随时应变的最具弹性的结构——。事情成功与否，还必须靠自己的智慧与手法，尤其是一点运气。

（我知道，人不可能成神……）

不过，以不同的意义而言，事实上他的确使自己置身在神的立场上。

审判。——对，审判。他要他们——他们所有的人，以复仇为名义受审判。超越法律的审判。他非常了解自己不是神，也不容许他这么做。

他也深知这件事势必被社会视为犯罪，尤其此次以复仇为名，知法犯法，一旦事迹败露……然而，现在已经不能以一般的理由去抑制自己的感情，绝对不可能。感情？——不，不是那种轻忽草率的事。绝对不是！

这种感觉不是单纯冲动的激情，如今已成为他灵魂的呐喊，生命的依靠，甚至是他生存的理由。

深夜的海，沉默时分。

微亮的星空下，他望着不见一丝行船灯光的外海黑暗的彼方，反复思索着计划。

准备阶段即将结束。不久，他们——罪孽深重的猎物就要跃入圈套，有十个等边和内角的圈套。他们毫不知情地来。毫无疑惧，将要陷入十角形的圈套中，被自己所捕捉、审判……等待他们的当然是死。对他们来说，那是理所当然的处罚。而且，绝对不是轻易解脱的痛快的死法。比方说，把他们所有的人用炸药一次炸个粉碎，即使那是比较简单而确实的方法。非把他们一个一个，按照顺序杀掉不可。对，就像英国那位着各的女作家所构思的计

划那样——一个接着一个。要让他们知道死的痛苦、悲惨、恐怖……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或许他的精神已经疯狂而且病态，他自己也非常清楚。

（我知道，无论用任何正常的角度去看，即将展开的这件事绝对不正常……）

他面向漆黑如墨的夜海，缓缓地摇头。插在外套口袋里的手碰到个冷硬的东西，他握住取了出来，在眼前审视着。那是个透明的浅绿色小玻璃瓶——紧盖的瓶中装着自他内心深处挤压出来，一般称为良心的玩意儿。他把这所有的一切化为几张纸片，折叠起来封入瓶中——蝇头般的小字写着他预定实行的计划内容，没有收信人的告白之信……。

（我知道，人不可能成神……）

正因为如此，所以——把最后的审判托付给非人的大自然。瓶子可能流落何方并不是问题，只问，海——孕生万物的海，这样做究竟是对是错。

起风了，凛冽的寒风令人浑身颤抖。慢慢地，他把瓶子投入了黑暗中。

第2章

"老掉牙的论调——"艾勒里说,他是个瘦高白皙的俊美青年,"对我来说,推理小说是一种知性游戏。也就是以小说的形式,使读者对名侦探或读者对作者产生刺激的逻辑游戏——这些都不相上下。所以,我不要日本盛行一时的「社会派」现实主义。女职员在高级套房遇害,刑警锲而不舍地四处值查,终于逮捕男友兼上司的凶手归案。——全是陈腔滥调。贪污失职的政界内幕、现代社会扭曲所产生的悲剧,也都落伍了。最适合推理小说的题材,无论是否被指为不合时宜,总归还是名侦探、大宅邸、行迹可疑的居民、血腥的惨案、扑朔迷离的案件、石破天惊的大诡计……。虚构的事更好,主要是能享受推理世界的乐趣就可以了。不过,必须完全合乎知性的条件。"

四周是波浪平稳的海,油气冲天的渔船发出不稳定的引擎声前进着。

"真受不了。"坐在船沿的卡托着满是腮青的下巴，撇了撇嘴。

"烦人哪，艾勒里，张口闭口都是知性两个字。你干脆直说推理小说是游戏，干嘛老是加上知性，听得我浑身不自在。"

"那倒真出我意料之外。"

"别一厢情愿了，并不是每个读者都热中你所谓的「知性」。"

"说的也是，"艾勒里若无其事地盯着对方，"我常常觉得这是件可悲的事。有时漫步在校园里，突然就有痛心的感觉。光是我们的研究会里，就已经不全是具有知性的人，其中也有病态的家伙。"

"——你找碴？"

"才怪。"艾勒里耸耸肩膀，接着说，"我可没说是你哦！况且，我所说的「知性」是针对游戏态度的问题而言，并不是批评任何人聪明或愚蠢。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毫无知性的人，同样地，也没有不懂得游戏的人。我的意思是，精神上是否有余力来玩这种知性游戏。"

"哼……"卡嘲笑似地冷哼一声，别过脸看旁边。

艾勒里嘴边浮现柔和的微笑，看着站在自己身边满脸稚气，戴着圆边眼镜的矮个儿男人，“你说呢，陆路？如果推理小说单独方法论成立，知性游戏势必另谋存在领域。就我们生存的现代而言，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。”

“哦——”陆路偏着头不明所以。

艾勒里继续说：“这已经是陈腔滥调。努力不懈的勤勉刑警、坚强有力的组织、最新的科学搜查技术……今天的警察绝对不是无能，反而因为太有能力才伤脑筋。就现实问题而言，现在哪有古时候那种以头脑为唯一武器的名侦探活跃的余地？如果名侦探福尔摩斯重现于现代都市，恐怕只会以滑稽的办案方式引入侧目吧！”

“你这话未免言过其实，现在不也是有所谓的福尔摩斯出现吗？”

“不错——那当然。只怕他会带着尖端法医科学和鉴识科学的知识出现的，还得向可怜的华生说明个老半天。读者的知识毕竟有限，如何接受成串难解的专门用语和数式。于是——这太清楚了，华生，你连这个也不懂，华生……”艾勒里双手插在

短大衣口袋，轻轻地耸耸肩。"刚才说得太离谱了。不过，我还是那句话。毫无情调的警察机构并不值得喝采——黄金时代的名侦探们没有使用华丽的「理论」和「推理」，却仍超越了现代的搜查技术。打算以现代为背景的侦探小说作家，现在一定陷入矛盾的死角中了。因此，这个矛盾最简易——这样说也许会有语病——而有效的解决办法，就是以「暴风雨山庄」的模式表现出来。"

"有道理。"陆路认真地点头。

"所以，真正合乎推理小说现代主题的就是「暴风雨山庄」……"

时下已是三月下旬，春天的脚步近了，海风吹来却依然冷冽无比。

九州岛岛大分县东岸突出的 S 半岛丁崎——船背向丁崎，从旁边 S 区的小港门出发，目的地是距离外海约五公里的那个静止的小海岛。

天气晴朗，因为当地的春天常起黄沙，所以微白的天色取代了应有的蓝空。亮丽的阳光明射海面，呈现一片银鳞。远远的陆地彷彿蒙着面纱伫立风中，

景物朦胧凄迷，夹带着一股神秘气息……。

"看不到其它船只的踪影。"艾勒里一手扶着船缘，向始终默然叼着香烟的大个儿男人说道。敞乱的头发显得有些修边幅，络腮胡子几乎占据了半张脸——这就是爱伦坡。

"岛的那边有急流，船只都会避开。"看起来有点年纪却精神奕奕的渔夫说道，"这儿的渔场在更南方，即使出了港，也几乎没有船只接近这个岛。——你们这些学生真是奇怪。"

"哦，是吗？"

"光是名字就跟人家不一样，全都怪里怪气的。就拿你来说，实在够奇怪了。"

"这个嘛——其实是一种绰号……"

"最近的大学生都喜欢这一套？"

"不，这个——那倒不是。"

"所以说，你们还是挺奇怪的。"

渔夫和爱伦坡所站的地方前面——两名女生把船只中央附近的大木箱，当成椅子坐着。包括在后面掌舵的渔夫儿子，船上共有八个人。

渔夫父子以外的六人，都是大分县 O 市 K 大

学的学生，同时也是大学推理小说研究会的会员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彼此以一种绰号，就像"艾勒里"、"卡"、"陆路"之类的名字互用称呼。

至于这些名字的由来，当然是——也许根本用不着说明——艾勒里·昆恩、约翰·狄克逊·卡、卡斯頓·陆路，以及爱伦坡——他们衷心景仰的欧美推理小说作家·两个女生叫做"阿嘉莎"和"欧璐芝"，名字源自推理小品女王阿嘉莎·克莉丝蒂以及以"角落的老人"扬名的帖喽聂斯·欧璐芝。

"喏，各位！看得到角岛的房子了。"渔夫扯开粗嘎的嗓子喊道。六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张望前方逐渐靠近的小岛。

那是个非常平静的小岛屿。几乎垂直的绝壁从海中冒出，上面覆盖着一片墨绿，仿佛数枚巨大的铜钱重叠而成。前方约略可见三处短而突出的尖角，正是「角岛」命名的由来。

岛屿四周都被断崖绝壁所围绕，狭窄的海湾只能容纳小型渔船进入，因此无法开发成观光胜地或海水浴场。自古以来，除了偶有好奇的钓客造访，早已被人们所遗忘。大约在二十几年前，有人在岛

上盖造起造型特殊的建筑物"蓝屋",并且搬进去住。不过,如今已成无人岛。

"就是崖上那一丁点儿吗?"阿嘉莎站在木箱上,兴奋地大叫。一手按住被风吹乱的柔卷长发,眯起了眼睛。

"对,那是仅存的部分,大宅已经烧光了。"渔夫大声地解说。

"哦,那就是十角馆?——老爹?"艾勒里问渔夫。"你上过那个岛吗?"

"曾经在海湾避过几次风雨,岛上倒没去过。尤其那件事发生之后,一直没靠近过。你们也得小心点。"

"小心什么?"阿嘉莎回头问道。

上了年纪的渔夫压低声音说:"岛上不干净。"

阿嘉莎和艾勒里一愣,交换了个眼色。

"闹鬼啊!就是惨死的那个中村……"渔夫微黑而布满皱纹的脸皱了起来,毛骨悚然地笑着,又继续未完的话,"我也是听人家说的。每当下雨的日子经过岛屿附近,就会看到屋上有个模糊的白色人影。还有人说,曾经看见中村的鬼魂向人招手。除

了这些，有人看见没烧掉的小屋亮着灯，废墟附近有鬼魂，到岛屿附近钓鱼的小船被幽灵作祟沉入海中……"

"没有用的，老爹。"艾勒里轻笑一声，不想让对方以为他无礼，"别说了，这种话吓不了人，反而让我们更兴奋。"

事实上，六个年轻人当中，只有始终坐在木箱上的欧璐芝稍微有点害怕。至于阿嘉莎非但不以为意，甚至乐不可支地连连称好，转身向船尾走去。

"哎，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"她冲着正在掌舵的渔夫儿子——稚气未脱的少年——兴高采烈地问道。

"全是胡扯。"少年瞅着阿嘉莎的脸，目眩似的别过头，很干脆而简单地回答，"只是些传闻，其实我也没看过。"

"是吗？"阿嘉莎脸上浮现一丝不满，不怀好意地微笑道，"不过——闹闹鬼也不错呀！尤其是在发生「那种案件」的敏感地方。"

这时是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三，上午十一点刚过。

海湾位于岛屿西岸。

两侧是陡峭的断崖，右边险峻突出的岩块，在岛的南岸形成将近二十公尺的绝壁。岛的东侧有急流，据说崖壁高达五十公尺。正面也是一片断崖，斜面陡急惊险。点缀几撮墨绿苔痕的褐色岩块上，有着锯齿形的小石阶蜿蜒而上。

小船渐渐靠近海湾。

海湾非常狭窄，波浪比较温和，水色也不同，呈现一种深沉的暗绿色。左边有木制栈桥，里面有一栋破旧肮脏的小船屋。

"真的不必来探望你们吗？电话可能也不通了。"六人踏上嘎吱作响，而且岌岌可危的栈桥时，渔夫关切地向他们说。

"没问题的，老爹。"艾勒里回答，一面拍拍坐在大背包上抽烟的爱伦坡肩，轻松地說道，"我们有个准医生在这儿呢！"

（络腮胡的爱伦坡是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——棒槌学堂注）

"是啊！艾勒里说的没错。"阿嘉莎附和着。

"况且——好不容易才上了这个无人岛，如果老是有人来探访，那多没意思呀！"

"好大胆的女孩。"渔夫一面解开绑在栈桥边的绳索，一面咧嘴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起来，"那么，下礼拜二早上十点来接你们。小心喽！"

"谢谢，我们会小心，尤其是对鬼魂。"

登上长而陡急的石阶，展现眼前的又是另一片天地——杂草丛生的荒芜前院，伴着白壁蓝瓦的平坦建筑，在众人面前一览无遗。正前方向左右敞开的蓝漆大门大概是玄关，短短的阶梯直通门口。

"这就是十角馆吧？"艾勒里首先发言，由于刚刚爬过长长的石阶，还直喘着气。他放下骆驼色的旅行袋，抬头望天。

"——有什么感想，阿嘉莎？"

"比我想象的棒多了。"阿嘉莎拿出手帕，按着微微出汗的白皙额头。

"对我……来……说……"陆路喘不过气似的，因

为他的两手连阿嘉莎的行李都已包办了。

"该怎么说呢.....我本来期待.....看到更阴沉凄惨的气氛，没想到....."

"没有你心口中那么理想——管它的，先进去再说。凡斯——应该已经先来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"好不容易调匀呼吸，艾勒里拿起行李正说着。这时，紧邻玄关左边的蓝色窗户开了，出现一个男人的面孔。

"嗨，各位。"从今天起为期一周，在这岛上这个屋中与大家同食共寝的第七名伙伴——凡斯出现了。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，不用说，当然来自名侦探法依洛·凡斯之父——S·S·凡斯·但了。

"等等，我马上来。"凡斯哑着嗓子丢下这句话，匆匆关上窗户。不一会儿，从玄关那头跑了过来，"抱歉，没去接你们。昨天感冒了.....发烧躺在床上。我一直注意船的声音，可是....."他为了做各种准备，比其它六人早一步到岛上。

"感冒了？没关系吧？"陆路推推被汗水滑落鼻梁的眼镜，担心地问。

"不碍事——已经快好了。"凡斯瘦削的身子微

颤了一下，信心十足地笑道。

一行人由凡斯带领着，举步迈进这个房子——"十角馆"。

进入向两边敞开的门后，就是宽广的玄关大厅。——然而，马上就会察觉这种宽敞只是错觉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宽。房子的形状不是长方形，所以才会有那种感觉。

突出的壁画有扇左右推门通往内都，仔细观察，可以发现那儿的墙壁比玄关侧壁狭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玄关大厅面向建筑物的内部，呈狭窄的梯形。除了凡斯以外，六个人都偏着头，着迷于这令人产生错觉的奇妙房屋构造。一会儿，穿过里面的门进入建筑物中央的大厅，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原来这是个由十面等宽墙壁围绕而成的十角形房屋，所以才会产生错觉。若要了解这栋名为"十角馆"的建筑物构造，最好的办法是详阅建筑平面图。

顾名思义——这个建筑物的特征是十角形——外壁的形状状呈正十角形，外围的大十角形内侧重叠着中央大厅的小十角形，以线连结各十角形的十个顶点，形成十个区域.....换言之，中央的正十

角形大厅周围，正好被十个等边梯形房间所围绕。因此，十个梯形的其中之一，正是他们刚刚走过的玄关大厅。

"怎么样？有点奇怪吧？"率先进去的凡斯回头问大家。

"玄关的对面——左右推门里面是厨房，厨房左边是厕所和浴室，其它七个房间全是客房。"

"十角形建筑物，十角形大厅……"

艾勒里环视所有的房间，举步走向摆在中央的大桌子。他敲着白漆桌子的一端，说道："这也是十角形。——不得了，被害的中村青司莫非是个偏执狂。"

"也许是吧。"陆路回答。

"听说化为灰烬的蓝屋大宅，从天花板到地板，甚至所有的家具，一概漆成蓝色。"

二十几年前，在岛上建造所谓"蓝屋"后搬进来住的人就是中村青司。当然，建造这座十角馆的也是他——青司本人。

"我想——"阿嘉莎并没有特别对谁说，"这样会不会搞错房间呢？"

正面相对的玄关大厅和厨房——各有一扇向左右敞开的门，以同样的原木与玻璃构成，关上门就分不清究竟是那一边。而且，两侧的墙壁以及各房间一模一样的原色木门都让人摸不着头绪。加上中央的大厅并没有可以当成指标的物品，难怪阿嘉莎会担心。

"的确，今天早上我就搞错了好几次。"凡斯苦笑着。可能是发烧的缘故，他的双眼皮有点浮肿，"我想做个名牌贴在门上比较妥当——欧璐芝，你有没有带素描本来？"

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欧璐芝愕然抬起头。不知道是否因为介意自己略胖的身材，这个小个子女郎总是穿着寒色系的衣服，反而显得死气沉沉。与亮丽的阿嘉莎对照之下，怯生生的眼神更加没有自信了。不过，凭着浓厚的兴趣，她倒是画得手好画。

"哦——有。现在拿出来吗？"

"待会儿。现在大家先选好自己的房间，反正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，不会有麻烦。我已经先.....用了那个房间了。"说着，凡斯指着玄关大厅右边的门。

"房门钥匙已经借来了。喏——不是都插在钥匙孔里了吗?"

"好，知道了。"艾勒里轻快地回答，"先休息一下，再去岛上探险。"

3

很快地，房间分配好了。

由玄关向左，依序是凡斯、欧璐芝、爱伦坡，向右是艾勒里、阿嘉莎、卡、陆路。

六人提着行李各自回房后，凡斯倚着自己的房门，从象牙色鹅毛背心口袋里取出香烟。叼着烟，重新审视微暗的十角形大厅。白漆灰泥壁，铺着蓝色大型磁砖的地板，用不着脱鞋光脚行走。由十边倾斜而上的天花板，在顶部形成十角形天窗，阳光从窗口照射在露出的木檐上，倾泻在白色的十角形桌枱。桌子四周，摆着十张绷了蓝布的原木椅。除了木桩下一只钟摆似的球形吊灯外，别无他物。供

电早已切断，室内的照明只能仰赖由天窗射入的自然光线。即使是白天，偌大的屋中位然弥漫一股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氛……。

不一会见，爱伦坡换好牛仔裤和浅蓝衬衫走出房间。

"哦，你动作真快。——等等，我去泡咖啡。"凡斯手指夹着吸了一半的香烟，朝厨房走去。他现在是理学院三年级，比医学院四年级的爱伦坡小一岁。

"不好意思，毛毯这些大件行李都让你带。辛苦了，凡斯。"

"哪儿的话，还不是托人帮忙运过来的。"

这时，阿嘉莎一面用围巾扎起长发，一面款步走了出来："房间太棒了，凡斯。我本来以为会很糟糕的——咖啡？我来泡好了。"阿嘉莎开心地跟着凡斯走进厨房，当她看到柜子里黑色标签的玻璃瓶，脱口便说，"咦？速溶咖啡？"接着不满意似的拿起来摇了摇。

"别那么奢侈，这里是无人岛，可不是旅馆。"凡斯说完，阿嘉莎舔舔抹着玫瑰红口红的嘴唇又说：

"那么，食物呢？"

"在冰箱。当初失火时，电线和电话线全烧断了，没电的冰箱派不上用场……总还可以放东西吧？"

"嗯——对，有道理。有水吗？"

"唔，有自来水。还有，瓦斯筒也接好了，锅子和炉子都能用，勉强可以烧洗澡水。"

"太好了——啊，还有锅和餐具留着。或者，全部都是你带来的？"

"不是，本来就留在这里的。还有三把菜刀和砧板，不过砧板霉得很厉害……"

——正说着，欧璐芝怯生生地走了进来。

"哦，欧璐芝，来帮忙。这里虽然什么都有，却得全部清洗干净，否则根本不能用。"阿嘉莎耸耸肩，脱下黑色皮夹克。接着，转向凡斯及站在欧璐芝后头往这边看的爱伦坡，说道，"不帮忙的到那边去，先去岛上探险再喝咖啡。"

望着她一手插腰的模样，凡斯苦笑着，垂头丧气地和爱伦坡一起退出厨房。瞅着两人步向大厅的背影，阿嘉莎冷冷地又抛下一句："别忘了做名牌，

我可不愿意更衣时有人闯进来。"

大厅里，艾勒里和陆路已在那儿。

"被女王陛下赶出来了。"艾勒里手指抚着细瘦的下巴，呵呵笑道。

"我们是不是该遵旨先环岛一周？"

"识时务者为俊杰——卡呢？还没好？"

"他一个人先出去了。"陆路望着玄关那边，说道。

"已经出去了？"

"这家伙自命清高。"艾勒里微笑着讽刺道。

走出十角馆，右边并列成排的高大松树。树列中断处，松枝在上方交叉成拱形。四人穿过拱形，信步来到蓝屋废墟。

废墟仅残留着建筑物的地基，其它全是肮脏的瓦砾散布四处。广阔的前院堆积着厚厚的黑色灰烬，景况荒凉；也许是烈焰熏染的缘故，焦黑蜷屈的残枝断木满地都是，枯干的松树更是随处可见。

"烧得一干二净。"眼见这一大片荒凉的景象，艾勒里不禁叹了口气。

"真的——一点都不剩。"

"哦？凡斯，你也是第一次来？"

凡斯点点头，说："以前听我伯父说过许多，但是这个岛还是第一次来，而且今天早上忙着搬行李，又发挠.....根本没有机会一个人在岛上探查。"

"唔——真的只有灰烬和瓦砾。"

"如果留着尸体，你就高兴了？艾勒里。"陆路笑着寻开心。

"胡说，你才这么想吧？"

左边的松林有条小路，看样子可以直通前面的断崖。湛蓝广阔的海——面向那头，隐约可见丁畸阴暗的影子。

"多好的天气，静谧悠闲。"艾勒里向海的那边伸了一个大懒腰。陆路两手里着黄色运动衫的衣襟，矮小的身子挪了过去。

"是呀！你能相信吗？艾勒里。大约半年前，这个地方居然发生那件惨案。"

"惨案，的确是。角岛蓝屋谜样的四尸命案....."

"在小说里，死个五人十人也没什么稀奇，一

旦发生在真实生活中，似乎有点不能接受。看到新闻报导时，我真的吓了一跳。"

"大约是九月二十日黎明前——在 S 半岛丁崎海湾的角岛上，人称「蓝屋」的中村青司府邸被一把无情火烧得精光。废墟中赫然发现中村青司和妻子和枝，以及佣人夫妇的尸首，共计四具——从四具尸体中检验出相当含量的安眠药，但是遇害者的死因不一。佣人夫妇一起被捆绑在自己房里，而且被斧砍破了头。青司全身被淋上灯油，显然是烧死的。死在同一个房间的和枝夫人脖子缠着绳子，法医判定是窒息死亡。还有，夫人尸体的左手腕被人用刀砍掉。警方在废墟四处搜索，始终不见手腕踪迹.....整个事件大概就是这样吧？陆路。"

"还有，别忘了失踪的园丁。"

"对——案发的几天前，那名园丁到蓝屋工作并且住了下来，事后警方搜遍全岛都找不到他，直到现在还下落不明。"

"嗯。"

"关于这一点，有两种解释。第一、园丁就是本案的凶手，做案后畏罪潜逃。第二、凶手另有其

人，至于园丁——可能被凶手追杀，仓皇逃命时坠崖被海水冲走……"

"听说警方认为园丁就是凶手的推断较为可信，至于后来的调查就不得而知了。——艾勒里，有何高见？"

"我没意见。"艾勒里轻抚额前被海风吹散的头发。

"资料不足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除了案发后两、三天轰动的谈论外，我们只知道新闻媒体的报导。"

"没想到你会这么泄气。"

"不是泄气。如果要编造像样的推理，那还不简单。可是若要当有力的证据，资料就不够了。你瞧，警方还不是随便搜查一下就结案了。命案现场烧成那个样子，怎么着手调查？况且死无对证，难怪那个失踪的男人会被当成凶手。"

"说的也是……"

"一切全都埋葬在这些灰烬中了。"艾勒里一转身，踏进废墟的瓦砾中。拿起身边的木片，并且弯下身探头察看。

"怎么啦？"陆路有些惊讶，连忙问道。

"如果失踪的夫人手腕突然出现，一定很有趣。"
"艾勒里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"说不定十角馆的地板下埋着园丁的尸骨。"

"你这家伙，真没药救。"一直默默聆听的爱伦坡摸着下巴胡须，一脸发楞的表情，慢慢吐出了这句话。

"艾勒里，你的兴致还真好。"

"是呀——我可不是重提刚才在船上的话题，不过，如果明天这个岛上发生任何案件，不就正好符合艾勒里最喜欢的「暴风雨山庄」了吗？再假设，如果发展成「一个也不剩」的连环命案，他就更兴奋了。"

"小心乐极生悲，偏偏就是那种人第一个被杀。"爱伦坡一向沉默寡言，偶尔也会语惊四座。陆路和凡斯交换了个眼色，咯咯笑着看好戏。

"孤岛连环命案——有意思！"艾勒里丝毫不以为忤，开口说，"正中下怀，我来当侦探怎么样？谁——要向我这个艾勒里·昆恩挑战？"

"在这种地方，女人就是吃亏，老被当作佣人。"阿嘉莎边利落地清洗东西，边抱怨着。在旁边帮忙的欧璐芝盯着她白皙纤细的手指，不由得停下手边工作，"应该让男生们轮流做厨房工作。有我们在，他们就不干活儿，你不觉得太便宜他们了吗？"

"嗯——是呀！"

"艾勒里装模作样地穿着围裙，手里拿着锅铲，一定很好玩。哈，可爱极了。"阿嘉莎开心地笑了起来。欧璐芝瞥着她那端正俊俏的侧脸，悄然咽下叹息。

高挺的鼻梁，伶俐的模样，由于淡淡的眼影而显得更加深邃的眼睛，还有那一头波浪似的秀发……阿嘉莎总是开朗而充满自信，不让须眉的性格中仍不失女性的魅力。炫丽的美貌极为吸引男人们的视线——她也引以为荣。

（和她比起来，我.....）

小而圆的鼻子，满脸雀斑，孩子般红通通的面颊。眼睛虽大，却和五官很不调和，老是显得很不稳定。即使学着阿嘉莎打扮，也只是东施效颦。还有，连自己也讨厌的胆小、忧虑，以及迟钝.....在常有机会相聚的七个人中，只有自己和阿嘉莎两名女性。想到这一点，心情又沉重了起来。

如果没来就好了。——欧璐芝暗自思忖。

本来，根本不想到这个岛来。因为——总觉得是一种冒渎的行为。可是以她惯常的胆怯，实在无法拒绝伙伴们强烈的诱惑。

"咦？欧璐芝，好美的戒指。"阿嘉莎盯着欧璐芝左手的中指。"你以前戴过吗？"

"没有。"欧璐芝含糊地摇头。

"是不是心上人送的？"

"不.....那有这回事。"

决定到岛上时，欧璐芝想过了。那不是冒渎，而是——追悼。为了追悼死者，我才到岛上来，因此.....。

"你还是没变，欧璐芝。"

"嗯.....？"

"你总是封闭自己。我们交往了两年多，我还是一点都不了解你——这样并不是不好，只不过，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"

"不可思议？"

"对。看着你刊登在社刊上的作品，我时常这么想。笔下的小说中，你是那么的朝气蓬勃，可是....."

"那只是幻想。"欧璐芝避开阿嘉莎的视线，怯怯地低下头，嘴角浮现笨拙的微笑，"我不太会面对现实，讨厌现实的自己....."

"你很可爱，只是自己不知道。别老低着头，抬头挺胸。"

"你真好，阿嘉莎。"

"来，动作快点，该吃午饭了。"

蓝屋遗迹那儿，艾勒里、陆路、凡斯三个人还留在原地。爱伦坡刚刚看过废墟，独自往通向岛屿东侧的小路去了。

"艾勒里，还有凡斯。从现在起足足七天的时间，拜托两位了。"喜剧似的——也许他本人并不

同意这种说法——银边圆框眼镜里，陆路小小的眼睛热情地闪着光辉。

"不跟你们要一百张，至少也给我五十张。"

"喂，陆路，你开玩笑？"

"我真得很呢！艾勒里先生。"

"可是你突然开口要，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——。对不对。凡斯？"

"我赞成艾勒里。"

"所以喽，我刚才一直在说明。比往年提早，我打算四月中旬左右出版下期的「死人」。为了招引新生入社，同时庆祝推理小说研究社创立十周年，我们要推出特大号的纪念特刊。这次轮到我当总编，正好大大施展一番。我这新官上任，总不能编出寒酸可怜的社刊闹笑话吧！"

——文学院二年级的陆路，今年四月起，即将接掌推理小说研究社社刊"死人岛"总编辑的职务。

"如果不想丢脸，陆路——"艾勒里从酒红色衬衫口袋中取出未拆封的赛拉姆牌香烟，打开封口。他是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，也是"死人岛"现任总编

辑，"你应该去拜托卡才对。内容姑且不提，那家伙是咱们研究社的多产作家——凡斯？对不起，借个火。"

"你很少攻击人的嘛！艾勒里。"

"不，是卡先挑衅。"

"说的也是，卡学长好像情绪不好。"陆路说着，艾勃里轻笑一声吐出淡淡烟气。

"那是有原因的。"

"什么原因？"

"卡先生还真可怜，最近刚被阿嘉莎甩了。"

"他追阿嘉莎？嘿，真有勇气。"

"为了发泄满肚子不痛快，他把目标转向欧璐芝，结果又碰了钉子。"

"欧璐芝？"凡斯皱起眉头。

"对，卡根本是自讨没趣。"

"那当然。和两个甩掉自己的女人同在一个屋檐下，难怪卡火气这么大。"

"就是说呀！所以，陆路，你得好好地讨好卡，否则休想拿到他的稿子。"

这时，阿嘉莎从十角馆那边走来，穿过黑松拱

门停下脚步，向三人挥手道："吃午饭了！——爱伦坡和卡呢？没跟你们一起吗？"

从十角馆后面走进松林小道——。

本想过去看看东岸的绝壁，不料小路越来越窄，上头更是弯曲难行，走不到五十公尺，就失去了方向感。

好阴郁的树林。

行进中，林间高大茂盛的山白竹不时勾住衣服，发出沙沙声响。好几次，险些被绊倒。本想回头，却又心有不甘。反正就是这么个小岛，总不会迷了路回不去吧……夹克下面微彻渗着汗，令人很不舒服。当那种不快感几乎到达顶点时，终于穿过了树林。

崖的上方，是一片刺眼的亮丽海蓝。同时——一个大个儿男人面向着海站在那儿——是爱伦坡。

"喔，是卡？"听到脚步声回头认出卡后，爱伦坡再度面向海。

"岛的北岸，那边是猫岛。"他指着若即若离的

岛，说道。

那是个岩礁般的岛，圆而突起的地面长着低矮的灌木，正如“猫岛”之名，彷彿黝黑的野兽盘踞海上。眺望岛屿那边，卡哼声点头。

“怎么了，卡？看来好像心情不好。”

“嗯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”卡皱着眉，没好气地埋怨，“去年才发生那种事，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好玩。我本来只是为了激发幻想，才到这儿来……。一想到得和那批家伙相处一个礼拜，我就心情不好。”

卡和艾勒里同样是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，因为重考一年，所以和高一学年的爱伦坡同龄。大致说来，他算是中等身材。但是由于骨骼较粗、脖子略短，而且有些驼背，看起来比实际上矮一点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种地方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爱伦坡粗粗的眉毛下，原本细小的眼睛眯得更细了。他从腰包里拿出精致的烟盒取了一根，然后递给卡。

“你到底带了多少香烟？自己烟瘾那么大，还到处请人抽烟。”

"没法子，我虽然念了医科，却是标准的瘾君子。"

"你习惯抽云雀牌？这不是知识份子抽的烟。"
说着，卡也抽出一根烟。

"不过，比艾勒里大少爷的薄荷烟好多了....."

"这就怪了，卡。你老爱找艾勒里的麻烦，怪不得总觉得不愉快。就算你找他吵架，他也会当你是开玩笑，还不是一笑置之，何苦呢！"

卡用自己的打火机点了烟，不悦地别过头："不干你的事。"

爱伦坡不以为忤，悠哉地吸着烟。

不久，卡把抽了一半的云雀牌香烟丢到海中。然后坐在旁边的岩石上，从夹克里取出袖珍酒瓶，粗暴地旋开瓶盖，往嘴里倒了一口。

"大白天就喝酒？"

"你管不着。"

"这样不大好。"爱伦坡的语气透着些许严厉。

"我知道应该收敛一点，也不该大白天就....."

"你还介意那件事？"

"既然知道....."

"我不知道。那件事早已过去，干嘛老是耿耿于怀。"

卡绷着脸不搭理爱伦坡，又倒了一口酒。

"我不只觉得艾勒里无聊，事实上——对，连带女生一起到无人岛也是件无聊透顶的事。"

"虽然是无人岛，却没野外求生那么严重。"

"话不是这么说，我只是不想和阿嘉莎那种傲慢的女人在一起，而且还有个欧璐芝。不晓得什么原因，这一、两年来，我们七个人似乎成了小集团，所以我不便大肆宣言。其实，那些娘儿们毫无可取，自以为是……"

"你说得太过分了。"

"对了，差点忘记你和欧璐芝是青梅竹马。"

爱伦坡默默踩熄香烟，然后想起什么似的看看表说："已经一点半了——回去吧，否则没饭吃了。"

"吃饭前，请各位稍等一下。"戴着细致金边眼镜的艾勒里向大家说，"下任总编辑要发表谈话。"

——十角形的桌子上已摆好食物，有熏肉、色拉拌蛋、法国面包和咖啡——

"各位，虽然有点不是时候，但是我还是得来个饭前致词。"陆路一本正经地说着，微微清了清喉咙又说："是这样的，早在今年新年聚会时，就有人提议到这座十角馆来看看。当然，那时并没有人想到实现的可能性。后来因为凡斯的伯父买下这栋建筑，特别招待我们....."

"不是特别招待，我只不过是说如果大家有意，可以向伯父说一声。"

"好了，还不是一样。总之——凡斯的伯父在S区经营房地产买卖，是位精明的事业家。这次他买下角岛这一带，打算极力改建成青年休闲中心。对吧，凡斯？"

"也许规模并不很大....."

"话说回来，我们此行含有试验的意味，正好一举两得，皆大欢喜。还有，凡斯一早就为大家做好各种准备，非常辛苦，特此感谢。"说着，陆路向凡斯深深一鞠躬。

"——现在言归正传。"

"快点，蛋和咖啡会凉掉。"阿嘉莎插嘴，催促着。

"马上说完，不过，如果菜冷了就不好吃。这样吧，大家边吃边听——现在聚在这儿的，都是有资格冠上学长大名的精英——也就是本研究社的主要创作组....."

K 大推理小说研究社中，社员们彼此以绰号称呼，这是研究社创立之初，流传下来的一种传统。

十年前，社员们由于推理小说迷特有的稚气，当然为数尚少的所有社员均以欧美著名作家之名为绰号。后来，随着社员的年年增加，作家名字当然不敷使用，因此想出继承学长名字的方法。也就是说，拥有作家名衔的社员，在毕业之际，有权选出一名后辈继承自己的名字。

自然而然，各继承人的选定便以社刊作品为基准。因此，目前拥有绰号的人们正是研究会的首脑人物；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聚在一起。

".....我们这支强劲的队伍，从今天开始为期一周，要在这个不可能产生杂念的岛上朝夕相处。所

以，我们不应该白白浪费这段美好时光。"陆路向大家莞尔一笑。"稿纸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各位利用这次旅行期间，为四月即将发行的社刊贡献一篇作品，拜托拜托。"

"哦，"阿嘉莎的声音响起，"难怪，我正诧异为什么只有陆路带这么多行李.....原来早有阴谋。"

"不错，我就打这个主意。阿嘉莎学姐——还有欧璐芝，请大力帮忙。"陆路又是一鞠躬，抚着滚圆的脸颊嘿嘿笑着，活像一尊弥勒佛。众人围着桌子，各自浮现复杂的笑容。

"陆路，如果大家都写孤岛的连环命案，题材不是重复了吗？"爱伦坡问。

听爱伦坡这么说，陆路挺直腰杆应道："到时，用那个主题编成专刊就行了。或者，干脆一开始就规定这个题材，不是也很有意思吗？我们的「死人岛」刊名，不就是取自克莉丝蒂女士著名的处女作？"

撑着一只手注视陆路的艾勒里，向邻座的凡斯压低了声音，轻轻抛出一句话："糟糕，这次的总

编可不好应付。"

5

他们的第一天就这样平静度过。除了午饭时陆路的要求外，七人并没有其它任何约束。他们原本无意联手合作什么事，因此空闲时间都各自自由活动。

到了傍晚时分——

"怎么了，艾勒里，一个人玩牌？" 阿嘉莎从房间走出来，穿着白罩衫和黑色皮裤，长发上扎着鲜艳的棣棠花色头巾。

"最近我有点热中此道，不过还不到入迷的程度。"艾勒里洗弄手中纸牌，微笑着。

"热中这个？会不会纸牌算命？"

"怎么会？我对那个没兴趣。"艾勒里在十角形桌上灵活地洗牌，一面又说，"提起纸牌，当然是变魔术喽！"

"魔术？"阿嘉莎睁大眼睛愣了一下，随即说道：
"哦。这么说，艾勒里，你也有这种毛病。"

"毛病？"

"对，老喜欢打哑谜，让人摸不着头绪！"

"打哑谜？没那么严重吧！"

"哦，是吗？"阿嘉莎开朗地笑着说，"艾勒里，
露一手吧！我很少看人变魔术。"

"推理小说迷对魔术没兴趣，这倒很稀奇。"

"不是没兴趣，只是很少有机会。哎，快点嘛！"

"

"好。那么，过来坐在这儿。"

黄昏将近，十角馆大厅渗着微微的暮色。等阿嘉莎在大桌子一端的椅子上坐定，艾勒里便在桌上排好纸牌，然后从口袋拿出另一副牌。

"看好，这里有红蓝两副底色不同的纸牌。现在，其中一副给你，另一副给我——你选那一副？"

"

"蓝色的。"阿嘉莎同答。

"好，蓝色的，你拿着这副牌……"艾勒里把蓝底的一副交给阿嘉莎，"首先，检查纸牌有没有动

过手脚，然后随你高兴把牌洗一洗。我这边也洗好红色的纸牌——好了吗？”

“——好了。的确是普通的纸牌，美国制的？”

“没看到背面脚踏车天使的图案吗？最普通的厂牌。”

——艾勒里把洗好的牌放在桌上。

“好，我们交换。蓝的给我，红的给你……。好了吗？然后从里头抽一张你喜欢的牌记下来，我也从你洗过的牌中抽一张记住。”

“喜欢的一张？”

“对——记住了吗？现在，把牌放回最上面……对，和我一样切一次牌。像这样，上半和下半交换。嗯，好，反复两、三次。”

“——这样对吗？”

“好，很好。然后，再换一次牌……”

蓝色的纸牌再度回到阿嘉莎手中。艾勒里盯着她的眼睛，一面说道：“好了吗？我们刚刚各自洗牌，然后从两副牌中各抽一张喜欢的牌记住，又放回去切牌，对不对？”

"嗯，没错。"

"现在，阿嘉莎，从你的牌中找出你刚才记住的牌，盖在桌上。同样地，我也找出我记住的牌。"

不一会儿，桌上盖着红蓝两张纸牌。艾勒里吸一口气，叫阿嘉莎把两张牌翻出正面。

"——咦？这是真的吗？" 阿嘉莎惊讶地提高嗓门。两张纸牌正面 赫然出现同样的花色和数字。

"红心四！" 艾勒里微微一笑，"很有意思吧？"

"

日落后，十角形桌子中央点上古意盎然的桌灯。这是凡斯听说岛上没电，特地带来的。除了大厅以外，各房间也准备了许多粗蜡烛。

吃完晚餐，时间已经过了七点。

"艾勒里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刚才那套魔术窍门？"端上的咖啡分发完后，阿嘉莎推推艾勒里的肩膀。

"不能告诉你，魔术最忌说出诀窍，和推理小说完全不同。一旦知道其中奥妙，人们多半会觉得沮丧。"

"阿嘉莎学姐，艾勒里要你陪他玩魔术？"

"哦，陆路，你也知道他会玩魔术？"

"何止知道，我已经陪他练习了一个月。在他熟练之前，还不准告诉任何人。活像个小孩子！"

"喂，陆路。"

"他玩那一套魔术？"

"很简单的，一、两种。"

"那么简单的魔术？"阿嘉莎越来越不满，一再要求，"告诉我有什么关系嘛？"

"不能因为简单就告诉你窍门，尤其是第一次。即使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戏法，也是一样。问题不在于诀窍，而是如何表演以及误导。"

"对，例如——"艾勒里伸手拿杯，啜了口黑咖啡，"有个类似的戏法，「魔术」那部电影中，安東尼·霍金斯饰演的魔术师，就向昔日恋人露了一手。那不是普通的魔术，而是一种超灵感实验。如果彼此心灵相通·牌面应该会一样，然后魔术师便借机说服对方……"

"嗯——那么，艾勒里，你也对我有企图？"

"那儿的话。"艾勒里夸张地耸耸肩，红润的唇

中露出白牙，"遗憾的是，我没有说服女王陛下的魄力。"

"你还真会说话。"

"不敢——过奖了。"艾勒里举起手中咖啡杯，细细审视，"咱们换个话题，谈谈白天说过的中村青司——这个人真是怪异。看这杯子，就觉得一股寒意。"

那是个别致的苔绿色杯子，也是厨房餐具架上所留的许多物品之一。注意它的形状，和建筑物同样是十角形。

"大概是特别定做的，那个烟灰缸——还有刚才所用的盘子也是，一切都是十角形——你觉得呢？爱伦坡。"

"很难说。"爱伦坡把烟搁在十角形的烟灰缸上，"的确有点出乎常轨，也许是有钱人的雅兴吧。"

"有钱人的雅兴。"艾勒里双手捧住杯子，由上往内看。虽说是十角形，由于直径仅有数公分，看来几近圆形。

"无论如何，光是这座十角馆，我们便已不虚此行。来，为故人干一杯！"

"可是，艾勒里，尽管十角馆是个值得玩味的好地方，岛屿本身却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煞风景的黑松林。"

"那倒不至于。"爱伦坡回答阿嘉莎说，"废墟西侧的崖下是一片很好的岩区，有通往下面的阶梯。也许，可以在那儿钓鱼。"

"对了，爱伦坡学长，我记得你带了钓具。好棒，明天有新鲜的鱼吃喽！"陆路兴奋地舔舔嘴唇。

"别抱太大的希望。"爱伦坡慢慢抚弄下巴的胡须，又说："还有，后头不是长了几棵樱花树吗？花蕾已经相当饱满，可能两、三天内就会开花。"

"真棒，可以赏花了。"

"好极了。"

"樱花啊樱花，为什么一到春天就备受欢迎？其实，我比较喜欢桃花和梅花。"

"那是因为艾勒里大爷的兴趣与众不同。"

"是吗？古时候，高官显贵都偏爱梅花甚于樱花哩！陆路。"

"真的？"

"当然，对吧，欧璐芝？"突然被这么一问，欧

璐芝惊愕地微颤肩头。然后，红着脸轻轻点头。

"解释一下吧，欧璐芝。"艾勒里说道。

"嗯.....好。嗯——「万叶集」里有许各关于胡枝子和梅花的歌.....各超过一百首，樱花部分差不多四十首左右....."——欧璐芝和陆路同样是文学院二年级的学生，专攻英国文学，对日本古典文学也颇有研究。

"哦，我以前不知道。"阿嘉莎佩服地说，她是药学系三年级学生，所学截然不同，"多说一点，欧璐芝。"

"哦，好。——「万叶集」时，有所谓大陆文化至上主义之类的潮流，大概是受了中国趣味的影响。到了「古今和歌集」时，樱花方面的歌增多了.....不过，多半是感叹落花凋零的歌。"

"「古今和歌集」是平安时代的作品吧？"

"是醍醐天皇时代——十世纪初....."

"是不是由于悲观的社会百态，而使感叹落花的歌谣增多？"艾勒里问道。

"——这个嘛。提起醍醐天皇此人，是有所谓延喜之治名政的著名人物.....当时人们以为，樱花

凋落之际正是疫病流行的季节。由于樱花带来疫病的传说，每逢此时宫中必定举行镇花祭……也许是这个缘故吧……"

"原来如此。"

"咦？凡斯，你怎么不说话？"这时，爱伦坡探头看邻座凡斯的脸色。

"是不是不舒服？"

"——嗯，有点头痛。"

"脸色不大好。——有没有发烧？"

凡斯扭扭肩头，深深吐出一口气："对不起——我先去睡，可以吗？"

"睡一下比较好。"

"嗯……"凡斯双手撑着桌子，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，"各位尽管聊，我不怕吵。"道过晚安，凡斯便先回自己的房间。突然静下来的微暗大厅，传来咔嚓一声轻轻金属声响。

"这家伙真可恶。"一直沉默着晃动膝盖的卡，神经质地使个白眼，低声抛出一句话，"故意当我们的面锁门——什么玩意儿！"

"今晚夜色不错。"爱伦坡佯装没听见，抬头仰

望十角形天窗。

"是呀！前天好像是满月。"陆路也说。这时，天窗外微做的月光射入，丁崎的灯塔光线也仿佛照了过来。

"看，月亮被云遮住了，明天可能会下雨。"

"哈哈，那是迷信呀，阿嘉莎。"

"艾勒里，你真没礼貌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水蒸气的关系。"

"根据气象报告，这个礼拜都是晴天。"

"这倒比说说月亮上有兔子科学得多。"

"月亮上有兔子。"艾勒里苦笑道。

"你知道吗？宫古诸岛那边的人，都相信月亮里有个扛木桶的男人。"

"嗯，我听说过。"陆路圆圆的脸堆满笑容，"传说中，他奉勒神的命把不死药和死药放入木桶带到人间。可是他搞错了，把不死药给蛇，死药却给了人类。因此，被罚扛木桶赎罪，一直到现在....."

"南非霍屯督族也有类似的故事。"爱伦坡说，"不过，不是男人而是兔子。兔子误传了月神的话，

月神一怒之下丢出神棒，所以兔唇才会裂成三片。
"

"嗯——无论在什庆地方，人类所想的事似乎都大同小异。"艾勒里修长的身子靠着蓝色椅背，双手交叉胸前。

"大体上，世界各国都流传着月兔的故事。比方说，中国、中亚细亚、印度……"

"印度也有吗？"

"梵文把月称为「夏信」，这个单字原意就是「有兔子的人」。"

"哦。"爱伦坡伸手拿起桌上的烟盒，再度仰望天窗。被切成十角形的夜空一隅，隐约浮现昏黄月影……。

角岛，十角馆。幽暗的油灯映着四周阴冷的白壁，刻划出年轻人们晃动的影子。

漫然中，他们的夜又即将交替。

第 3 章

"你们杀害的千织是我的女儿。"

狭窄的房间正中央摆着凌乱不堪的床，江南孝明微蹙双眉躺在上面。上午十一点——刚才回来时，看到信箱里躺着这封信。昨晚，在友人宿舍里打了通宵麻将。每次打完牌回到屋里，嘈杂的洗牌声仍在脑中轰然作响；然而一见信中字句，昏沉的脑袋猛然清醒。

"这是什么？"揉着困倦的眼睛，他拿起信封又看了一次。

很普遍的褐色信封，邮戳日期是昨天——三月二十五日，发信地点在 O 市。唯一不同的是信中文字，一律用文字处理机书写。没有寄件人地址，信封背面打着"中村青司"四字。

"中村青司....."他低喃着。陌生的名字，不，好像在那儿听过.....翻身而起，盘坐在被褥上，重新审视信中文字。里头也是文字处理机字体，纸是十六开的上等纸。

"你们杀害的千织是我的女儿....."千织这个名字有点印象，可能是中村千织。那么，"中村青司"就是她的父亲喽！

那已经——是一年前，也就是去年一月的事了。当时，江南参加的 K 大推理小说研究社举行的迎新会。中村千织是研究社的学妹，比他低一年——当时她是一年级。江南现在是三年级，下个月起升四年级，去年春天退出研究社。

她——中村千织，死于那次迎新会宴席上。

江南那时有事先行退席，因此不知详细情形。不过，听说是急性酒精中毒导致宿疾心脏病发作，当救护车赶到时已经回天乏术。

他也参加了葬礼。千织住在 O 市外祖父家中，葬礼也是在那边举行。但是，当时丧家名字好像不是“中村”，而是个很古老的姓氏。莫非那不是父亲的姓，而是外祖父的姓。对了，仪式中好像没看到父亲模样的人……。

可是，这个自称为千织父亲的人，为何寄这种信给素未谋面的我？信中，“青司”强调千织是被杀害的。自己的女儿因为饮酒过度猝死在迎新会中，也难怪会觉得“被杀害”。然而，若是为了报复，何以在事隔一年以后的今天才展开行动……？想到这儿，江南坐直身子。

"中村青司....."记忆的绳索开始解析。他一跃而起，从墙角微微倾斜的铜架中取出几本卷宗。卷宗里面，搜集着许多剪报。

"那是——去年九月间....."他查阅片刻，找出那篇报导.....果然不错。

"角岛蓝屋一片火海——谜样的四尸命案！"

用指头弹了一下大标题，他拿着卷宗坐在榻榻米上。然后，迸出一句话："死者的控告....."

"喂，东公馆吗？我叫江南，东一在吗？"

"是江南？"接电话的好像是东一的母亲，"东一今天早上和朋友旅行去了。"

"是不是推理小说研究社的朋友？"

"嗯，好像到什么无人岛去。"

"无人岛？——你知道岛的名称吗？"

"嗯——叫做角岛，在 S 区那边....."

"角岛——！"江南突然有种窒息的感觉，紧紧握住话筒，"伯母，有没有寄给东一的信？"

"信？"

"一个叫中村青司的人寄的。"

"这个……"。对方有些迟疑，可能是觉得江南的声音迫切，说了声稍等，便放下话筒离去。电话音乐声在耳边响了一会儿，带着一丝担忧的答话声终于传来，"有，这是……？"

"有信来？"

"是的。"

得悉有信寄到后，江南紧张的情绪突然放松，不由得自觉腼腆："哦——对不起——没什么事，抱歉打扰了。"放下话筒，轻轻靠在墙上。

这是栋旧公寓，一旦承受体重的压力，整面墙壁会嘎吱作响。不大牢靠的窗户外头，正传来仿佛快要故障的洗衣机搅动声。

东一家里也接到中村青司的信——江南一再眨着充血的眼睛——只是恶作剧吗？

打这通电话之前，已先查了研究社通讯录，打过两、三通电话给参加那次迎新会的其它社员。但是他们都不在家，由于大半租屋外宿，无法确定行踪。莫非……他们一道旅行去了——而且，偏偏是到发生问题事件的角岛。难道这只是巧合？

江南思忖良久，始终没有答案。他再度拿起研

究社通讯录，开始找已故中村千织的电话号码。

2

由 K 大推理小说研究社一行人搭船启程到角岛的 S 区，搭半个钟头巴士，再换电车，约四十分钟路程后，便可抵达 O 市。两地之间，直线距离不到四十公里。从 O 市过去四站，在一个叫做“龟川”的车站下车后，江南加快步伐走向山那边的道路。

打电话到中村千织外祖父家时，接电话的似乎是家中女佣，当告知对方是千织大学友人后，那位和蔼的中年女性，透过话筒回答了他的问题。

由于不好意思正面询问，江南费煞苦心才确定千织的父亲就是角岛的青司；然后，又成功地问出青司之弟中村红次郎的地址。关于红次郎，他曾由新闻报导上得知此人的存在。

中村红次郎住在别府的铁轮，是当地高中教师，

现在正值春假期间，大半时间都在家中。江南从前的老家就在别府，对当地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，于是好奇心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。挂上电话后，想也没想，就决定尽快去拜访红次郎。

别府铁轮有“地狱谷”之称，是个著名的温泉区。晴朗的天空下，从坡道旁的下水道及成排的房舍间，雾白的硫磺烟气袅袅上升，飘扬在风中。左边不远处，黑壁般逼近的山就是鹤见岳。穿过极短的繁华街道，眼前突然呈现一片宁静——街道这头，有许多供长期逗留此间做温泉治疗的人们住宿的旅社、民房，以及出租别墅。不费吹灰之力，识途老马便找到电话里问来的地址。

那是栋透着稳重感的平房，低矮植物围成的矮墙里，黄色金雀儿、雪白珍珠花，还有淡红色贴梗海棠争相怒放，洋溢一片多采多姿的春天气息。

江南推开栅门，踩着石叠路走到玄关。做了个深呼吸，同时按了两次门铃。不久，里头传来圆润的男中音。

“那一位？”一个穿着与这栋日本建筑极不相称的男人，出现在门口。白色敞领衬衫上罩着褐色

毛衣，下面是条铁灰色法兰绒长裤，自然上梳的头发中夹杂几丝白发。

"中村红次郎先生吗？"

"我就是。"

"嗯——我叫江南，是中村千织小姐生前大学社团里的朋友……突然来访实在很冒昧。"

玳瑁边眼镜下，红次郎轮廓分明的脸庞缓和下来："是 K 大推理小说研究社的朋友？找我有事吗？"

"是这样的——我今天接到一封怪信……"说着，江南取出那封信，"就是这个。"

红次郎接过来，目光落在井然有序的文字上。蓦地眉间一震，抬眼凝视江南的脸道："进来吧！我有个朋友在，不过没关系。对不起，一个人住，没什么好招待……"

——江南被带往屋内。

那是个 L 字形的房间，以两组六张榻榻米大的空间组成。当中的纸门被拆掉，打通成一个房间使前面的六张榻榻米当做起居室兼客厅，灰绿色地毯上摆着一组同色系沙发。里面的六张榻榻米正好向

右边的院子突出去，权充书房。偌大的书桌旁边，有几个高达天花板的书架。对一个单身汉来说，房间似乎过分整洁。

"岛田，有客人来。"——前方面对院子的阳台上，有张藤制摇椅。红次郎口中的朋友就坐在那儿——"他是 K 大推理小说研究社的江南先生，这位是我的朋友岛田洁。"

"推理小说？"岛田匆匆起身，一不小心被摇晃的椅脚碰到脚，低声呻吟着又跌坐椅中——这个瘦长的男人，使江南立刻联想到螳螂，"听说你去年刚退出研究社……"

"是的。"

"唔——来找阿红是为了……"

"为了这个。"红次郎说着，把江南带来的信递给岛田。一见寄信人的名字，岛田停下揉着痛脚的手，注视江南的脸。

"可以看吗？"

"请便。"

"事实上，江南先生——"红次郎说道，"我也接到同样的信。"

"嗯？"

红次郎走到书桌边，从红豆色桌垫上拿了一封信递给江南。江南马上看看信封正反面，和他收到的信一样，相同的信封、相同的邮戳、相同的字体。而且，寄信人的名字也是"中村青司".....。

"可以看里面吗？"红次郎默默点头。

——千织是被杀害的。

只有这寥寥数字。虽然字句不同，却同样是十六开上等纸及文字处理机的模式。江南紧盯着信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不可思议的死者来信——很容易想象去年迎新会的其它成员也可能收到同样的信。可是，万万没想到这个叫做中村红次郎的男人也接到类似的信.....。

"这——到底怎么回事？"

"不知道。"红次郎回答，"我也吓了一跳，也许是有人恶作剧.....刚刚还跟岛田谈到，这个世界上无聊的人太多丁。正说着，你就来了。"

"看样子不只寄给我，研究社其它成员好像也收到同样的东西。"

"哦。"

"会不会这个青司——对不起，令兄还活着.....？"

"不可能。"红次郎断然摇头，"正如你所知，我哥哥去年已经死了。我去认过尸体，惨不忍睹——对不起，江南，我不想提那件事。"

"很抱歉——那么，你还是觉得这封信是恶作剧？"

"只好这么想，不是吗？我哥哥在半年前死了，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。况且，我不相信鬼魂的存在。"

"关于信的内容，你有什么看法？"

"这个....."红次郎的表情黯淡下来，蕴藏些许微妙，"千织的不幸我也听说了——应该是个意外。对我来说，千织是最乖巧可爱的侄女，至于被人杀害——我可以了解这种心情，可是恨你们也没有用。倒是冒充我哥哥的名字恶作剧，这种行为简直不可原谅。"

"是恶作剧吗....."江南不以为然，暧昧地点着头窥视藤椅上的岛田。不知何故，他一手撑着交叠的膝头，似乎很高兴地看向这边。

"还有一件事——"把信还给红次郎，江南接着说，"我们研究社那些人现在正好到角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"

"不知道。"红次郎不感兴趣似的答道，"哥哥死后，我继承了那块土地和房子，上个月刚刚卖给S区的房地产商人。对方把价钱压得好低，反正我不可能再去那边……。后来的事，我就知道了。"

江南提到今天还有事要办，不久便向红次郎告辞。

离去之前，问起里头满架的书，红次郎答说自己在附近高中教社会科，一方面研究佛学。当他说明初期大乘佛教的"般若空"时，语气中微带腼腆。

"般若空？"江南歪着头，不解地问。

"哎，你没听过「般若心经」吗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阿红就是在研究这个「空」字。"岛田洁从椅子跃起，解说着。他踱到江南旁边，把借去的信递了过来，问道，"江南，你的名字怎么写？"

"扬子江的江，东西南北的南。"

"江——南——。嗯，好名字——阿红，我也

该告辞了——一起走吧，江南。”

出了红次郎家，两人并肩走在人影稀落的人行道上。岛田交叉双手挺直腰杆，穿着黑毛衣的瘦削身子显得更加颀长。

“江南，唔，好名字。”把交叉的手环到后脑，岛田又说，“为什么离开推理小说研究社？是不是和社里的人合不来？”

“不错，你猜得真准。”

“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。”岛田轻轻笑着，一面说道，“所以，你并不是对推理小说失去兴趣啰！”

“我现在还是很喜欢推理小说。”

“是呀！你是很喜欢推理小说。我也一样，推理小说干净利落，比佛学有趣多了。江南，去喝杯茶如何？”

“好哇！”一面答着，江南不禁笑出声来。

道路缓缓成为下坡。和风迎面拂来，春意盎然。

“江南，你还真是个怪人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为了一封可能只是恶作剧的信，专程跑这趟

路。"

"路并不远嘛！"

"唔——如果是我，八成也和你一样。况且，我每天都闲得发慌。"岛田两手插在牛仔裤前口袋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"你觉得只是一般的恶作剧吗？"

"虽然红次郎一直这么说，但我总觉得不对劲。"江南答道，"我当然知道不会是鬼魂写了那封信。不用说，一定是有人冒充死者之名。如果只是穷极无聊的恶作剧，未免太讲究了。"

"怎么说？"

"你想想看，所有的字全部用文字处理机印成。如果是恶作剧，犯不着如此大费周章……"

"可是如果用惯了处理机，就没什么好奇怪的。最近文字处理机相当普遍，阿红也有一台。今年才买的，现在已经用得很熟练。"

"不错，的确很普遍。我的朋友当中，有不少人有这种新鲜的玩意儿。大学研究室里也有一台，学生可以自由使用。不管怎么说，用文字处理机写信这种行为，恐怕还没有那么大众化吧？"

"说的也是。"

"寄信者之所以采用文字处理机，当然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笔迹。如果是单纯的恶作剧，有必要做这种掩饰吗？况且——信中只有简短的几个字，对方若是以威胁人为乐，一定会写上一大串可怕的字句。还有，红次郎收到的信也是只有寥寥数字。所以我想——其中必然有更深的含意，说不定有什么阴谋。"

"有道理，更深的含意....."

下了坡道，就是海岸路。阳光灿烂的海上，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航行着。

"喏，那边。"岛田用手指着，"到那家店吧！那儿很不错。"

沿着道路，可以看见装有风向鸡的红色屋顶。念着展示店的招牌——MOTHER GOOSE（鹅妈妈——棒槌学堂注），江南这才松缓始终紧绷着的面颊。

面对面在一处靠窗的座位坐定，江南再度审视这位初识男子的面貌。

年龄约三十出头——不，可能更多一点。略长而柔软的头发覆盖下来，使得原本不胖的脸颊更加瘦削。修长的身体比起瘦高个儿的江南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微黑的脸庞当中是个惹眼的鹰勾鼻，两眼略微凹陷而下垂。极端与众不同——外表给人的第一印象只能这么形容。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，总有股阴沉而难以相处的感觉。然而，这种外貌与言行的奇妙矛盾，反倒激起江南莫名的好感。该怎么说呢？大概就是所谓一见如故吧！

已经过了四点，江南想起从早上到现在什么都没吃，便点了份披萨和咖啡。

隔着大玻璃窗往外看，十号公路那边有一片圆弧形的湛蓝海洋，那就是别府湾。这家店颇有学生街角餐馆的风味，可能是经营者的雅兴，店中摆饰皆为鹅妈妈造形。仿佛包容这一切似的，正以适当音量播放披头士音乐……。

"江南，可以继续说了。"所点的饮料送上后，

岛田缓缓倒满一杯，首先开口。

"继续——你是指那封信？"

"当然。"

"我所想的就是刚才那些而已。可以抽烟吧？"

"请便。"

"抱歉——"点了火，深深吸入一口，江南方才接道："就像刚刚说的，我觉得这不是单纯的恶作剧。不过，别问我为什么。老实说，我一点也不知道寄这种信的目的何在。只是....."

"只是？"

"还可以做若干的分析。"

"我洗耳恭听。"

"就是说——根据我收到的信中字句，想象寄信人的各种意图，大致——含有三种微妙的意思。第一，信中一再强调——「干织是被杀害的」，含有「控告」的意味。第二由第一点衍生而来，含有因此我恨你们，要报复你们这种「威胁」的意味。利用「中村青司」的名字来写这种控告文，最适合不过了....."

"有道理。那么，第三点呢？"

"第三点是与从前面两点不同的角度来看——这封信里头，含有反面的意义。"

"反面的意义？"

"嗯。这个寄借人为什么现在才以已故的中村青司之名，寄出这种怪信呢？不管威胁文写得多么恐怖，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当真吧？鬼用文字处理机写信，太荒唐了。所以我想——这封信是否暗示我们再度注意去年的角岛事件？我这么推测，会不会太离谱？"

"不，很有意思。"岛田眼中带笑，伸手拿起杯子，"唔，有意思。重新考虑角岛事件.....的确有重新考虑的必要。关于那件事，江南，你知道多少？"

"除了报上刊登的消息，其它都不清楚....."

"那么，我把所知道的告诉你。"

"哦，请说。"

"大致的情节你知道吧？时间是去年九月，地点在角岛的蓝屋，被害人有中村青司及妻子和枝、佣人夫妇共计四名，此外还有行踪不明的园丁一名。由于行凶后纵火，房屋全毁。凶手至今仍未落网。

"我记得失踪的园丁被指为凶嫌。"

"对，可是没有确实的证据。只因为下落不明而涉有重嫌，光凭这一点并不能结案。至于事件的详细情形——首先，必须稍微说明一下房屋的主人青司。当时，青司四十六岁——比阿红大三岁，他很早退休，以前是位著名的天才建筑家……"

中村青司是大分县宇佐市一位资本家的长男，高中毕业后，到东京就读 T 大建筑系。早在学生时代，就得到全国竞赛首奖，引起有关人士的注目。大学毕业后本当听从指导教授力劝，进研究所深造；然而父亲的遽逝，使他毅然束装返乡。父亲身后留下庞大遗产，由青司和弟弟红次郎共同继承。不久，青司在角岛自行从事建筑设计，决定提早退休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。

"……夫人和枝，娘家姓花房，与青司住在宇佐时的青梅竹马。两家早已许下婚约，在青司搬到角岛的同时，两人就结婚了。"

"后来他没有再从事建筑吗？"

"听阿红说，他偶尔还是设计，不过多半是为

兴趣而工作。高兴时就接下喜欢的工作，完全依自己的意思设计，专门建造风格独特的房子，颇受好评——甚至有人千里迢迢地到岛上拜访，只为了求他一纸设计图。不过这十年来，他回绝所有工作，完全过隐居生活。”

“唔——真是个怪人。”

“阿红为兴趣研究佛学而且乐此不疲，也是个怪人。怪人的哥哥当然怪上加怪，不用说也该想得到。但是，他们兄弟之间，好像处得不好……言归正传——岛上还住着一对叫做北村的佣人夫妻。丈夫掌理宅邸大小杂事，并且负责驾驶连络本土的汽艇；太太则包办所有的家事。还有一个人，就是那名问题园丁。此人名叫吉川诚一，平常住在安心院附近，每月一次住到岛上工作数日；火灾的前三天，他正好到岛上去。有关人物的介绍，大致就是这样。其次是事件的状况——发现的尸体有四具。由于火灾的缘故，尸体烧得焦黑，辨识上极为困难。警方花了一番工夫，才判明事情的经过……

“北村夫妻头部破裂横尸卧厉，当场死亡。凶器推定是斧头，已在同室中发现。此外，两人都有

被绳索捆绑的痕迹。死亡时间推定在九月十九日——火灾前天下午之后。中村和枝被勒毙在卧室床上，凶器是细绳索。尸体少了左手腕，推定是死亡后切断。切下的左手腕至今下落不明。死亡时间推定在九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之间。中村青司与和枝死于同一房间，全身淋上灯油焚烧致死。尸体中验出大量安眠药，其它三具尸首也有同样情形。死亡时间推定在九月二十日黎明火灾当时。根据火灾现场推定，起火点在厨房。凶手在屋中洒遍灯油后，纵火焚屋……。

"……警方对本案的看法，正如你所知，目前以失踪的园丁吉川诚一嫌疑最大，被列为唯一嫌犯。虽然疑点还很多，例如——和枝夫人的手腕问题。吉川为何切下夫人的手腕？手腕又拿到那儿去了？还有，逃脱路线也是个问题。岛上唯一的汽艇还留在海湾，凶手杀了四人之后，有可能在九月下旬这种气候，游泳渡海到本土吗？当然，警方也检讨过其它嫌犯的可能性。可是如果是外来的凶手，不吻合的地方就更多了。因此，警方再度把焦点集中在吉川郎凶手的论调上……江南，别客气，吃吧！"

"嗯？哦——好。"

当岛田滔滔不绝地诉说案情时，所点的披萨和咖啡已经端来，但是江南一直没吃。他倒不是客气，而是听得入迷，一时忘记入口。

"首先是动机——这有两个说法。其一，觊觎青司财产的谋财说法。另一个是吉川暗恋和枝夫人，或者与夫人私通。更有人表示，或许两方面同时成立，综合成一种杀人的动机。吉川先让屋里所有的人喝下安眠药，等大家睡着后开始行凶。他绑好北村夫妻，同样地把青司留在房里。然后把和枝夫人抱进卧室，一逞兽欲。最先遇害的就是这位和枝夫人，死亡时间比其它三人早一天或两天。至于凶手为何杀人毁尸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其次被杀的是北村夫妇，遇害时可能还在沉睡状态。最后是青司，凶手在他身上淋上灯油，然后到厨房点火……"

"可是，岛田。"已冷的咖啡停在嘴边，江南问道，"凶手为什么让青司活到最后，北村夫妇也一样。为什么不先杀掉比较安全？"

"也许起初并不想杀他们，可是在杀了和枝夫人之后，凶手精神崩溃，于是——还有一种看法，

凶手不先杀青司是另有目的。如果这是事实，就符合了谋财说法。"

"为什么？"

"换句话说，这和青司——这位建筑家的特征有关。"

"建筑家的特征……？"

"对，青司是——刚刚提过一点，他的兴趣与众不同。无论蓝屋或十角馆，凡是青司所设计的建筑物，都反映出独特的偏执狂，充满孩子气的游戏心态……其中之一，就是装置所谓「机关」的嗜好。"

"机关？"

"对。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奥秘，尤其是烧掉的蓝屋里面，似乎到处都有隐藏的橱柜或保险箱之类的设置。当然，只有青司本人才熟悉所设的机关……"

"原来如此。为了偷出财物，凶手非从青司口中间出秘密不可。"

"不错，所以当然不能先杀青司。"岛田说到这儿，一手撑在桌面，"以上就是整个案件及其搜查状

况的要点。至于园丁吉川的行踪，目前还在搜索中。一直到现在，警方似乎毫无所获——怎么样，江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将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，江南陷入思潮。听了岛田那番话，警方的判断似乎最妥当。然而，那只是根据遗留状况所做的推测——说得难听一点，也许是为了吻合现场情况，牵强附会而成的论调。

本案的最大瓶颈在于现场房屋全毁，没有留下有力的线索。由尸体及凶器得来的资料原本不多，再加上整个岛上没有任何生还者……。

“你的表情好严肃，江南。”岛田舔舔微翘的上唇，说道，“现在该我来问你了。不过，和角岛事件无关。”

“你想问什么？”

“关于千织的事。我知道阿红有个侄女，听说为了上学方便，住在和枝夫人娘家。就在去年，发生意外死了，详细情形我并不知道——千织是个什么样的女孩？”

江南蹙起眉头，表情有些僵硬：“这——她是个

温顺的女孩，不引人注目，看起来有点落寞的感觉……。我几乎没跟她说过话，不过她的性情好像很好，聚餐时组是为大家张罗一些杂事。”

“唔，她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去年一月，在推理小说研究社的迎新会上，因为急性酒精中毒……”江南答着，空洞的眼神挪向窗外，“平常聚餐时，她都很早离开。当时是我们硬把她留下来……真对不起她。听说她原本就身体不好，可是那天大家玩疯了，好像硬灌她多喝了些酒……”

“好像？”

“嗯，我本来也留下来和大伙儿一起热闹，后来因为有事，和另一个叫守须的朋友先离开。没想到随后就发生那件不幸的事，真是意外——”江南摸着夹克口袋里那封信，又说，“不，不是意外——也许是我们害了她。”

想起千织的死，大家多少得负点责任。如果当时自己不中途离开而留在席上，能不能阻止大家逼酒呢……？

“江南，今晚有空吗？”或许察觉到江南的心情，

岛田突然以开朗的口气说,"我们边吃晚饭,顺便喝一杯如何?"

"可是....."

"我请客。不过,希望你多谈点推理小说的事。很悲哀地,我没有那种好伙伴。怎么样?"

"好——乐意奉陪。"

"决定了,到O市去。"

"不过,岛田?"

"嗯?"

"我还没问你——你和红次郎是怎么认识的?"

"

"哦,这个呀!阿红是我大学的学长。"

"学长?这么说,你也是学佛学的?"

"可以这么说——"岛田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摸摸鼻子,"事实上,我父亲在O市当住持。"

"嘿,原来是佛门子弟。"

"我是三兄弟里头的老么,这把年纪了还无所事事,没有资格说别人是怪人。我父亲虽然上了年纪,身体还很硬朗,现在除了看推理小说外,也替丧家诵经。"说着,岛田虔诚地合掌。

"你们杀害的千织是我的女儿。"

守须恭一再度从玻璃矮几上拿起那封信，又深深吐出一口气。背靠着床，把脚伸到灰色长毛地毯上。

——你们——杀害的——千织……日光徐徐追逐井然有序的文字处理机字体，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他此刻复杂的心情。

去年一月，在推理小说研究社的迎新会上——当时，他和同年级的江南孝明一起中途离席。后来……寄信人的名字是"中村青司"——半年前角岛命案的被害人。对守须而言，是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。

守须住在穿过 O 市站前马路，港口附近一栋高级公寓五楼的单人套房里。

守须把信放回信封，轻轻摇了摇头，一面伸手

拿起桌上的七星牌香烟。始终不觉得抽烟有什么好，然而，尼古丁的诱惑也一直无法抗拒。

——角岛那些人，现在在做什么？……

他茫然想着，目光投注在小而整洁的房间一隅。墙边的画架上，摆着画了一半的油画。褪色的早春林木围绕中，悄然注视时光过往的磨崖佛们……那是他在国东半岛一起几无人烟的山中看到的风景，画布上还只用炭笔打了底稿，淡淡地抹上一点颜色。烟味刺激着喉咙，令人难受得几乎呛出来。守须有些不耐，把才吸了两、三口的香烟丢入蓄着水的烟灰缸。一直有股讨厌的预感，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……。

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起来。看看手表，已经快十二点了。

这么晚了，大概是那家伙……犹豫了几秒钟，守须拿起话筒。

"喂，守须吗？"不出所料，果然是江南孝明那熟悉的声音。守须想想，立刻应声："哦，是道尔...
..."

"我说过别叫我这个名字——我中午也打过

一次电话，可是没人接。"

"我骑摩托车到国东去了。"

"国东？"

"嗯，去写生。"

"哦——对了，守须，你有没有接到一封怪信？"

"

"是不是中村青司寄来的信？为了这件事，三十分钟前我才打过电话给你。"

"果然你也接到了。"

"嗯——你现在在那儿？要不要过来？"

"就是想去找你，所以才打电话。我就在附近，想借用你的智能研究一下那封信……。"

"你太抬举我了。"

"三个臭皮匠，胜过一个诸葛亮——我还带了个朋友，一起去没关系吧？"

"当然。那么，我等你。"

"不晓得对方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是恶作剧，未免太差劲了——"比照并列在桌上的两封信，守须说道。

"信上说「你们」，所以，我想应该不只我一个人接到这种信……"

"你这封好像是副本，我接到的才是正本。"江南抓起带来的信，细细审视，"对方一定拷贝了很多份同样的信，东一家里也接到一封，我打电话查过了。还有——中村红次郎那里也接到青司名义的信，不过内容稍有不同。"

"中村红次郎？"守须皱起眉头，问道，"是不是——中村青司的弟弟？"

"对，他那封信写的是「千织是被杀害的」——我今天到别府拜访他，在那儿认识这位岛田先生。"江南说完，守须向刚刚已经介绍过的男人，又轻轻点了点头。由于到此之前和江南喝了点酒，岛田瘦黑的脸上透着红晕。至于江南，可能是酒精的缘故，不但呼吸喘急，两眼更是充血通红。

"别急，一件一件说。"守须说着。江南欠欠身子，吐着酒气，急促地诉说今大一整天所发生的事。

"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——你还是这么好奇。"听完话，守须瞅着江南微透倦态的脸庞，"这么说，你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睡？"

"没错——可是，我真搞不懂，到底是谁，又为了什么散布这样的信？"

守须一手按着太阳穴，用力闭了一下眼睛："控告——威胁——还有，唤醒对角岛事件的注意力？嗯，这是个很不错的想法。尤其从信中可以看出对方有意要我们调查角岛事件，虽然多少有些牵强，不过很有意思。那件事的确有问题——岛田？"

不知何时，岛田已经靠着墙打起盹来。被守须一叫，他好像猫似的擦擦脸欠起身子。

"岛田？我想问你一件事。"

"唔——嗯，什么事？"

"去年角岛事件发生时，中村红次郎在做什么？"

"想查他的——不在场证明？"岛田困倦的眼中含笑，"哦，好锐利的触击——真有你的。青司和和枝夫人死后，获利最大的是谁？当然是阿红。"

"对。很冒昧这样说，但是红次郎嫌疑最大....."

"守须，警方并不是傻瓜，当然已经调查过阿

红。很遗憾的，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从九月十九日晚上到隔天早上，阿红一直和我在一起。他难得打电话约我喝酒，我们在别府喝到深夜，然后回他家过夜。第二天早上知道出事时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”

“的确无懈可击。”岛田颌首道，“我想听听你的意见，守须。”

“好——虽然没有什么新的见解，但是从我看信当时直到现在，就有个想法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也说不出所以然，只是一种直觉……我总觉得失踪的和枝夫人左手腕——是案件的最大关键。如果找到手腕下落，一切就水落石出了……”

“唔，手腕的下落——”

江南和岛田不约而同地看着自己的手，沉默不语。

“守须，你知道研究社那些人到角岛去了吗？”江南问。

“嗯。”守须嘴角浮现一丝扫兴似的笑意，“他

们也找过我，被我回绝了。我觉得很无聊。"

"他们打算去多久？"

"从今天起一个礼拜。"

"一个礼拜？搭帐篷吗？"

"不，靠了点人际关系，可以住在十角馆。"

"我记得红次郎说过房子已经卖了——有点可疑，在接到死者来信的同时到死者的岛去……"

"的确是个讨厌的巧合。"

"是巧合吗？"

"或许不是。"

守须再度用力闭闭眼睛，说道："如果担心的话，可以先查一下出席那次迎新会的其它社员家里。我们必须确定除了东一以外，别的人是否也接到这种信。"

"我想也是。"

"要不要去查查看？"

"哦，反正现在放春假，有的是时间。趁这个机会，玩玩侦探游戏也不错。"

"这才是我们的江南。那么，干脆这样好了。顺便进一步调查角岛事件如何？"

"没问题，可是怎么做才具体呢？"

"比方说——到吉川那个园丁家看看。"

"好是好，不过……"

"别想那么多，江南。"岛田打断他的话，插嘴道，"这很有趣嘛！我不是说过吉川住在安心院附近吗？他太太应该还在那儿，这位园丁太太以前在角岛的中村家工作过。换句话说，她是知道中村家内情的唯一生存者。光凭这一点，就有拜访的价值。"

"知道地址吗？"

"查一下就知道了。"岛田抚着瘦削的脸颊，愉快地笑道。

"这样吧，江南明天上午查证怪信的情况。然后，下午搭我的车到安心院。如何？"

"好。守须呢？和我们一起去……"

"我是很想去——可是，现在正忙着画画。"守须眼光移向画架上的画布。

"国东的磨崖佛？这是你很喜欢风景。是不是想拿去参加比赛？"

"不，没那种打算——只是突然想画画，总想

把那儿花开前的风景画下来。所以，这阵子天天往那儿跑。"

"哦——"

"况且，我本来就没有你那么活跃，也不善与人打交道……明天晚上再打电话给我，晚一点也没关系。因为，我对你们这趟访问也很有兴趣。"守须点上明知味道不好的烟，说道，"或者——我可以在家里扮演轮椅神探。"

第 4 章

睁开惺忪睡眼。

昨晚回房时已经凌晨两点，虽然立即上床，却始终难以成眠，只是瞪着眼凝视不见一丝亮光的空间，不知怎的，心情一直无法平静。今天发生的种种讨厌的事盘踞脑海，宛如蛛网般纠缠心中，挥之不去。

艾勒里、凡斯、爱伦坡、阿嘉莎、陆路，还有卡——这些人当中，并没有特别厌恶那一个。非但如此，反而怀有相当程度的好感。讨厌的不是别的，而是自己本身。

平常生活中，无论再忧郁的事，只要回到自己租的小房间就能得救。一旦逃回屋里，就是她一个人的天地——在那儿，可以海阔天空自由幻想，无忧无虑地陶醉其中。那儿有最知心的朋友，最理想的恋人，更有无条件崇拜她的人。至于她本身，也可如愿成为最具魅力的女性。

但是——初次造访的这座岛屿，这栋建筑，这个房间。好不容易能够独处，心中却纷扰不定。早就料到会这样，或许不该来……。

对她而言，这趟旅行含有特别的意义。角岛、十角馆……其它人是否留意到？她是知道的。对——这个岛是去年一月由于大家的不小心致死的‘她’的故乡。

中村千织是她的知己，唯一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。同学院、同年级、同年龄……自从首次在教室碰面，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，千织可能也是一样。

两人非常投缘，私底下经常在彼此的房间谈天说地。

我的父亲是个怪人，在一个叫角岛的岛上离世索居——干织曾经这么说过，而且不愿别人知道这件事。

可是干织死了——自己却和人家到了这个历经她的出生，以及双亲惨死的岛上来。这不是冒渎，而是追悼——她告诉自己，这件事不必让其它人知道，我一个就够了。哀悼干织的死，并且安慰她在天之灵……但是，我有那个资格吗？会不会太自以为是了，以这种心态到岛上来，对死者是不是一种冒渎……。

思忖着，不觉跌入浅浅睡梦中。现实与非现实交缠的梦，一波波侵袭而来，毫不留情地撕裂混乱的脑袋。梦境背景均为昨日岛中所见场面，那么真实……就这样——睡意逐渐退去。

铺着窗缝透入的微光环视房间，她一时无法判断是梦是真。铺着蓝色地毯的地板，固定在窗户左边的床。右边墙壁自窗户以下，摆着桌子、衣柜、穿衣镜……。

欧璐芝徐徐起身，下床打开窗户。

外面微微透着凉意，天空是一片淡淡的白云，波浪声温和而平稳。看看枕边的手表，八点正。是早上了，这时，她才有真实的感觉。

关上窗，开始换衣服。黑裙，白罩衫上披了件菱形花纹的胭脂色毛衣。一如往常地略瞥了一眼镜子，不敢正面注视自己的容貌。准备好洗脸用具，欧璐芝走出房间。好像还没有人起床，十角形大厅静悄悄的，嗅不出一丝昨晚的热闹气息。

这时——

欧璐芝注意到已经收拾干净的中央桌子上，摆着一些没见过的东西。在正上方天窗射入的光线反射之下，亮眼的白色光芒倏地令人目眩。

欧璐芝觉得诧异，举步走向十角形桌子。当她认出并排在桌上的东西，不禁倒抽一口气楞在那儿。

（这是什么……？）

刚把手伸向桌子，又慌乱地缩回。她一个人惊慌失措，顾不得洗脸，便拔腿奔向阿嘉莎的房间。

[第一个受害者]

[第二个受害者]

[第三个受害者]

[第四个被害者]

[最后的被害者]

[侦探]

[杀人凶手]

七块宽五公分，长十五公分的乳白色塑料板，上面各写着鲜红的文字。

"这算那门子的恶作剧？"艾勒里讶异地眨眨眼，嘴边仍然挂着微笑。

换好衣服的只有两名女性，其它五个男生刚被阿嘉莎大声叫醒，都只在睡衣上披了衣服。

"这个玩笑开得真不错，是谁的杰作？"艾勒里开口问众人。

"艾勒里，会不会就是你？"

"不是我，也许是陆路、卡或者阿嘉莎？"

"我不知道。"

"我也是。"阿嘉莎满脸紧张的神色。

"不会是凡斯吧？"

"我不知道。"凡斯手指按着浮肿的眼皮，摇摇头。

"是阿嘉莎发现的？"

"不是，欧璐芝先看到的——难道是欧璐芝？

"

"不是我....."欧璐芝逃避似的低下头。

大家的视线自然集中在爱伦地身上。爱伦坡皱起脸，不悦地说道"告诉你们，我不知道。"

"那么，到底是谁？"艾勒里问道，"开玩笑也该适可而止。"

没有人说话。尴尬的沉默中，七人彼此对看。

"艾勒里。"爱伦坡开口道。

"我想只有你和阿嘉莎才会做这种恶作剧。"

"别胡说，不是我。"

"也不是我。"

早上的大厅再度恢复沉静。沉默逐渐使众人的心变得不安，互窥着彼此的脸色，等待是否有人突然缓下表情出面承认。

静肃中，只听得远方传来的波浪声。冗长、沉闷的片刻.....。

"我发誓不是我干的。"不久，艾勒里以认真的表情打破沉默，"真的没有人愿意承认？我再问一次——凡斯？"

"我不知道。"

"阿嘉莎？"

"我说过不是我。"

"卡？"

"不知道。"

"爱伦坡？"

"不知道。"

"陆路？"

"开玩笑"

"欧璐芝？"

欧璐芝怯生生地摇头。

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，只有不变的波浪声传入七人耳中。不安的波涛汹涌，在七个人心中产生共鸣，并且无法抑止地徐徐高涨……。

"好吧！"说着，艾勒里撩上散落的头发，"凶手——这样叫可以吧？一定在我们当中。没有人承认就表示有一名，或者数名持有坏心眼的人，隐藏在我们这个团体里。"

"你说的坏心眼是什么意思？"

听阿嘉莎这么问，艾勒里便简单地答道："我怎

么知道，也许有什么不良企图吧？”

“少唬人，艾勒里。”卡讽刺地撇撇嘴唇，“说清楚不就得了，这是杀人的预告……”

“你太过分了，卡！”艾勒里以出人预料的音量吼着，并且瞪了卡一眼，“——为了慎重起见，我再问一次。没有人愿意承认吗？”

众人眼神相觑纷纷点头。

“很好。”艾勒里收集并列桌上的七块塑胶板，拦腰坐在一张椅子上，“大家都坐下来如何？”看看六人陆续落座，艾勒里嘴角仍是惯有的微笑，“阿嘉莎，对不起，麻烦你泡咖啡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答着，阿嘉莎独自走进厨房。

艾勒里默默审视围坐桌沿的五个人的脸，比照着自己手中的塑胶板。此时此刻，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过了一会儿，阿嘉莎端着咖啡走出厨房。接过冒着烟气的十角形杯子，艾勒里率先啜了一口。

“现在——”他两手插入睡衣外头的深绿毛衣口袋，向大家说，“岛上只有我们七个人，所以，摆塑胶板的人应该在七个人当中。这一点，没有疑问

吧？可是，没有人知道塑胶板的来历；换句话说，我们当中有人怀着某种企图摆了塑胶板，并且故意隐瞒不说。塑胶板是常见的塑胶料制成，文字是黑体字，以红色油漆喷出

。光凭这些，找不出线索。 "

"可是，艾勒里。"陆路表示意见，"美术字不是谁都会写，如果不是曾经学过....."

"那么，欧璐芝最可疑。 "

"艾勒里，我不是这个意思....."

"我们当中，学过绘画而且擅长美术字的首推欧璐芝——欧璐芝，你能反驳吗？"

"——不是我。 "

"可惜这句话不能成为反驳的理由。 "

欧璐芝胀红了脸，轻轻抬眼辩驳："现在市面上到处可以买到现成的美术字，利用那个制成模型喷漆，任何人都可以....."

"对，没错。只要稍微有一点绘画基础，譬如我、爱伦坡或凡斯都办得到。"艾勒里趁热喝光杯中咖啡，又问："塑胶板本身怎么样？"

陆路从旁伸手拿起一块塑胶板，看了看道："

边缘并不整齐。大概不是现成品，好像是用线锯切割的。"

"是不是用垫板做成的？"

"超级市场木工部就买得到了，陆路。那里有大小各色的塑胶板，任君选择。"然后，艾勒里拿回陆路手中的塑胶板，以洗牌的手法排列整齐，"暂且收起来吧！"说着，他起身走向厨房。六人的视线，仿佛被线牵引般追随而去。

厨房的门敞开着，艾勒里站在餐具柜前找出空抽屉把塑胶板全部丢进去。随即转身回到大厅，宛如猫一般优雅地打了个呵欠——。

"哎，看我这副德行。"他张开双臂，往下看自己的身体，"既然已经醒了，换衣服去吧！"艾勒里返回自己的房间后，现场紧张的气氛渐渐缓和下来。

吐出一口气，六人一个个站了起来。当男生们各自回房的同时，阿嘉莎和欧璐芝两人也携手到阿嘉莎的房间去了——然而，在离开大厅之前，没有一个人不瞥一眼问题的焦点——那个摆着七块塑胶板的厨房抽屉。

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四。就这样，开始了他们的

第一天。

2

过了中午——

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，午餐席上没有人提起早上发生的事情。

当做玩笑或闲聊话题，似乎有点不吉利。如果深入地加以讨论，又未免脱离现实。其实，每个人都被厨房那个问题抽屜所吸引，只是彼此心照不宣。一方面互相窥视脸上的表情，同时努力佯装忘掉了那件事。

终于吃完了阿嘉莎和欧璐芝做的三明治，众人陆续离开座位。

首先起立的是卡。频频抚摸刚刮过胡子的长下巴，拿着两本书走到外面。接着，爱伦坡和凡斯也站起来，一起走向爱伦坡的房间.....

"现在，继续奋斗。"带着低沉的声音，爱伦坡

一骨碌坐在地板上——七间客房构造几乎相同，爱伦坡房里的蓝色地毯中央，散放着做了一半的拼图。

"有两千片呢！一个礼拜拼得完吗？"

绕过拼图走到房间里边，凡斯坐在床的一端。爱伦坡轻撇长髭围绕的厚唇，说道："我会完成的，等着瞧。"

"你不是还要去钓鱼吗？还有社刊的稿子也得写。"

"时间还多得是嘛！总之，先找出这家伙的鼻子。"

不到一个榻榻米大的面积，拼图边缘已经完成。画有完成图的盒盖摆在旁边，爱伦坡盯着图，勤快地拨动散乱的小片。

"——嗯？怎么了，凡斯？"注意到凡斯双手搁在膝盖上，无精打采地垂着头，爱伦坡担心地蹙起眉头。

"是不是还不舒服？"

"嗯，有一点……"

"盒子里有体温计，量量体温，躺一下。"

"谢谢。"腋下夹着体温计，凡斯略瘦的身子躺在床上。然后，抚着稍带褐色的柔细发丝望向爱伦坡，说道，"你觉得怎么样？"

"嗯？——啊，找到了，就是这个。"爱伦坡抓出一个小片，"好极了——你说什么，凡斯？"

"今天早上的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"

手停了下来，爱伦坡立起壮硕的上身："那件事....."

"真的是恶作剧吗？"

"我想只是普通的恶作剧....."

"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没有人承认？"

"也许还有下文。"

"下文？"

"嗯，继续开玩笑。"爱伦坡食指伸入胡须中，抓着下巴，"我也做过各种假设，例如——今天晚上，谁的咖啡被掺了盐巴，就是'第一个受害者'。"

"哈哈。"

"就像这样，'杀人凶手'愉快地重复罪行，也就是所谓大规模的'杀人游戏'。"

"原来如此。杀人游戏....."

"也许这种解释很无聊，不过比起害怕杀人预告成为事实好得多了。"

"的确——又不是小说，杀人没那么简单。不过，爱伦坡，这个游戏的凶手会是谁？"

"这.....会玩这种把戏的家伙，除了艾勒里不做第二人想。不过，他好像要扮演'侦探'的角色....."

"对！艾勒里昨天说过'谁要向我挑战'，也许有人冲着那句话才这么做。"

"这很难说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就是当时在场的你我和陆路三人中的一个了——可是，今天早上那些塑胶板，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。"

"哦——除了艾勒里以外，可能会搞那种恶作剧的，就是陆路或阿嘉莎——"

"不，说不定还是艾勒里一手导演的，也就是侦探即凶手的模式。"

"听你这么说——今天早上他是自导自演喽？那家伙还真沉得住气，了不起。"

"嗯——体温计呢？凡斯。"

"哦，差点忘了。"凡斯起身，从毛衣领口取出体温计，先在眼前看了看，随即有气无力地递给爱

伦坡。

"——果然有点发烧。"爱伦坡检视凡斯的险。

"嘴唇也有点干。头痛不痛？"

"有一点....."

"今天安分点，好好休息。有药吗？"

"我带了市面上卖的感冒药。"

"那就好，今晚早点睡。万一在旅途中延误病情，将来就麻烦了。"

"遵命，医生。"凡斯以沙哑的声音答着，仰躺下来凝视天花板。

大厅里，阿嘉莎和欧璐芝已经收拾好餐具，捧着放了茶袋的红茶坐下休息。

"唔，还得忙六天，准备七人份的伙食真不简单！"阿嘉莎靠着椅背，伸了个懒腰，"真讨厌。你看，欧璐芝，手都被洗洁剂弄粗了。"

"我有护手霜。"

"我也带了。瞧，这就是按摩保养的成果。"

"又柔又细，像公主的玉手。"

阿嘉莎解开发巾，吃吃笑着。暧昧地瞥了一眼，

欧璐芝小小的手掌捧起苔绿色十角杯，放到嘴边。

"哎，欧璐芝。"往厨房那边看了一下，阿嘉莎突然改变话题，"那些塑胶板到底是什么意思？"

欧璐芝身子一震，默默摇头。

"今天早上觉得很不是滋味，仔细想想，可能只是普通的恶作剧。你说是吗？"

"我不知道....."欧璐芝畏缩地张望四周，"——大家都说不知道。其实，何必隐瞒呢？"

"就是这一点，欧璐芝。"

"嗯.....？"

"或许，大家想得太严重了。说不定凶手先生只是不好意思承认。"

"——我不知道。"

"你想凶手会是谁？"

"这个....."

"也许是艾勒里。不过——艾勒里才不会不好意思承认呢！哈哈——说不定是陆路那位少爷。"

"陆路？"

"以他的个性，很有可能喔！陆路满脑子推理小说，说不定一时淘气来个恶作剧。"

欧璐芝垂着眼，不置可否。随即缩起浑圆的肩膀。

"我怕....."喃喃地自语。那是她的由衷之言。对于那些塑胶板——始终无法认为是单纯的玩笑，总觉得有股强烈的恶意....."我根本不该来的。"

"你胡说些什么呀！"阿嘉莎露出爽朗的微笑。

"喝完茶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吧！这个连白天也阴沉沉的，周围的十面墙更是怪异——也许是我多虑，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对吧？"

艾勒里坐在海湾的栈桥上，凝神注视深沉的水色。

"实在令人担心，艾勒里。"站在旁边的陆路开口道。

"——嗯？"

"你应该知道，今天早上的塑胶板。"

"哦。"

"不会是你干的吧？"

"别胡扯。"

从刚才就一直这个样子，无论陆路说什么，艾

勒里总是头也不回，心不在焉地回答。

"可是，连'侦探'和'杀人凶手'的牌子都不缺，很像你的作风。"

"我怎么知道？"

"别这样，说说而已。"陆路缩起圆圆的肩头，蹲了下来，"总之，你不觉得只是一般的恶作剧吗？"

"我不那么想。"断然说着，艾勒里双手插入短外套口袋。

"当然，我希望能那么想....."

"为什么不是恶作剧？"

"没有人承认。"

"不错，可是....."

"你不觉得手法太复杂了？"说着，艾勒里回头看陆路的脸，"如果用签字笔在图画纸或随便什么东西上面写写，还说得过去。特地割下塑胶版，用红色喷漆喷出黑体字.....要是我，才不会为了吓唬大家而这么大费周章。"

"这么说....."陆路摘下眼镜，开始擦拭着，"你觉得真的会发生命案？"

"可能性很大。"

"这.....你说得倒干脆。发生命案就是会出人命，而且死的不止一人。如果那些塑胶板是杀人的预告，会死五个人.....怎么会有这种事....."

"很无聊吗？"

"当然无聊，又不是小说或电影.....难道那些塑胶板扮演和'印第安玩偶'同样的角色？如果'凶手'连'侦探'也干掉然后自杀，不就成为'一个也不剩'的局面了吗？"

"大概是吧。"

"艾勒里，我们为什么非死不可呢？"

"你问我我问谁？"

顿时，两人默默看着打在岩石上的波浪。比起昨天，潮声似乎来得更凶猛，水色也更阴暗。不一会儿，艾勒里缓缓站起说："回去吧，陆路，这里太冷了。"

浪涛声震耳欲聋。

那声响宛如狂暴巨人的鼾声，伴随动摇人心的不安，将他们带往更阴沉的思潮……

晚餐刚刚结束，十角形大厅一如往昔，晦暗中晃动看微弱的灯影。

"大家不觉得有点阴森森的吗？"分发完餐后咖啡，阿嘉莎说道，"大厅的墙壁看得人眼睛好不舒服。"

灯光映照下的十面白墙按理说，每一面墙壁都应该互以正确的一百四十四度角衔接，然而光线的明暗使涂面呈现不同的曲面与锐角交叠。由于中央的桌子顽强地维持整齐的十角形轮廓，因此，大厅外围更加显露出奇妙的歪曲。

"真的，让人头昏眼花。"凡斯按着充血的眼睛。

"早点睡，凡斯，你的脸色还不大好。"爱伦坡关心地劝说。

"还没好？"阿嘉莎伸手摸凡斯的额头，"还在发烧。不行，凡斯，快去睡。"

"没关系，现在才七点。"

"不行，这儿是无人岛，又没有医生——万一

病势加重就糟了。"

"哦....."

"药呢？吃了没有？"

"睡觉前才吃，吃了会想睡觉。"

"现在吃了去睡，小心点总没错。"

"——我知道。"像挨母亲责骂的小孩似的，凡斯沮丧地站起来。阿嘉莎到厨房拿了水壶和杯子交给他，"那么，我先告退。"说着，凡斯走向自己房间的门。

这时——

"这么早回房，谁知道在暗中搞什么名堂。"低沉而险恶的声音从卡口中泄出。凡斯停下扭转门锁的手，回头迎着卡说："我只是睡觉而已，卡。"

"哼，我总觉得你在房里拚命磨刀。"

"什么？"凡斯的声音带着暴躁。

卡则嘲笑地报以冷哼："我认为早上的杀人预告是你干的。"

"凡斯，别理他，快走吧！"艾勒里说道。

"等等，艾勒里。"这时，卡发出讨好般的声音说，"依据常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凡斯应该最可疑。"

"

"是吗？"

"想想看，多数人聚集在一个场所中，假如发生连环命案，聚会的招待者或主办人多半脱不了嫌疑，不是主凶便是从犯。"

"那是在推理小说里。"

"预告杀人的塑胶板正是推理小说中所谓'道具'，我这样推测有什么不对？"卡说着，向凡斯努努嘴巴，"怎么样？招待先生。"

"别开玩笑。"凡斯腋下夹着水壶和杯子，气得用力跺脚，"听清楚，我可没有招待各位。因为伯父买下这块地，所以我才当了中介人。旅行的主办人，应该是下任总编辑陆路……"

"没错，的确是陆路来找我商量。如果追根究底，积极进行这趟旅行的是我本人。"艾勒里加强语气，接着说，"若要怀疑凡斯，同样的，我和陆路也有嫌疑，否则不合逻辑。"

"我不喜欢出了人命才大谈逻辑的名侦探。"

艾勒里满脸惊讶地耸耸肩膀："话说回来，招待者即凶手的模式太普遍了，不像名凶手的作风。"

若是我，在接受招待时就会好好利用机会……"

"你们真是穷极无聊！"爱伦坡不耐烦地采熄抽了一半的香烟吼着，"什么名侦探名凶手，你们连现实和小说都分不清？凡斯，别理这些神经病，快去睡吧！"

"神经病？"卡停下晃个不停的脚，用力顿足，"说清楚，什么地方不正常？"

"难道我说错了？你们总该有点常识。"爱伦坡板着脸，重新燃上一根香烟，"首先，你们的争论毫无建设性。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聚在一起，难道彼此一点都不了解？假定卡所说凡斯是凶手，设下圈套等我们上钩；也许艾勒里和陆路是凶手，率先计划这趟旅行，或者卡是凶手，伺机行动时正好碰上这次旅行。可能性太多了，一时也说不完。"

"爱伦坡说的很有道理。"阿嘉莎赞同说，"这样争论下去，不会有结果。"

爱伦坡泰然吐出一口烟，说道："你们根本已经认定早上那件事是杀人预告，这不是太可笑了吗？一群热爱推理小说的人，抱着游戏的心理聚集在这种曾经出事的地方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把'

那件事'当成游戏的一环呢？"

于是——爱伦坡把白天在屋里和凡斯的对话及所作的解释，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。

"就是这样，爱伦坡学长。"陆路乐不可支地拍起手来。

"在咖啡里加盐。"艾勒里两手枕着头，靠在椅儿背上，"如果真是在咖啡里加盐，我要向凶手脱帽致敬。"

"乐天派的蠢主意！"卡忿然起身，踩着浮躁的步伐回房去了。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后，凡斯哑着嗓子道过晚安也退出大厅。

"凶手究竟是谁，现在不是已经很好玩了吗？"阿嘉莎向欧璐芝笑道。

"嗯——是呀！"欧璐芝仍低垂眼帘，小声地附和。

从口袋里掏出蓝底脚踏车纸牌，在白桌子上摊成蝴蝶结状，艾勒里口中低喃着："谁是'第一个受害者'？游戏越来越有趣了。"

也许是无法抹去不安的反作用，大家都被爱伦坡的意见深深吸引。从早上持续而来的紧张气氛，

顿时烟消云散。

然而——。

此时此刻，岛上的确有一个清楚而明白地知道——杀人预告的塑胶板上文字所表示的意义。

第 5 章

车子在十号公路向西行驶。

坐在驾驶座旁，江南不时抬眼斜睨握着方向盘的岛田洁，不知怎地，心底涌上一股无法抑止的笑意。

住持的三少爷开这种车——红色的法米利亚。和昨天那身毛衣搭配牛仔裤的轻松打扮完全不同，今天穿了套灰色西装，潇洒的蓝色太阳眼镜，每样配件都极不调和；但在岛田这位独具个性的男人身上，却巧妙地产生一种神奇的统一感。

据岛田说，失踪园丁吉川诚一的妻子名叫政子，

目前仍住在安心院自宅中。今天上午查到住址，已经约好这次的访问。

从别府驶入山边，穿过明矾。不算宽的道路两旁，并列成排干稻草搭成的帐篷状建筑物，草隙冉冉冒出白色烟气。从这当中，外可以采取供做沐浴剂的'硫华'。

不久，当车子来到往宇佐郡的山坡时——

"江南，你那边进行得怎么样？"岛田问道。

"嗯？哦，对不起，还没向你报告。"正倚着车窗眺望风景的江南，搔搔头坐直身子，"还有些地方不能确定——不过，我敢断言参加那次迎新会的全部人员都会接到信。"

"唔，其中有几个人到岛上去了？"

"不清楚，很多人一个人住在外头，连络不上——大概除了中途离席的守须和我以外，全都……。

"

"看样子可能会出事。"

"我也这么想。不过，守须如果在这儿，也许会想得更慎重，说不定会有相反的说法。"

"相反？"

"嗯。就是说——当时迎新会那些人现在一起到岛上去，这件事并不是巧合。他们本来就常聚在一起，所以才结伴参加迎新会，并且相约到岛上去。因此，怪信事件与角岛之行的符合并不具特别意义，不能一概而论。"

"哦，微妙的理论。"

"那家伙是个慎重派，本性专注，行事慎重....."

"看他昨晚的表现，像个积极的侦探。"

"是呀！其实我也有点惊讶。不过，他脑筋很好倒是真的....."江南和守须是江南还未退出研究社时的好伙伴，当时如此，现在也是如此。江南是个好奇心非常旺盛的行动派，一旦对某件事物发生兴趣，就会马上采取打探。但是，过度旺盛的好奇心常常使思考不够缜密，他自己也很了解这一点。同时，也深知自己三分钟热度的毛病.....。

另一方面，就不同的意义而言，守须是个非常热情的人，只是平常不容易表露出来。律己很严，任何事不做到令自己满意绝不罢手。因此，对江南来说，守须是个能够经常纠正他，制止他冲动行事

的忠告者。

——在家扮演轮椅神探——这正是守须的一贯作风，江南想。他并不认为自己资质较差，只是自觉适合扮演华生的角色。而扮演福尔摩斯的唯一人选，就是守须。

可是——思忖着，江南再度瞥视岛田洁——此人不会甘心屈居华生一角吧？

车行不久，来到一处视野良好的高原。斜坡上丈高的草木丛生，山坡重叠交错绵延不绝。

"左边那座山就是鹤见岳。"

"哦？——听说最近成为滑翔翼胜地。"

"距离安心院还很远吗？"

"再走一段路，过了下坡路就到宇佐郡。然后翻过一个山坡，就是安心院高原。现在是一点半，到那边——嗯，大概三点左右。"

江南手撑着腰伸伸身子，同时打了个大呵欠。

"累了？江南。"

"对不起，我是个夜猫子，早起太辛苦了。"

"睡一下，到了再叫你。"

"不好意思——"江南放下车座，岛田使用力踩

油门。

2

出现在玄关入口的吉川政子与江南模糊的想象截然不同，是位穿着高尚碎花和服，举止拘谨稳重的善良女人。由于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江南总以为那种为了畸恋连杀四人后下落不明的男人之妻，应该是个不易亲近的女人。

实际年龄可能在四十上下，不知是否操劳的缘故，政子的脸显得苍老而憔悴。

"我是今早打过电话的岛田，很抱歉冒昧来访。" 岛田开口时，这位园丁妻子客气地打着招呼。

"听说你是红次郎先生的朋友——大老远来，辛苦了……"

"阿红——不，你认识中村红次郎？"

"是的，先生很照顾我。我和吉川结婚之前，在角岛蓝屋工作。青司先生住进去后，我一直在那

儿。其实，那份工作也是红次郎先生介绍的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。在那儿认识你丈夫的？”

“是的，我先生当时也常在蓝屋出入。”

“这栋房子是你丈夫的老家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结婚后在 O 市住了一阵子，后来为了顾及老家公婆的健康……”

“你们从这么远的地方去上工，真辛苦。”

“搬到这边后，我先生辞掉别处的差事，只做角岛蓝屋和别府红次郎先生两家。”

“哦，红次郎的院子也是你丈夫照料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事实上——我们今天突然来拜访，是为了这个——寄到我的朋友江南那儿去。”说着，岛田出示江南交给他的信。

“这是？”

“不知道是谁冒充已故青司先生的名字，写了这封信。红次郎那边也接到类似的信……”

“哦。”

“我们猜想，这件事可能和角岛事件有关，所以——想从你这儿打听一点消息作为参考。”

"这....."政子无法掩饰困惑的神色，不久抬起视线说道，"这儿说话不方便，请进。顺便为我先生拈一炷香....."

岛田和江南步入微暗的房屋。

面向二人坐着的政子背后，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佛坛。新设的牌位在幽暗中，泛着一丝凄凉。

"两位也知道，一直没有找到我先生——经过这些日子，上个月我终于死心，为他办了丧事。"说着，政子按按眼角。

"可是，你没想到他还活着的可能性.....？"

"如果他还活着，一定会和我联络。"

"可是....."

"我必须声明一点——我先生绝不是做那种可怕事情的人。外头那些传言，我完全不相信。认识我先生的人，也都这样说。"政子的语气坚决。

岛田认真地点着头，边说："听说你丈夫在蓝屋失火的前三天到角岛去，正确的日期是什么时候？"

"九月十七日一早出门的。"

"后来，二十日早上失火前，有没有和你连络

过？"

"有。出门的那天下午有一次……"

"打电话吗？"

"是的，向我报平安。"

"当时，有没有什么不对劲？"

"和平常一样。不过——太太好像生病了。"

"和枝夫人？"

"是的。他没看到太太，便问了青司先生。先生说，太太生病躺在床上。"

"哦。"岛田轻抚鼻头，微微噘起嘴唇，"很冒昧问你一个问题——你会不会觉得你丈夫对和枝夫人很有好感……"

"我先生和我都很仰慕太太。"政子的脸色有几分苍白，说道，"刚才告诉过你们，我先生绝不是外面推测的那样。说什么对太太有邪念，太离谱了。而且——"

"什么？"

"还有人说我先生贪图青司先生的财产，简直胡说八道。因为，那些财产早已经……"

"已经？你是说已经没有财产了？"

"——我不该提这些无聊的事。"

"不，别介意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"岛田深邃的眼睛闪着光辉。

"青司已经没剩下财产……"政子于是说。

岛田沉吟着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又问："听说青司和弟弟红次郎相处得不大好，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？"

"这个嘛——"政子的声音暧昧不清，"青司先生是个怪人，所以……"

"红次郎有没有去过岛上？"

"我在那儿工作的时候还常常去，后来可以说几乎没去了。"

"你在那儿工作的时候……原来如此。"

"吉川太太——"一直默默倾听二人对话的江南插嘴道，"你认识中村干织吧？我是她大学里的朋友——所以，才会接到刚刚岛田先生给你看的信。"

"你是说小组——"政子的视线落在黑旧的榻榻米上。

"小姐小时候的面貌，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。

我辞工回家后，也常听我先生提起她的事。真可怜——这么年轻就发生那种事……"

"千织小姐在岛上住到什么时候？"岛田问。

"应该是上幼稚园那年，被送到外祖父家去的吧？听我先生说，小姐很少回岛上，大半是太太到O市去和她见面。太太一直很疼她……"

"青司先生呢？"岛田欠欠身子，追问着，"当父亲的青司先生对女儿怎么样？"

"这个——"政子显得有点狼狈，"我想，青司先生——恐怕不大喜欢孩子。"

3

谈了将近两个钟头，离开安心院的吉川家时已经过了五点。由于中途停下来吃晚饭，两人回到别府大约九点左右。长时间的驾驶，使岛田也呈现疲态。偶尔与对面来车错车时，都听到他低低的咒骂声。

"到阿红家看看，没关系吧？"岛田说道。

江南嘴里虽说无妨，内心却不大乐意。自从出了安心院，便一直被强烈的虚脱感所折磨。睡眠不足与疲劳占了大半原因，然而无法否认地，精神方面也觉得有点泄气与无奈。兴冲冲地跑这趟远路，却没有什麼大收获。其实，原本并没打算获得明确的解答，只希望能够问到一点未知的情报就可以了。但是.....。

——如果吉川政子那儿也收到青司名义寄来的信，我是不是就会满足了呢——江南想着，不禁厌恶起自己来了。

三分钟热度——深知自己的个性如此。结果，自己还是不够成熟。就像小孩想要新玩具一样，自己一直在寻找新的刺激，一旦稍嫌单调，马上就厌倦.....。

没多久，抵达铁轮的红次郎寓所。

夜晚静谧无声，天空是一片薄薄的云层，隐约浮现淡黄色的月影——。

岛田按了门铃。屋中传出轻微的铃响声，然而——等候片刻，不见有人应门。

"奇怪，灯是亮的。"诧异地低喃着，岛田再度揸铃，并且敲了两、三下门。"难道已经睡了？"正想绕到后面去，岛田回头看见江南倚着门柱，筋疲力尽似的闭上了眼睛，"——算了，下次再来——抱歉，江南，让你跑了冤枉路。你好像累坏了，走吧！"

出了干道驶向 O 市。岛田摇下车窗，带看海潮气息的夜风吹了进来。

"冷不冷，江南？"

"不，没关系……"虚脱感与厌恶自己的感觉依然存在。

"真抱歉，一大早就载着你到处跑。"

"该抱歉的是我，我似乎有点泄气……"

"别担心，你只是太累了。"岛田并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，左手放开方向盘，一面揉拭眼睛，一面说道，"不瞒你说，我也有落空的感觉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今天的安心院之行是一大收获。"

"——怎么说？"

"所谓的落空，是指吉川诚一的消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原以为吉川若是没死，多少会和妻子连络。

但是，没有一点那种迹象。”

“不过，才失踪半年就办了丧事，你不觉得其中必有文章吗？”

“说的也是。但是依我看，政子不像会说谎的女人，她的优点是诚实和善良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我一向很有识人的眼光，也许是直觉吧！”
岛田独自笑了起来，“总之，我们原先的目的没达成。江南，给我一根烟如何？”

“你会抽烟？”江南微觉惊讶地问，从初识岛田到现在，一直没见过他抽烟，“七星牌行不行？”说着，整盒递了过去。岛田盯着前方，灵巧地敲出一根烟叼在嘴里。

“几年以前，我是个老烟枪。自从得过一次肺病后，几乎戒掉了。现在一天只抽一根，这是我在怠惰的生活中给自己的功课。”点上火，岛田津津有味地抽起烟来，“闲话少说——我所谓的收获方面，是指青司所剩财产不多这一点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吉川即凶手的犯罪动机就减弱许多了。”

“那么，和和枝夫人畸恋这方面呢？”

"关于这一点，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牵强——记得以前和阿红讨论这个案件时，他曾强调和枝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。至于阿红印象中的吉川，更不可能对夫人产生畸恋，这种说法和政子一样。"

"这么说，你认为吉川不是凶手喽？"

"很有可能。"岛田依依不舍地把所剩不多的烟蒂丢进烟灰缸，"还有一点，从今天的谈话中，我觉得青司和阿红兄弟不和的原因，似乎出在和枝夫人身上。"

"和枝夫人身上？"

"换句话说，如果她有秘密情人，应该不是吉川，说不定正是阿红。"

"红次郎和和枝夫人？"

"对。现在想想——正是如此。去年命案发生后，阿红整整在家关了一、两个礼拜。那段期间，简直像个废人。与其哀恸青司的死，不如说是因为和枝夫人的死而大受打击。"

"岛田，那么命案的凶手是.....？"

"我还得弄清楚一件事，迟早会告诉你的——对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向守须报告今天的事情？"

"哦，也好……"江南看看仪器表上的钟，十点四十分。——

沿着海岸通往 O 市的干道上，车辆已供寥寥无几。零落的红色车尾灯间，卡车的黑色庞大躯体向前行进着。平行的轨道上，流曳一道长长的火车灯光……。

"他昨天说打电话就可以，不过反正是一趟路，我们就顺便过去吧！"

或许是岛田刚才那番话的鼓励作用，江南消退的气力恢复了许多。岛田似乎察觉这一点，眯起眼睛说道："守须……真是个好名字。"

4

"我以为你已经玩腻了侦探游戏——"把水注入已放好茶袋的杯中，守须半开玩笑地说，"真想不到，大概是岛田陪着你的关系吧？"

"被你看透了。"江南露出难为情的浅笑。

"先发表调查报告吧，侦探大人。"

于是江南把今天所得的情报，扼要地告诉守须。

"——唔，原来如此。"守须倒了第二杯红茶，没加糖就一饮而尽，"明天想做什么？华生先生。"

"这个嘛，该做什么呢？"江南躺下来伸直身子，懒洋洋地一手撑着头，"老实说，我今天还是有点泄气。原以为春假又长又无聊，只好每晚打麻将——谁知突然接到'死者的来信'，当然不能等闲视之。我想其中必定大有文章，正起劲的时候却……"

"喂，别只顾自我分析，冷落了岛田先生。"

岛田抓着瘦削的下巴，笑道："借这件事来打发时间不是很好吗？总比在家里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坏死来得健康，这是我的一点浅见。其实我和江南一样，要不是闲得发慌，这把年纪了怎么能去调查这件事。不过，我本来就满喜欢探索离奇的事——嗯，守须？"

"什么事？"

"我想听听轮椅神探的意见。"

"我就知道你的来意。"守须用舌头润润干裂的

嘴唇，莞尔笑道，“老实说，昨天听了你们的话以后，我就有个想法。不过这只是推理，完全在臆测的范围之内，不能当真。”

“正如江南所说，你果然是个慎重派。”

“就慎重派而言，我这个想法未免大胆了些……或许岛田先生跟我想的是同一件事？”
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”

“好了，言归正传——”守须的目光从岛田移到江南身上，“我觉得很奇怪，有件事情你为什么没有提到？也就是说，角岛时间不正是纳华斯二世所谓‘牺牲打’的模式吗？”

江南啊地叫了一声：“你是说青司其实没有死？”

”

“不敢断言，只是有这种可能性。”守须倒了第三杯红茶，慢慢地继续说，“佣人北村夫妻虽然是被斧头砍死，尸体却因为火灾烧得无法辨认。我想，其中是否套用了‘无脸尸体’的诡计？至于和枝夫人的遗体，除了失踪的手腕外并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么一来，探讨的重点应该放在所谓青司的尸体上面。你们说是不是？留在现场的，是几具全身淋上灯油

烧得焦黑的尸体。脸当然不用说，即使身上有旧伤疤或手术的痕迹，也无从辨认。我不知道警方根据什么断定是青司的尸体，但是可以想见或许是他人尸体的可能性。况且，还有一位同时失踪的园丁——岛田？”

“什么事？名侦探。”

“说不定——你已经调查过青司和吉川诚一的年龄及体格？”

“哈哈，好厉害，真服了你。”岛田高兴地露出了牙齿，“吉川和青司同年，当时四十八岁。体格同样是中等身材，血型都是 A 型。不用说，烧死的尸体也是 A 型。”

“你连这个也查出来了？”江南惊讶地问。

岛田抚着脸颊说道：“我没告诉过你吗？江南。其实，我在警界有点人际关系——守须，假设中村青司和吉川诚一交换过来，你怎么重组事件的经过？”

“这个嘛，首先——”守须手支着颧，凝视空中，“最先遇害的是和枝夫人，推定死亡时

间在——十七日到十八日之间。由于吉川诚

一抵达岛上后，在十七日下午打电话给政子，我想当时夫人恐怕已经被杀了。吉川没看到她的影子而感到奇怪，青司告知生病在床上休息。这根本是说法，事实上和枝夫人服了他下的安眠药，被勒死在床上。接着，青司唯恐事迹败露，决心杀掉北村夫妇和吉川。他让三人服了药，用绳子绑起来。十九日，北村夫妻惨死斧下。然后，把沉睡的吉川背到和枝夫人横尸的房间，解开绳子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，全身淋遍灯油。最后放火烧屋，自己则逃离岛上……就这样，被害人之一的吉川成为凶手青司的‘替身’，也就是典型的‘无脸尸体’模式。不过，这种推测依然有许多疑点。大约——可以归纳为四点。

"

"是什么？快说。"岛田催促着。

"第一点，首推动机。青司为何杀害结婚二十馀年的夫人？倘若是发疯，自然无话可说，但是发疯也得有个理由才对。其次昨晚已经说过，就是被切下的手腕。青司为何切下夫人的手腕？又拿到那里去了？第三是行凶时间不同的问题。假定夫人最先遇害，死于十七日左右，最后遇害的吉川则在二

十日黎明。三天之间，青司在做什么？最后一点，就是行凶后的青司如何离岛？藏身何处？"

"大体上，跟我想的差不多。"岛田说，"而且，在你列举的疑点中，我至少可以回答最初的一项。"

"杀害和枝夫人的动机？"

"不错。当然喽，跟你刚才说的一样，只在臆测的范围之内。"

"——嫉妒，是吗？"守须这么一问，岛田嘟起嘴唇，默默点头。

"即使是很普通的感情，如果在青司那种天才心中长期累积，必然成长为惊人的疯狂——江南？"

"什么事？"

"记得吉川政子今天谈到中村千织的话吗？"

"嗯，当然记得。"

"他说千织很少回岛上，而且和枝夫人溺爱女儿。当我问起青司待女儿如何时——"

"说他好像不喜欢孩子。"

"对，就是说青司不疼女儿。"

"难怪——在她的丧礼上，丧家名字不是青司....."

"现在知道我的意思了吧？"岛田审视江南与守须的表情，江南直点头，守须则移开视线。

"你认为千织不是青司的女儿？"

"正是如此，守须。"

"那么，她是谁的女儿？"

"可能是中村红次郎，据政子说，在她和吉川结婚辞去工作前，阿红经常走访岛上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兄弟的感情原本不错。而且，阿红突然不再造访角岛与千织出生的时间相符。守须，你觉得如何？"

"这个....."守须伸手拿玻璃几上的烟盒，说道，
"所以，你们回程时到红次郎那儿去了？"

"对，本来想找阿红查问一下。"

"——岛田。"坐立不安似的，守须开口说，
"我觉得不该做那种事。"

"咦，怎么突然这么说？"岛田有点莫名其妙。

"或许是我多事，但是不管你和红次郎私交多好，总不该过分揭人隐私。"守须平静的眼神投注

岛田脸上，又道，“我们三人在这儿谈天，说些什么都无可厚非。但是依据这些推测去挖掘他人隐私，而且是不愿人知的秘密，我想这种行为实在有失厚道。”

“可是，守须，昨天不是你建议我们去找吉川诚一的太太吗？”江南反问。

守须轻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为了自己的轻率出口，我今天后悔了一整天。好奇心与良心在我心底激烈地冲突，这种复杂的情绪实在很难形容。昨天是一时兴起，所以才……总之，我觉得不该为了找乐趣而去的画做那种不道德的事。尤其整天面对山中石佛之后，这种感觉更是强烈——”说着，眼光移向墙角架。画布上的画抹上一层油彩，已经到了以画刀上色的阶段，“很抱歉，岛田——我想退出这个行动。轮椅神探发表过自己的推理，现在决定退休了。”

岛田不以为忤，说道：“那么，你的结论仍然是青司还活着。”

“若说结论，未免有点语病，我所指的只是被人忽略的一个可能性而已。事实上，如果有人问青

司真的还活着吗，我的答案一定是'不'。"

"那封信呢？怎么解释？"

"一定是到角岛那些人里头，有人恶作剧——还要不要茶？"

"不，够了。"

守须为自己斟上第四杯红茶："假设青司没有死，可能会为了自己不爱，甚至讨厌的女儿千织之死，而写下控告文般的信吗？"

"哦。"

"我想，把杀意这种极端的感情长期压抑在心中，实在比一般所能想象的难得太多了。如果半年前那件事真是青司一手导演，他应该不只对和枝夫人，而是同时对害死千织的年轻人及弟弟红次郎也都怀有杀意——难道杀意不会爆发成疯狂，在杀死自己的妻子后，立刻提刀扑杀红次郎和那批年轻人？然而他却躲了起来，直到今天才寄出威胁信展开复仇。我想，人类的神经不可能这么强韧。"

"唔——"

"还有开水吗？守须。"仿佛为了助沉默的岛田一臂之力，江南开口问。

"已经不多，要不要再烧一壶？"

"不，那就不必了。"江南仰着躺下来，两手交叉胸前，"反正岛田和我都闲着没事"

"我当然不会干涉你们的自由。"守须稍微缓和口气，接着说，"但是，我觉得应该尽量避免揭发别人的伤心事。"

"我知道。"江南接着嘴打了个阿欠，茫然自言自语，"角岛那些人现在不知怎么样了……"

——他们当然无法知道——

隔着数条街道及海洋的小岛那边，杀机已经逐渐逼近舞台，即将爆发了。

第 6 章

睁开双眼，时间已近中午。昨晚睡得太迟，不知不觉中睡过了头——阿嘉莎看看表，匆匆起身。但是竖耳倾听，其它人似乎没有动静。再度钻进毛毯，

懒洋洋地趴在床上。

昨晚上床时，已经过了半夜三点。除了卡和凡斯先回房外，大伙儿都差不多。虽然是旅行之中，也不好意思独独自己迟睡不起——阿嘉莎知道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起床，便放心地拿起小几上的香烟。

她的血压一向偏低，早上需要足足一个钟头，身体各部位才会完全清醒。

可是——阿嘉莎思忖着——欧璐芝也还没起床吗？不管睡得多晚，她很少这么晚起。是不舒服呢？还是起床后见没人出来，又回房去了？或者……。

淡紫色的烟冉冉升起。阿嘉莎喜欢抽烟，但从不在人前表现。第二根才吸了几口，撑起尚未完全清醒的身子，阿嘉莎勉强下床。黑罩衫上套了件棕灰色背心裙，走到穿衣镜前。确定自己穿戴整齐后，拿着洗脸用

具和化妆包走出房间。

虽然已近正午时分，空荡荡的十角形大厅仍旧阴暗，唯有中央桌子微微泛着白光。由天窗仰望天

空，依然是昨天的晦暗色调——

阿嘉莎快步走到盥洗室，迅速地洗了脸化好妆。然后回到大厅，打算收拾散乱桌上的杯皿，以及满是烟蒂的烟灰缸。

——这时，有个红色的东西吸引了她的视线。

那是什么？——心中的疑惑，脚下的行动，还有突然涌上的念头，三者几乎同时产生。倏地，她的脸色转为苍白。果然是——心中所想的東西，赫然出现在原色木门上：

[第一个被害者]

彷彿感到某处有个声响，下一刹那，阿嘉莎不顾一切地尖声喊叫。

阿嘉莎背后的门打开，首先冲出的是卡。衣着整齐，看样子早已起床。他望了一眼愣在那儿的阿嘉莎，然后注意到她凝视的东西。

"谁的房间？"卡迸出怒骂似的声音。阿嘉莎一时无法作答，因为白底红字的塑胶板贴在门上，盖住了名牌。

围成十角形的门陆续打开，其它人也跑了出来。
"是谁的房间？阿嘉莎！"卡又问了一次。

"——欧……璐芝的……"

"什么？" 猛然弹起似的，爱伦坡奔向门口。
仍是一身睡衣，尚未梳理的头发蓬乱着。门没有上锁，轻轻一推便开了。房里一片阴暗，窗缝中射入的几道光线，仿佛利刀般割裂着黑暗。

"欧璐芝？"爱伦坡颤着声音叫道，"欧璐芝……"

微微的光线照入，靠墙的床上——她静静地躺着。毛毯好端端地盖到胸前，脸上覆着她的蓝色毛衣……。

"欧璐芝！"咆哮似的叫了一声，爱伦坡跃入房中。然而，卧在床上的身体毫无反应，"你怎么了——欧璐芝……"爱伦坡伸出沉重无力的手，掀开盖在她脸上的毛衣，宽阔的肩膀立即颤抖起来。随后跟来僵立门口的五个人，也想涌入房中看个究竟。

"别进来。"爱伦坡哀求似的阻止大家，"求求你们——别看她的脸。"爱伦坡触电般的声音，使得五人再度呆立原地。爱伦坡深深吸一口气，然后

再度轻轻揭起毛衣——开始检查她已不再动、也不再胆怯的身体。一会儿，爱伦坡把毛衣盖回去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，仰头向着天花板吐出呻吟般的长叹。

"出去吧！各位。"爱伦坡回头向五人说道，"这是现场，最好上锁——钥匙呢……"

"在这里。"不知何时走进来的艾勒里看着窗口小几，拿起钥匙

"窗户也没拴，怎么处理？"

"拴上就好了——走吧！艾勒里。"

"爱伦坡，欧璐芝是……"凡斯问道。

爱伦坡握紧艾勒里交给他的钥匙，压低了声音回答："死了——被勒死的。"

阿嘉莎轻轻叫了一声。"我不信！"

"是真的，阿嘉莎。"

"怎么会……爱伦坡，我想——看看欧璐芝。"

"这——不行。"爱伦坡闭上眼睛，痛苦地摇头，"欧璐芝是被勒死的，阿嘉莎。求求你，不要看。虽然已经死了，她还是年轻的女郎。"

阿嘉莎立刻了解爱伦坡话里的意思——勒毙

的尸体死状凄惨。她点点头，依言离开房间。爱伦坡手握门把，正想关门时——有人推开他的胸，横在面前。

"为什么急着把我们赶出去？"——是卡。他翻眼瞪着爱伦坡的脸，强扮讨好的笑容，"我们都是研究命案的专家，不是吗？为了找出谋杀欧璐芝的凶手，应该详细检查现场和尸体。"

"混帐！"爱伦坡变了脸色，全身颤抖地叱骂，"你打算拿伙伴的死做为消遣？我们应该报警！"

"简直说梦话，警察什么时候来？怎么报警？记得那些塑胶板吧？等到警察来到这里，恐怕除了「杀人凶手」和「侦探乙」外，全都死光了。"

爱伦坡不予理会，想用力关上门。可是卡强壮的手臂压住他，门始终关不上。

"仔细想想，爱伦坡。难道你能若无其事吗？也许下一个被杀的就是你。"

"放手，卡。"

"或者，你有自信不会被杀？有这种自信的，应该只有凶手一个人。"

"什么？"

"被我说中了？"

"你这家伙！"

"够了，你们两个！"

爱伦坡作势欲扑，卡则一脸戒备的神色。凡斯见情况不对，连忙飞跑过去抓住卡的手臂拖到门外。

"你干什么！"卡涨红了脸叫道。这当儿，爱伦坡乘机关门上锁。

"别闹了，卡。"艾勒里不知何时已从厨房抽屉里，拿来剩下的六块塑胶板，开口说道，"很遗憾，爱伦坡是对的。"

2

"真无聊，大概是谁的恶作剧吧？这不是真的....."

"陆路？"

"已经出了人命，不是开玩笑。不，一定是个恶梦。到底出了什么差错....."

"陆路！别说了！"听到阿嘉莎尖锐的声吾，陆路肩头微震，缓缓抬起头，他轻轻说声抱歉，再度沉默地低头——。

六人围着大厅桌子坐下。没有人正视彼此的脸，直到昨夜始终俯首垂目的短发女郎不再出席，空荡荡的座椅格外刺眼。

"谁杀了欧璐芝？"阿嘉莎玫瑰红的嘴唇咒诅似的吐出这句话，声音回荡在微暗的空间中。

"谁会说是我杀的？"艾勒里这么答道。

"可是——凶手不就在这儿吗？我们六个人当中……谁杀了欧璐芝？不要再装蒜了。"

"如果这样就承认，谁会去杀人？"

"可是，艾勒里……"

"我知道，阿嘉莎。我知道——"艾勒里以拳头轻敲桌面，"这样查不出谁是凶手。——爱伦坡，先发表你所知道的事实如何？"

爱伦坡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紧闭厚唇点点头："刚刚说过，她——欧璐芝是被勒死的。脖子上缠着一般常见的尼龙绳，下面有清晰的勒痕，毫无疑问是他杀。"

"有没有抵抗的迹象？"

"没有。大概是睡觉时遭到攻击，或者突然遭到攻击。由于头部没有被殴打的痕迹，出事前并未昏倒。不过，有一点我不明白……"

"什么？"

"刚才没看见吗？凶手好像整理过尸体，让她仰卧床上，拉好被子，又在脸部盖上毛衣……可以解释为凶手的良心发现，问题是——欧璐芝的尸体没有左手——"

"什么？"

"那是什么意思？爱伦坡。"

"她的左手被切掉了。"爱伦坡缓缓环视骚动的众人，然后把自己的双掌朝上搁在桌面。他的手指沾着一点血迹，颜色已经发黑。

"凶手好像使用普通刀子或菜刀，也可能是大型刀刃，切的时候应该很辛苦，切面并不整齐。"

"当然是死后才切的吧？"艾勒里问。

"不能确定，不过应该没错。倘若心脏跳动时切，不会只流这一点血。"

"房里面有没有发现可疑的刀刃？"

"据我所见，刀子和手都不见了。"

"凶手拿走了——"艾勒里细长而富弹性的手指交叉着，喃喃自问。

"凶手为何这么做？"

"他疯了！"阿嘉莎提高了嗓门。

艾勒里轻哼一声，说道："凶手一定是个偏好恶作剧的家伙，这是模仿，凶手在模仿去年岛上发生的命案。"

"啊....."

"蓝屋四尸命案——被害人之一中村和枝也是死于勒杀，左手腕被切下来。"

"可是，艾勒里，这是为什么....."

"你是指模仿的意图吗？"艾勒里耸耸肩膀，"现在继续讨论——爱伦坡，你能推定死亡时间？"

"有轻微尸斑，探脉时发现尸身已开始僵硬。由于紧握的右手指极易掰开，僵硬程度还未到关节部分。综合上述状况以及血液的凝固状态，可推断为——死后四小时至五小时。死亡时间约在今晨七点到八点左右，缓冲时间则在六点至九点之间——不过，这是外行人的意见，只能供作参考。"

"我们相信你。"卡咧着猿猴般不整齐的牙笑道，"因为你是大医院的继承人，又是 K 大医学院高材生。当然，那是假设阁下不是凶手的情况而言。"

爱伦坡缄默着，不看卡一眼。

"谁能提出自己今晨六点到九点的不在场证明？"
"艾勒里问大家，"有谁注意到什么和命案有关的事？"
"——没有人回答——"那么——有人想到动机吗？"
"

陆路、凡斯和阿嘉莎不约而同地瞥向卡。

"我明白了。"艾勒里的声调带着决断力。

"看来只有卡一个人喽！不过，这是假设凶手所持为一般性动机的情况。"

"什么？你们以为我....."

"你不是被欧璐芝甩掉的吗？"

卡无言以对，咬着唇几乎渗出血来。

"可是，爱伦坡，如果卡是凶手，可能把尸体弄整齐吗？"——混杂着嘲笑意味，阿嘉莎放言——"卡不是那种人。"

"可恶！"坐在岩石上，卡瞪着浮现眼前的猫岛吐了口口水。他狠狠拔扯手边的杂草，不在乎弄脏了手，"真可恶……"愤懑地骂个不停，顺手把扯下的草叶掷向海中。

——那些家伙平常各做各的，现在偏偏联手攻击我。还有爱伦坡那小子，满口漂亮的话……其实，当时想调查欧璐芝尸体和陈尸现场的不止我一个，卡暗忖着。尤其是艾勒里，不也打算亲自调查一下吗？陆路和凡斯也一样。结果，任由爱伦坡一人……难道大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性？

眼底的波浪拍击着岩石，发出令人气闷的声响。再度向地面啐了口口水，他不甘心地捶打膝头。

——都是欧璐芝的错。我被她甩了？哼！只不过一时无聊，和她多说了几句话，她倒拽起来了……莫名其妙！她以为我是谁——哈，我会为那种事杀人吗——

愤怒与屈辱笼罩全身，卡凝视前方的风景。

"没错，看样子不会有船经过——就算砍树造筏，也没工具。何况那种小木筏，到得了陆地对岸吗……。来根烟？凡斯。"为了找出连络本土的方法，卡以外的五人分成两组探索全岛。这里是爱伦坡、凡斯、阿嘉莎三个人，正从岛的南岸向东岸探查。

给了凡斯一根烟后自己也叼上一根，爱伦坡满脸沉痛地交叉双手："最后只好生火引人注意了。"

"这样有用吗？"凡斯边点烟，边仰头观察天色，"云层分布不大对劲，今晚可能会下雨。"

"真糟糕——为什么事先没想到发生紧急情况时的连络方法？"

"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。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？"凡斯垂下肩头，"热终于退了……这究竟怎么回事？"

"从刚刚到现在，一艘渔船也没有。"阿嘉莎含着悲戚的声调说道。阴暗的天空下，不知是否心理作用，广阔的海显得异常沉重——。

"别泄气，应该会有船经过这附近。也许派人守望比较妥当，两人一组，三组轮流。"

"我不要！爱伦坡！"阿嘉莎歇斯底里地叫着，

"我不要和可能是凶手的人单独相处，别开玩笑！"

"那么，三个人一组....."

"大家一起来也可以，凡斯。如果有船通过，应该是出入港口的时候——大概在傍晚到黎明左右。"

"那倒不一定。"

"试试看，不过我想船发现我们的可能性很小。送我们来的渔夫老爹说过，这里的渔场在更南方，很少有船接近岛屿。"

"可是，没有别的办法了——不晓得有没有可以当做柴火的东西？"

"也是个问题。"爱伦坡回头看看背后的树林，
"都是松树，可能不容易引燃。或者收集枯叶来烧——？可是从陆地很难看到。还是得有船经过....."

"哎，我们怎么办？"阿嘉莎害怕地看着两人，平日充满自信的眼神早已不见踪影。

"别担心，会有办法的。"爱伦坡拍拍阿嘉莎的肩膀，络腮胡底下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然而，她却更加紧张。

"虽然这么说，说不定你或者凡斯，正是杀害欧璐芝的凶手——"——爱伦坡默默掏了根烟，叼在口里——"卡和陆路？还有艾勒里也是……当中有人杀了欧璐芝，又切下她的手腕？"脸色苍白的阿嘉莎浑身发抖。

"这么说，你也是嫌犯之一喽！"凡斯以前所未有的阴沉表情反击。

"我不是！"阿嘉莎抱着头，摇摇晃晃地朝树林那头后退，"——我不相信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凡斯、爱伦坡，欧璐芝真的死了吗？凶手真的在我们当中吗？"

"陆路，我在想别的可能性。"

"别的可能性？"

"你还不懂？就是岛上躲着第三者的可能性。"

"嗯？"

艾勒里和陆路察看海湾栈桥及蓝屋遗迹边的岩区后，穿过林中小径，朝面向猫岛的岛屿北岸走去。

"到底什么意思，艾勒里？"停下脚步，陆路追

问道。

"外来凶犯的可能性。"回过头，艾勒里微笑着说，"怎么，难道你希望我们当中有杀人犯？"

"你.....别开玩笑。可是，到底是谁躲在岛上？"

"我想是——"艾勒里若无其事地说道，"中村青司。"

"哦？"

"这没什么好惊讶的。"

"艾勒里，中村青司去年不是死了吗....."

"所以我说那是个错误。你没这样想过吗？陆路。半年前发现的青司尸体是具「无脸尸体」，而且还有个园丁同时失踪。"

"你是指，青司才是凶手，而所谓青司其实是园丁的尸体？"

"对，单纯的掉包诡计。"

"因此青司还活着，现在到了这个岛上？"

"很可能。说不定他一直住在岛上。"

"记得前天渔夫老爹说的话吧？十角馆的灯光可能是青司点的。"

"那些传说的鬼故事，怎么能当真？我问你，案发当初警察和记者滞留岛上期间，还有现在——青司究竟藏在哪里？"

"所以我们正在查呀！刚才不是检查过小船屋吗？只不过那儿没有任何可疑之处。当然，先得找到和本土连络的方法，另一方面设法探查躲藏过人的痕迹，我提议到猫岛看看也是这个缘故。"

"可是——青司是凶手这种事——实在难以想象。"

"是吗？欧璐芝房里窗户没拴好对不对？假设欧璐芝忘了锁窗户，外人不是很容易进去吗？"

"房间的门为什么也没锁？"

"那是凶手行凶后，为了到大厅那边拿塑胶板贴在门上，所以从里面打开的。"

"那就怪了，如果凶手是外头的人，怎么知道你把塑胶板收在厨房的抽屉里？"

"那还不简单。十角馆玄关的锁早就坏掉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大厅。昨天一早，「那个人」先把塑胶板摆在桌上，等我们起来后躲在厨房窗口偷看屋里的动静。或许，我们当中有人当他的内应。"

"不会吧....."

"我只是在讨论各种可能性。陆路，你虽然很喜欢推理小说，但是似乎有点缺乏想象力。"

"现实和推理小说不同，艾勒里——那么你说，中村青司杀我们的动机何在？"

"这个嘛——"

穿过小路来到崖上，发现卡正坐在那儿。他一见两人身影，立刻掉头站起，一言不发就想离去。

"喂，卡，最好不要采取单独行动。"艾勒里叫道。但是卡头也不回，踩着急促的脚步很快地消失在树林中。

"这家伙真伤脑筋。"艾勒里轻啧了一声，"刚才大家都很冲动——我也觉得说得太过分了.....可是，他老把我当仇人看待。"

"我知道他的心态。"陆路瞥了一眼卡走过去方向，接着说，"艾勒里，你总是——即使目前这种情况，也能够冷静地置身事外纵观全局。"

"我给人这种印象吗？"

"是呀！所以——这不是讨好，我一直很崇拜

你。可是卡正好相反，他一定是嫉妒你。”

“唔，是这样吗？”艾勒里一脸与我无关的模样，向海踏出一步，“全是灌木，这儿的观察面不佳。”他指的是呈现眼前的猫岛。陆路站在艾勒里旁边，再三留意足下的状况。

“如果躲个两、三人，并不是不可能。不过，这个断崖怎么办？”

“也许有船吧？像这种距离，只要有小橡皮艇就绰绰有余了。从那边的岩区出去……喏，陆路。”艾勒里用手指着，又说，“岛的斜坡好像能爬。”

“——嗯，是呀！”眺望着猫岛蹲踞白波间的漆黑影迹，陆路混乱的脑海里拚命思索——没错，艾勒里所指外来凶犯的可能性不能一概否定。说不定真的有第三者藏身岛上，伺机要我们的命呢！然而把这件事立刻联想到中村青司，是不是扯得太远了？青司尚在人间的可能性究竟多大？假定青司还活着，为何要向素未谋面的我们下毒手呢？

“这种事未免太离谱了……”陆路缓缓摇头。

不会有这种事，他思忖着。但是——记忆深处似乎一直牵动着。到底——是什么想不起来

呢.....。

拍打着足下断崖的波浪，无情地抨击心扉。每当此时，仿佛觉得记忆的碎片再度被波浪卷走。陆路终于放弃，看着一旁的艾勒里。然而他也已经无话可说，冷冷地凝视海面。

一阵风吹过，带来黄昏的气息。

4

".....由于低气压的影响，今晚入夜以后到明天晚上，各地云层将显着增多，天气略微转坏，明后天缓缓回升。九州岛各地明天的天气预报....."

陆路带来的收录音机传出的声音，不久换成女性 D·J 嘈杂的嗓门。

"关掉吧，我不想听。"阿嘉莎没好气地说道。陆路识趣，赶紧切掉开关。

在沉闷的静默中用过简单的晚餐，六人避开欧璐芝房门正对面的位置，围坐在亮着灯的十角形桌

子四周。门上仍贴着喷有"第一个被害者"字样的塑胶板,可能使用了强力黏着剂,怎么剥也剥不下来。

"艾勒里,玩点魔术瞧瞧吧!"阿嘉莎佯装出轻松的语调。

"嗯?——哦,好。"艾勒里用力弹弄手中的纸牌,然后收回盒中放入上衣口袋。

"咦,你怎么把牌收起来了?"

"不是的,阿嘉莎,你不是要看我玩牌吗?所以得暂时放进口袋。"

"我不懂你的意思。"

"这套魔术必须从这种状态开始。"艾勒里轻咳一声,瞅着临座阿嘉莎的眼睛,"看清楚,阿嘉莎。这里有小丑牌除外的五十二张牌,请你任意想其中最喜歡的一张。"

"在心里想就可以吗?"

"对,不要说出来——好了吗?"

"想好了。"

"现在——"艾勒里从上衣口袋掏出红底脚踏车的纸牌,连牌带盒摆在桌上,"凝视这盒纸牌——把你心里想的纸牌名称,专心地向盒子默念。一

定要很专心....."

"好，专心念就可以？"

"对——好，行了。"艾勒里拿起装着牌的盒子，放在左手，"阿嘉莎，你向盒子默念的纸牌是什么？"

"可以说出来？"

"可以。"

"方块皇后。"

"唔。那么，我们来看看盒子里面。"艾勒里打开盒盖，拿出正面朝上的纸牌，然后在左右手间摊成扇形，"方块皇后，是吗？"停下正在摊牌的手，艾勒里要大家注意看。正面朝上摊开的纸牌中，出现一张反面的纸牌。

"只有一张反面朝下的吧？"

"没错。"

"抽出来看看正面是什么。"

"哦。好....."阿嘉莎半信半疑地抽出那张牌，翻出正面摆在桌上。毫无差错，正是方块皇后。

"这是真的吗？"阿嘉莎瞪大了眼睛。

"很刺激吧？"艾勒里莞尔一笑，把牌收回盒里放入口袋。

"你真行，艾勒里。"

"陆路，这套魔术你没看过吧？"

"第一次见识。"

"这是纸牌魔术的最高杰作之一。"

"不会是你和阿嘉莎学姐串通的吧？"

"绝对不是，陆路。"

"真的？"

"我不会搞串通的把戏，更不是以五十二分之一的或然率为赌注，瞎猜阿嘉莎所想的方块皇后。"艾勒里点了根赛拉姆香烟，慢慢吸上一口，"接下来，玩猜字谜如何？我在一本书上看过，谜是「看上就在下，看下就在上，穿母腹在子肩」——你们猜这是什么字？"

"什么？"陆路又问。于是，艾勒里重复一次谜题。

"我知道了！"阿嘉莎拍手，"是「一」对不对？"

"

"完全答对。"

"——哦，原来是猜字形。"

"下一个谜题「春夏冬二升五合」，猜猜看。"

"这是什么？"

"乡下的小店铺墙上常贴这种东西，没见过吗？"

"

"对呀，最近银行门口也贴了起来。"爱伦坡把新拆封的香烟放入烟盒，说道，"「春夏冬」独缺「秋」，也就是「あきない」。「二升」为两个升，升升写成「ますます」。「五合」是一升的一半，日文也解为「半分」——「はんじょう」。你把这几个字组合起来，就知道谜底了。"

"是不是「生意兴隆」？"

"一点也没错。"

"这样解释太牵强了。"

"不，这是一种暗语，必须懂得拆字及原字的字音与字义，否则非搞得一头雾水不可。"

"提到暗语——"艾勒里说道，"最初出现这种暗语的文献是「旧约圣经」里的「但以理书」。"

"那么早就有了吗？"

"在日本，好像自古就有类似暗语的文字记载。"

例如，著名的吉田兼好与顿阿法师问答歌。高中时应该都学过了吧？"

"我不知道，说来听听。"

"兼好赠歌顿阿曰：「よもすずし ねざめのかりほ たまくりも まそべも秋に へだてなきかぜ」——我们暂且不管古典文学上的意境，单挑每一句的开头第一个字，组合起来是「よねたまへ」，也就是「给我米」的意思。同样地，取每句最后一个字倒着念为「ぜにもほし」——「也要钱」，合起来就是「给我米也要钱」。"

"这句话还真寒酸。"

"有趣的还在后头，顿阿法师答歌曰：「よるも忧し ねたく我せん はては来ず なほざりにだにし ばし问ひませ」——以同样的方式组合，就成为「没有米钱也少」。"

"古时候的人真有闲情逸致想那些名堂。"

"的确，我记得「徒然草」里也有不同类型的着名暗语歌——记得是怎么说的吗，欧璐芝？"不经意倾听着的众人不约而同地愣住，窒息般的感觉霎时冻结了所有人的心，"——对不起，我....."艾

勒里极度狼狈，这是他前所未有的失态。

自开始吃晚饭直到现在，大家无形中有股默契，谁也不愿触及敏感的欧璐芝事件；然而由于艾勒里的失言，倏地又把无法逃避的现实拉了回来。尴尬的沉默来临——

"——艾勒里，还有没有别的？"陆路好意为艾勒里解围。

"哦——这个……"彷彿嘲讪好不容易才恢复嘴边惯常微笑的艾勒里似的，

这时，卡敲着桌面开口了："阿嘉莎，来杯咖啡。"然后，不屑地瞥了艾勒里一眼，并且撇撇嘴角。艾勒里膝头一震，正想说些什么，却被阿嘉莎拦了下来。

"我去泡咖啡，大家都想喝吧？"说着，阿嘉莎立刻起身独自走向厨房。

"哎，各位。"卡依序盯着在座四人的脸说道，"今晚不是可怜的欧璐芝守灵之夜吗？别装做不知道，大家静一静。"

"咖啡来了，糖和奶精自己加。"阿嘉莎把摆着六个苔绿色杯子的托盘放在桌上。

"老是麻烦你，不好意思。"说着，艾勒里拿起最靠近手边的杯子。随后，其它人也陆续伸出手。阿嘉莎自己拿了一杯，把剩下的最后一杯连同托盘一起交给邻座的凡斯。

"哦，谢谢。"接过杯子，凡斯放下手里的七星牌香烟，暖手似的捧着那只十角杯。

"凡斯，感冒好了吗？"

"啊，好了，托大家的福——艾勒里，我们一直没能好好商量，到底有没有和本土连络的方法？"

"大概没有。"艾勒里啜了一口黑咖啡，"我也想过丁畸有灯塔，可以在晚上朝那个方向摇白旗——不过那座灯塔好像没人。"

"对，的确没人。"

"再不然，就看谁有拚死的决心游泳过去，或者做个像样的木筏……"

"看来都行不通。"

"我考虑过生火，艾勒里。"爱伦坡说道。

"但是光烧松叶，不会有人注意到。"

"干脆放火烧十角馆算了。"

"这个太....."

"不大妥当，而且危险——其实，爱伦坡，刚才我和陆路两个除了想连络方法外，还在找一样东西。"

"找一样东西？"

"对，最后虽然没结果，却把整个岛找遍了.....不，等一下。"

"嗯？"

"蓝屋——已经烧毁的蓝屋——"手指按着眉间，艾勒里喃喃地说，"那儿有没有地下室？"

"地下室？"

就在这时，打断两人谈话似的，突然有人发出可怕的呻吟声趴在桌子上。

"怎么了？"阿嘉莎叫道。

"怎么回事？"

大家一起站了起来。桌旁的卡突然咔哒咔哒剧烈地摇动，琥珀色的液体从杯中飞溅四散。他的脚仿佛出了差错的自动玩偶般胡乱踢动，叫喊着踢倒椅子。不一会儿，伏在桌面的上身崩溃似的滑落在锈着蓝色磁砖的地板上——。

"卡！"爱伦坡叫了一声，飞奔过去。陆路没提防，被爱伦坡的身体猛然撞着，摇晃地碰倒自己的椅子。

"卡怎么了？"艾勒里随后跟来。检视着仆倒在地上的卡的脸，爱伦坡摇头说道："不知道——有没有人听说卡有什么老毛病？"

无人答话。

"——怎么会这样？"

像支不顺畅的笛子，卡的喉咙不断发出微弱的声音。爱伦坡粗壮的手臂按住他的上半身，一面说："帮个忙，艾勒里，先让他吐出来，恐怕中毒了。"

这瞬间，卡的身体激烈痉挛，挣脱爱伦坡的手。蜷曲着身子，在地板抽搐挣扎。不久，又是一阵更激烈的痉挛。伴着可怕骇人的声音，挤出褐色吐泻物.....。

"他不会死吧？"阿嘉莎以畏怯的目光窥视爱伦坡。

"我也不知道。"

"不能救吗？"

"不知道毒的种类，很难处理。就算知道他中

了什么毒，在这种地方我也束手无策。我们只能祷告，希望卡服下的毒药没有达到致死剂量……。”

当天夜里，凌晨两点半。在自己房间的床上，卡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
5

众人身心俱疲，累得说不出话来。不，与其说是疲劳，不如说是接近麻痹状态。

和欧璐芝的死完全不同，这次大家眼睁睁地看到卡痛苦倒地，挣扎断气。这种活生生的经验，以及过度反常的崩溃感，反而钝化了他们的神经。目瞪口呆，凝望半空的阿嘉莎和陆路；双手托腮，叹息连连的凡斯；忘了吸烟，直盯天窗的爱伦坡；紧闭双目，面色凝然的艾勒里。

天窗没照入一丝月光，偶尔闪过几道灯塔的光切开外面的黑暗。仿佛有生命一般，晃动着火焰的油灯。打过来又退下去，退下去又打过来，从远方

重复着单调韵律的波浪声.....

"该做个结束了 ,我好困。"懒洋洋地撑开眼皮 ,艾勒里开口说。

"——我赞成。"爱伦坡慢了半拍回答 ,其它三人也逐渐恢复神志。

"我只知道一定是某种毒物 ,至于毒的种类就不清楚了。"

"不能猜测吗?"

"这个——"爱伦坡两道浓眉聚成八字形 , "从毒发快速的情况来看 ,是种毒性极强的药剂。由于曾经引起呼吸困难与痉挛现象 ,神经毒的可疑性最大。主要毒物中较有可能的 ,首推氰酸、番木鳖硷、阿托品 ,其次是尼古丁或砒素。不过 ,阿托品和尼古丁会使瞳孔放大 ,死者并没有这种状况。若是氰酸 ,会散发一股杏仁般的独特气味。因此——我想多半是番木鳖硷或砒素。"

桌上六个杯子 ,仍留着未喝完的咖啡。阿嘉莎边听爱伦坡的说明边注视这些杯子 ,突然噗哧笑出声来 : "这下子 ,我是唯一的凶嫌了。"

"不错 ,阿嘉莎。"艾勒里淡然接受此意见。

"真的是你吗？"

"如果我否认，你们会相信吗？"

"恐怕很难。"

"说的也是。"

两人小声对笑着。包括他们在内——在场众人都感觉到笑声中所合的反常与诡谲。

"你们两个别这样。"爱伦坡沉着嗓子劝阻，叼起一根香烟后把整盒烟递给艾勒里，"现在是认真思考的时候。"

"我知道，没人喜欢乱开玩笑。"推回烟盒，艾勒里从衬衫口袋掏出自己的赛拉姆烟，取出一根，在桌面轻敲着，"首先，确认一下事实——卡自己开口要咖啡，阿嘉莎到厨房时其它人都在这里。从烧开水、泡咖啡、把杯子放在托盘上，到阿嘉莎回到座位，大约是十五分钟。然后，阿嘉莎把托盘放在桌上。托盘上的物件，正确地说有六杯咖啡、砂糖盒、奶精罐，还有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七根汤匙，其中一根是用来调奶精的。对吧？"

阿嘉莎认真地点头。

"下个问题是拿杯子的顺序。第一个是我，然

后呢？"

"是我。"陆路答道。

"卡和我差不多同时拿。"

"再来大概是我。"爱伦坡说。

"然后我拿，连托盘一起交给凡斯。是不是这样？凡斯？"

"嗯，没错。"

"好，再确定一次。依照顺序是我、陆路和卡、爱伦坡、阿嘉莎、凡斯。"艾勒里嘴角咬着香烟，点上火，"现在想想看，有机会在卡的杯子里下毒的是谁？首先必须怀疑的，还是阿嘉莎。"

"可是，我也有可能拿到下了毒的杯子。再说，我怎么确定卡会拿到毒杯呢？"阿嘉莎以冷峻的声音，提出反驳，"如果我是凶手，下毒后应该会主动分配咖啡。"

"对呀！你一向都会分配咖啡的，这次怎么反常了？"

"没心情。"

"哦。不过，阿嘉莎，有件事还是非说不可。或许凶手不是针对着卡下毒手，如果他的最终目的

是杀了我们每一个人，谁是「第二个受害者」并不重要。”

“卡倒霉正好碰上是吗？”

“这样分析比较合逻辑。卡左右的座位是空的，他拿杯子时应该谁也没有机会下毒。因此，还是你嫌疑最大。”

“砂糖和奶精也可以下毒呀！”

“不，你不是加了奶精吗？可见里头没有问题。卡和我喝咖啡不加东西，所以砂糖里下毒也不能成立。同样地，我们当然都没动过汤匙。”

“等一下，艾勒里。”插嘴的是陆路，“当时，我一直看着阿嘉莎学姐泡咖啡。因为厨房的门敞开着，我的座位正好面对那个方向，以角度来说，可以把阿嘉莎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。况且柜台上点着蜡烛，应该不会看错——可是，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动作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却不能当做决定性的证言。从桌子到厨房柜台的距离不算短，你不可能没有遗漏一点小动作。何况，当初你并不是存心监视阿嘉莎。”

"对不起。"

"不必道歉。"

"不，不是这个意思.....其实，我的确一直在监视阿嘉莎学姐。"

"陆路？"阿嘉莎惊讶的眼神投注过来。

陆路低下头，抖着声音一再道歉。"这——我并没有恶意。今天早上谋杀欧璐芝的凶手隐藏在我们当中，万一是阿嘉莎学姐，很可能在食物中动手脚。所以，晚餐的饼干、罐头和果汁——我吃得很担心。对我来说，满不在乎地第一个吃的艾勒里简直有问题。"

"原来如此。"艾勒里撇撇嘴，露出一丝苦笑。

"那么，陆路，你现在能断言阿嘉莎绝对不是凶手吗？"

"这....."

"事实上，卡已经死了。因此，一定有人下毒，你总不会说卡是自杀死的吧？"

"这个....."

"所以，我刚才说过，艾勒里。如果我是凶手，怎么避免喝到那杯毒咖啡？我自己的咖啡都喝了。"

艾勒里在十角形烟灰缸里捺熄快吸完的赛拉姆香烟，慢慢眨了几下眼睛："只有六个杯子，记住毒杯的位置并不困难。你拿了自己的一杯，把最后一杯交给凡斯。假如剩下的两杯中一杯是有毒的，可以故意把有毒的给别人。万一毒杯子到了自己手中，你大可不喝。"

"不是我！"晃动着凌乱的长发，阿嘉莎把头摇得像个搏浪鼓，扳着桌沿的苍白手指征徽颤抖。

"艾勒里？"凡斯突然开口。

"我只是在想，如果阿嘉莎是凶手，怎么可能——在自己首先会被怀疑的不利机会下贸然下手？阿嘉莎不是那么笨的人——爱伦坡，你觉得呢？"

"我赞成。"一面答着，爱伦坡转向艾勒里，"大厅的唯一光源，就是桌上这盏灯。我想，大概没有人会留意别人从托盘拿杯子的手吧？"

"你想说什么？爱伦坡。"

"艾勒里，第一个拿杯子的是你。乘机把藏着的毒药放入旁边的杯子，并不是不可能。怎么样？魔术师。"

"哈哈，怀疑到我头上来了。"没有流露一丝慌张的神情，艾勒里只是苦笑，"关于这一点，我只能说我没有干。"

"这只是假设，不能完全相信。当然还有其它可能性，例如卡未喝咖啡前就已中毒。"

"你是指迟溶性胶囊？"

"不错。"

"这么说，你成了最可疑的人，大夫？况且一般人拿不到砒素或番木鳖硷之类的毒物。除了医学院的你、理学院的凡斯、药学系的阿嘉莎.....我和陆路是文学院，跟放剧药和毒药的研究室无缘。"

"只要有心，任何人都拿得到手，我们学校的研究室和实验室，管理状态根本不严格，随便假扮农学院或工学院的小生，大可自由出入，绝对不会有人干涉。而且——你不是说过有个亲戚在 O 市开药房吗，艾勒里？"

艾勒里轻吹了声口哨："你的记性真好。"

"总之，僵在这儿讨论获得药品的方法，根本毫无意义。"爱伦坡欠欠身子，说道，"关于如何下毒，还有一个可能性。我想各位不会没想到，就是

预先把毒药涂在一个杯子上。这么一来，大家都机会均等。”

“一点也没错。”艾勒里带着微笑，撩起额前的头发。

阿嘉莎忿忿地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”

“当然，别小看人。”

“好可恶，既然如此，刚才还一直拿我当凶手……”

“我本想连其它人也一个个轮流欺负的。”

“你心理有毛病。”

“我们现在处在这种非常的状况之下，要我有平常的心理那才怪吧！”

“你怎么……”

“算了，阿嘉莎，我有事问你。”

“这次又是什么？”

“只是确定一下。泡咖啡前，你有没有洗过杯子？”

“没洗。”

“最后一次是何时洗的？”

"探索岛屿回来后不是喝过茶吗？从那时以后，洗好的杯子就一直放在厨房柜台上……"

"欧璐芝的第七个杯子也放在一起？"

"不，欧璐芝的杯子已经收进餐具架，因为看了心里难过……"

"好，现在预先下毒的可能性更大了。只要傍晚时分到厨房去，在六个杯子中的一个涂上毒药便大功告成。这种机会每个人都有，是吧？"

"可是，艾勒里。"陆路说道，"如果这样，凶手如何分辨有毒的杯子？当时，大家不是都喝了咖啡吗？"

"一定有什么记号。"

"记号？"

"对，可能有个杯子有缺口或褪色现象——"说着，艾勒里伸手拿起卡用过的苔绿色杯子。

"有什么吗？"

"等一下——咦，奇怪……"艾勒里不解地偏着头，把杯子交给陆路，"你也查查看好吗？依我看，好像和其它杯子没有两样……"

"真的？"

"有没有很小的缺口？"阿嘉莎问道。

"——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用放大镜看，也许会发现一点点小缺口……"

"别开玩笑，我看看。"这回杯子传到阿嘉莎手中，"——真的，没有任何记号。"

"那么，事先涂毒的可能性就不能成立了？"艾勒里一脸不满意的表情，抚弄着鬓边发丝，"这样一来，只剩下刚才那三种方法，凶手不是阿嘉莎就是我，再不然就是事先让卡服下毒胶囊的人……"

"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决定下毒方法和凶手似乎有困难。"爱伦坡表示意见。艾勒里再度拿起阿嘉莎放在桌上的杯子，在手边细细审视，接着说："若是外来凶手干的，即使杯子没有记号也不会构成影响……"

"你说什么，艾勒里？"

"不，"艾勒里的视线离开杯子，说道，"目前，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动机。首先必须想到，凶手和摆那些塑胶板的神秘人物一定是同一人。他——或者她打算除掉我们当中至少五个人。所谓五人，是

假设「侦探」不成为「第六个被害者」的情况而言....."

"那是什么样的动机....."陆路叹息着吐出这句话。艾勒里断然说道："一定有动机，即使是出于极端不正常的情况。"

"凶手是疯子！"阿嘉莎高声叫道。

"我们不可能知道疯子所想的事！"

"是疯子吗？"艾勒里心有不甘地说着，边抬腕看表，"天快亮了，各位打算怎么样？"

"不能不睡一下，以疲倦的头脑继续讨论也得不到答案。"

"是呀！爱伦坡，我快撑不住了。"艾勒里揉着眼睛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一言不发，插着腰就想回房。

"等一下，艾勒里。"爱伦坡叫住了他，"大家一起睡不是比较好吗？"

"不要，我才不要。"阿嘉莎害怕地环视众人，"万一睡在旁边的是凶手怎么办？一想到凶手伸手就可以掐住脖子，我就毛骨悚然。"

"凶手不敢向身边的人下手吧？难道不怕马上

会被抓到？"

"你敢保证不会吗？爱伦坡。我可不愿在凶手被抓到之前，先送掉自己一条命！"阿嘉莎哭丧着脸，推倒椅子站了起来。

"等一等，阿嘉莎。"

"不要！我谁也不相信！"于是，阿嘉莎逃命似的消失在自己门口。默默目送她的身影离去后，爱伦坡长叹一声说道："她快要崩溃了。"

"那当然。"艾勒里摊开两手，无奈地耸耸肩，"老实说，我和阿嘉莎同样心情。我也要一个人睡。"

"我也是。"陆路眼镜下的眼睛布满血丝。当凡斯也接着站起来时，爱伦坡只好抓抓头发说："大家要小心门窗。"

"知道了。"艾勒里看了一下通往玄关的门，吐出一句话，"我也害怕得很。"

第7章

暮色已近。

逐渐阴暗的海——江南站在堤防上，眺望仿佛融入海中的朦胧岛影。岛田正弯着修长的身子，与垂钓的孩童们嬉闹着。

结果，两人还是到了这里——S区。

中村青司果真活着？——今日走访此地的目的，是为了寻找支持昨天所下结论的正确解答。同时，也打算再度观察问题的角岛。然而——费了半天工夫请教附近居民及渔夫的结果，只是得到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鬼故事。既然对实质上的推理没有任何进展，两人便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当地，在港口附近稍事休息。

江南叼着烟拦腰坐下，伸直酸麻的脚。一面聆听拍击耳边的波浪声，一面凝望蓝色牛仔裤与橄榄绿罩衫打扮的岛田背影。他向孩童们借来钓竿，扬着无邪的语调大声说笑，一点也不像个年近四十的男人。

真是个怪人，江南思忖着。想起昨夜岛田与守

须间意外的尴尬气氛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

岛田和守须个性截然不同，倘若岛田是阳，守须便是阴——在内向拘谨的守须眼中，岛田的开放性与过度执着本身兴趣的言行举止，充分反映出轻率无礼的劣根性。或许因为岛田年纪比守须和江南大得多，所以更加引起守须些微的反感。至于岛田方面，守须骑墙派的乡愿作风，着实让人不敢领教……。

"岛田，该走了吧！"不一会儿，江南从上头叫道，"回程不是也要一个多钟头吗？"

"好，我马上来。"岛田把钓竿还给孩子们，挥手道别。然后，修长的腿飞奔而上。

"你真喜欢小孩。"

"别挖苦我，年轻不是很好吗？"岛田没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快活地笑着。

——沿着堤边小径走下去，两人并肩聊了起来。

"结果什么也没找到。"

"哦，是吗？"岛田带笑说道，"不是听到许多鬼故事吗？"

"那种故事到处都是，有什么稀奇。只要有人死于非命，马上就会有一箩筐的鬼故事。"

"不，我倒觉得事实隐藏在那些传言背后。"

路边有个黝黑的强壮年轻人，正以和外貌极不谐调的灵巧双手补缀渔网。看来还不到二十岁，热心专注的表情残留着几许少年的稚气。

"我说，江南，我不得不祈祷你的伙伴——不，以前的伙伴们，不会被角岛的幽灵所残害。"岛田忽然说。

"这话什么意思？"

"就是说，角岛幽灵的真面目，不是别的，正是已死的中村青司。青司如果活着，应该还在岛上。可惜你以前那些伙伴并不知情——"

"但是，这....."

"先生！"耳边突然传来陌生的声音，两人惊讶地回过头。声音的主人，就是那位补网的年轻人，"你们认识到岛上去的大学生？"手拿着网，年轻人大声问道。

"是呀！"岛田毫不犹豫地回答，立刻快步走向年轻人，"你知道他们的事？"

"我送他们去的，说好这个礼拜二去接他们回来。"

"是吗！"兴奋的声音迸弹而出，岛田在年轻人旁边蹲下来，"那么，他们当时有没有什么不对劲？"

"没有哇……他们全都兴高采烈的。我真不懂，那种荒岛有什么好玩？"年轻人说话口吻淳朴，望着岛田的眼睛流露真挚的光芒。抓抓蓄着短发的头，厚唇间露出雪白的牙齿，"你们在调查鬼故事？"

"嗯？——哦，可以这么说。哎，你看过故事中的幽灵吗？"

"没有，那只是传说，我不相信有鬼。"

"鬼和幽灵不一样。"

"有这种事？"

"幽灵比较接近所谓的鬼魂。"

"哦，原来如此。"

"知道是谁的鬼魂吗？"

"就是中村青司嘛！还有他的太太。"

"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中村青司可能远活在角岛？"

"

年轻人诧异地眨巴着眼，说道："还活着？那个人不是已经死了，所以才会变成鬼魂吗？"

"也许没死。"岛田的口气非常认真，"比方说，有人看到十角馆有火光，说不定就是青司点的。与其说看见鬼魂，不如推测他还活着来得实际。又有人说汽艇在岛屿附近沉没，或许是那些钓客发现了青司而被灭口。"

"你这个人真有意思。"年轻人觉得可笑似的，笑着说，"你完全搞错了，先生。我亲眼看见汽艇翻覆的。"

"什么？"

"那天风浪很大，我正好在那附近，跟他们说那边钓不到什么鱼，劝他们不要去。可是他们不听，一定要出海。结果还没靠近岛，就被大浪打翻了船。老一辈的说是鬼魂作祟，其实那只是单纯的意外事件。你刚才说钓鱼的人被灭口，可是根本没有人死，汽艇上的人马上被救起来了。"

在旁倾听的江南，不禁迸出笑声。岛田没趣地嘟起嘴唇，说道："那就删掉汽艇的事吧！不过，我仍然觉得青司没有死。"

"他如果没死，好端端地住在岛上，那么食物的来源从何而来？"

"有汽艇呀！他可以躲在某个地方，偶尔到这边采购所需物品。"

"这个嘛——"年轻人歪着头思忖着。

"你觉得不可能？"

"很难说。如果夜里从丁崎背后上来，并不是不可能。那边几乎没有路过的人——可是船系在岸边，迟早会有人发现。"

"他可以把船藏起来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风浪不大，汽艇总可以畅行无阻吧？"

"对，像现在这种气候，船上装个引擎就能够到处去了。"

"唔。"满足地哼着，岛田很有劲地站起来，"谢谢，你帮了很大的忙。"

"是吗？——你真是个有趣的人。"

岛田向年轻人挥挥手，焕发地走向先前停在路边的车子。江南连忙追上，和他并肩走在一块儿。

"怎么样，江南，这不是一大收获吗？"这句"一大收获"意义何在……江南实在想不透，但是至少

不能否定青司生存的可能性。江南含糊地应答着，抬眼注视堤防左边笼罩在暮色中的大海。

不过——，他暗自思忖——那些家伙也真是的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跑到问题地点去。但愿他们平安无事……

黄昏深处，角岛的黑影在静默中逐渐淡去。

第 8 章

人的谈话声传入耳中——。

并不是很嘈杂的声音，也不是从近处传来。熟悉的声调，熟悉的颜色，背后持续响的水声——波浪吗？对，是波浪声……。

他逐渐由睡梦中被掬起。然后——睁眼的刹那，觉察自己僵着身子卧在充满尘埃味的床铺上。探手摸索到眼镜，仰躺着戴上。映入清晰视界中的，是一片惨白的天花板。他无力地叹息了。

——是十角馆——

太阳穴抽痛着，伴随而来的是片片不愿想起的记忆。思潮彻涌，历历光景不断浮现脑海。仿佛对待易碎品似的轻轻摇头，他下了床迟钝地换着衣服。走到窗口揭开紧系拴环的带子，取下挂钩，敞开内外两层窗户。

荒芜的草地，倾倒的松木，以及泼洒淡墨般低沉的天空……伸直颓然垂下的双手，勉强做了个深呼吸，换过胸中混浊的空气后，关上窗，拴好挂钩，并且绑紧系带，这才迈步走出厩间。

大厅里，谈话的是艾勒里和凡斯。阿嘉莎及爱伦坡也已经起身，在厨房里忙着。

"早，陆路，平安比什么都好。"艾勒里指着陆路斜后方，说话口气也不像开玩笑。

"嗯？"陆路回头一看，不禁愕然托起镜框细瞧：

[第二个受害者]

卡的房门与眼睛齐高处，和欧璐芝遇害时同样位置，贴着要命的塑胶板，遮住了卡的名牌。

"凶手真是说到做到，一点不含糊。"陆路倒退着离开门口，望向跷腿坐在椅上的艾勒里，"其余的塑胶板还在厨房抽屉吗？"

"对——你的意思是处理掉比较好？"艾勒里把已经摆在桌上的塑胶板，全部推向陆路。数一数，塑胶板共有六块。

"这....."

"你也看到了，「第二个被害者」的塑胶板还在这里，真是设想周到。凶手一定以为真的出人命后。我们当然会留意最初摆在桌上的这些塑胶板，所以另外多准备了同样的一份。

"接下来的事，不要告诉阿嘉莎——"艾勒里压低声音，向陆路招手。

"为什么不要告诉她？"

"如果让她知道，会使事情更难处理。这是她起床前发生的事，我和凡斯及爱伦坡三人商量后，决定暂时瞒着她。"

"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"

"你认为呢？"

"我....."

"是爱伦坡发现的。他下午起床后，洗脸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就瞥了一下里面的浴室。结果——"

"发现了什么吗？"

"对，浴缸里有只血淋淋的手。"

"什么？"陆路失声叫道，连忙掩住了口，"那是欧璐芝的……"

"不，不是欧璐芝的手。"

"那么是谁的……"

"卡的。卡的左手被切下来丢在那儿。"

"怎么……"

"今天早上我们睡得正熟时，凶手可能过来了。卡的房间没上锁，谁都可以潜进去切下尸体的手。只要多花点时间，连阿嘉莎也办得到。"

"手腕现在在那儿？"

"已经放回卡的床上。警察一时来不了，总不能一直丢在那里吧？"

"可是，为什么——"陆路按住抽痛的太阳穴。

"凶手为何这么做……"

"其中必有缘故。"

"又是「模仿」？可是....."

这时，阿嘉莎和爱伦坡走出厨房，开始整理餐桌。通心粉、乳酪面包、布丁、沙拉，还有汤——。

陆路坐在座位上看看表，已经将近三点。昨天只吃了一餐，照理说应该早已饥肠辘辘，如今却毫无食欲。

"陆路？有爱伦坡在旁监视着，放心吃吧！餐具也全都洗过了，不会有问题。你总不会认为爱伦坡和我是共犯吧？"阿嘉莎讽刺地说，并且稍微笑了笑，然而眼神流露些许不自然。可能是没睡好，脸上虽然化了淡淡的粧，依然掩饰不住满脸倦意。就连蔷薇色的口红，也比平常逊色许多。

2

吃过午餐，五人结伴走向蓝屋废墟。

昔日建坪达百坪的地面，覆盖厚厚的灰土与瓦

砾。环绕四周的深绿松树当中，混杂许多褐色枯木。沉重低垂的天空，阴郁晃动的海.....

一切都是那么的沉闷，令人忍不住想泼洒整桶白漆，抹去所有的晦暗与阴沉。废墟西边的断屋并不算高，可以看见丁畸一带。围绕建地的松林中间有段短短的小路，通往崖下岩区的狭窄混凝土台阶。

他们站在屋上，开始探寻接近岛屿的船只踪影。这时有个离群的人折回瓦砾堆中，是艾勒里。他踩着废墟，忽而踢踢散落的瓦砾，忽而蹲下四处摸索。

"你在干什么？艾勒里！"凡斯从断崖那头，大声问道。艾勒里笑着回答："找东西。"

"找什么东西？"

"昨晚不是说过了吗？可能有地下室。"

崖上的四人讶异地彼此对看，缓步走向蹲在瓦砾中的艾勒里这边。

"——咦？"艾勒里咕哝着，摸到一片一公尺平方的污黑板状物，"这个——有移动过的痕迹。"

那好像是烧毁的墙壁一部分，有些地方还残留着一点蓝色磁砖。正想用力拉动，不料轻轻一试就掀开了。

"找到了！"艾勒里高声欢呼。

墙板下面是个方形洞穴，开着漆黑的洞门。一段狭窄的混凝土台阶，伸向黑暗深处。无疑的，一定是没烧掉的蓝屋地下宅入口。艾勒里反方向放倒拉起的木板，掏出上衣口袋里事先准备好的手电筒，迫不及待地

便想踏入洞中。

"小心塌下去。"爱伦坡担心的声音扬起。

"我知道，没问——"回答突然中断，刹那间，艾勒里修长的身体晃了一下。哇——随着叫声，他的身体倒向黑暗中，仿佛被磁铁吸入似的，顿时不见踪影。

"艾勒里！"四人同声叫道。凡斯一个箭步，就想随艾勒里后头追去。

"等等，凡斯，跳下去太危险了。"爱伦坡匆匆制止。

"可是，爱伦坡....."

"我先下去。"爱伦坡抛掉夹在指间的香烟，从夹克口袋摸出小型钢笔式手电筒，小心翼翼地步下台阶，"艾勒里！"一面朝黑暗中叫喊，一面强弯身

子踩下第二级台阶。在这儿，他突然站定不动，"这里——拉了根天蚕丝线，艾勒里八成是在这儿绊倒的。"

陷阱正好设在人的小腿等高处，除非凝神细看，否则不容易发现左右墙壁管路间，绑了根细而坚韧的丝线。爱伦坡谨慎地跨过陷阱，稍微加快动作。下头的黑暗里，亮着艾勒里手电筒微黄的光圈。

"凡斯，陆路，下来吧！小心那根丝线。——艾勒里，你在那里？"

台阶底下，艾勒里摔倒在那儿。爱伦坡捡起掉在地上的手电筒，照着随后下来的二人脚边，又问："喂，艾勒里，没事吧？"

蹲坐在混凝土地的艾勒里断断续续地答着不要紧，随即抱住右足踝呻吟不已："脚好像受伤了....."

"有没有撞到头？"

"——不知道。"

不久，凡斯和陆路下来了。

"帮个忙。"爱伦坡说着，拉起艾勒里的手搭在自己肩头。

"等一下，爱伦坡。"艾勒里喘着气说道，"我没关系——先查查地下室的情形。"

陆路从爱伦坡手中接过神电筒，环照整个空间。

地下室约十张榻榻米大，周围墙壁及天花板都是剥落的混凝土，露出几条肮脏的管子。里头只有一具庞大的自用发电机，此外不见任何显眼的东西。木板片、罐子、水桶、破布……之类的杂物，凌乱地散放一地。

"就是这样，没有别的了，艾勒里。"

"什么也没有？"在爱伦坡与凡斯扶持下，艾勒里撑着站起身子，目光追逐手电筒的光线，喃喃低语着，良久才挥去失望，逐渐平复心情。

"怎么会什么都没有？陆路，仔细看看地板。"

陆路依言，再照了一次地下室所有地面："啊……这……"

从四人站立的台阶口附近。画个半径不及两公尺的圆弧——这个范围以内，没有掉落任何散乱的杂物。更奇怪的是，圆弧内连应有的积灰与尘埃也几乎看不见。

"怎么样？是不是太不自然了？显然有清扫过

的痕迹。” 艾勒里苍白的脸上，浮现不合时宜的微笑，“一定有人在这儿活动。”

3

“不怎么严重。头也没撞到……”爱伦坡边为艾勒里的右脚疗伤，边说道，“只是轻微的挫伤和擦伤，冷敷一个晚上就没事了。算你这小子走运，倒楣的早就一命呜呼喽！”

“大概是紧要关头护住了头。”艾勒里咬着嘴唇，又说，“我真差劲，太轻率了。应该反省，怎么会轻易落入对方的圈套？”

这时，五人已经回到十角馆大厅。艾勒里靠着墙，伤脚轻放地板上接受爱伦坡的治疗。其他三人也没坐下，不安地看着他们。

“大厅的门最好用绳子从里面绑住，尤其是日落以后，大家绝对不要出去，因为有人要我们的命。”

"艾勒里，我实在不敢相信。"从蓝屋遗迹回来的路上，听艾勒里提起中村青司就是凶手时，阿嘉莎不禁混乱。"中村青司还活着，真的有这种事....."

"刚才在地下室发生的事，不就是证据吗？至少可以确定，最近的确有人躲在那儿。这个人料准了我们终究会发现地下室，所以在台阶口设下陷阱。如果运气不好，我现在已经成为「第三个受害者」了。"

"好。行了，艾勒里。"扎好绷带，爱伦坡拍拍艾勒里的大腿，"今天晚上不要到处走动。"

"谢了，医生——咦，你上那儿去？"

"我得先确定一件事。"爱伦坡越过大厅，消失在往玄关的门边。不到一分钟，又回到大厅说道，"果然不出所料。"

"怎么了？"

"刚才那根天蚕丝是我的。"

"你的？怎么说....."

"是钓鱼线。我们来到那天，我把钓具箱放在玄关大厅。刚刚去检查的结果。里头最粗那卷渔线

不见了。"

"原来如此。"艾勒里直起左膝，双手抱住，继而说道，"玄关大门不能上锁，无论青司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，偷走钓线当然不成问题。"

"可是，艾勒里。"爱伦坡坐在椅子上，点了根香烟，"你能断定青司还活着，而且是凶手？"

"大夫反对？"

"虽然不是全无可能.....但是这样就断定凶手是外来者未免过于危险，我有异议。"

"哦？"艾勒里倚着墙，抬头注视爱伦坡，"看来爱伦坡先生希望是我们当中的人干的。"

"我不愿这么想，但我觉得这方面疑点较强。所以艾勒里，我提议调查所有的房间。"

"检查行李？"

"对。凶手应该还有一份塑胶板、欧璐芝被切掉的手、某些刀刃，说不定还可找到剩下的毒药。"

"嗯，这个意见很好。不过，爱伦坡，如果你是凶手，会把那些获罪的证物放在自己房间吗？换成我，早就藏到其他安全的地方去了。"

"可是，查一下无妨……"

"爱伦坡。"这时，凡斯开口了，"这样不是比较危险吗？"

"什么危险？"

"我是说——假如凶手在我们五人当中，不也一起检查房间吗？这样一来，岂不公然为凶手制造进入别人房间的机会？"

"凡斯说得有理。"阿嘉莎附和道，"谁也不准进我的房间。万一当我们忙着检查房间时，凶手暗中把物证藏到别人房里，或者设下什么陷阱……"

"陆路，你觉得呢？"爱伦坡皱着眉头发问。

"我只觉得——这座十角馆本身很惹人厌……"

"陆路垂脸，缓缓摇着头，"上次不晓得谁说过，看着墙壁眼睛很不舒服。不只是眼睛——我觉得连头脑都不清楚了……"

"要盐吗？你刚刚摆到那边去了。"凡斯很客气地向正在尝汤的味道，拿着小汤匙东张西望的阿嘉莎轻声说道。

"你倒看得很仔细。"阿嘉莎回过头，眼睛瞪得圆鼓鼓的，"真是个尽职的监视人。"她冷冷地讽刺着，但是声音并不带霸气。几番折腾，眼周已经浮现明显的黑圈。

这里是十角馆的厨房。

在大厅移来的油灯微光映照下，阿嘉莎忙着准备晚餐，在旁边的是负责监视的凡斯。其他二人坐在大厅那头不时从敞开的门窥探动静。好像有意借工作把脑中所想全部驱逐出境似的，阿嘉莎显得格外忙碌。然而心不在焉的结果，使她手忙脚乱，一再出错。

"糖在这儿，阿嘉莎。"没多久，凡斯又说。阿嘉莎身子一震，横眉竖目地瞪着凡斯。

"你不要太过分！"她两手拢起扎着头巾的头发，尖着嗓子叫道，"要是不敢吃我弄的东西，你们大可去吃罐头或其他东西！"

"阿嘉莎，别误会……"

"我受够了！"阿嘉莎拿起小盘子，向凡斯丢过去。盘子掠过凡斯的手臂，摔破在后头的电冰箱旁边。大厅里的三人听到声响，惊愕地跑了过来。

"我不是凶手，我最明白！"阿嘉莎紧握双拳，身子激烈地左右摇晃，同时大声喊叫着，"凶手是我们其中的一个，为什么单单监视我？我绝对不是凶手！"

"阿嘉莎！"艾勒里和爱伦坡异口同声叫道。

"这算什么？派人这样监视我，如果有人吃饭死了，是不是又要怪到我头上！你们全拿我当凶手！"

"阿嘉莎，冷静点。"爱伦坡喝道，并且上前一步，"没有人这样想，你先静下来。"

"别靠近我！"阿嘉莎瞪着眼珠子，畏惧地倒退，"不要过来——我知道，你们串通好了。你们四个人共谋，杀了欧璐芝和卡，现在轮到我了？"

"阿里莎，镇定一点。"

"那.....那么希望我是凶手，我就成全你们吧！当了「杀人凶手」，就不会成为被害人了——啊，可怜的欧璐芝.....可怜的卡.....。对，我是凶手，

迟早会杀了你们的！"

四人好不容易才把完全失去理智，手脚乱舞的阿嘉莎制住，连拖带拉地来到大厅，勉强她坐在椅子上。

"我不要，我不要....."阿嘉莎虚脱似的垂下肩膀，空洞的眼睛瞟着半空。不一会见，突然趴在桌上，全身发抖，"我要回家，求求你们.....我好累，让我回去....."

"阿嘉莎？"

".....我要回去，我可以游泳回去....."

"阿嘉莎，镇定点，深呼吸。"爱伦坡厚实的手掌抚在她背后，安慰道，"听着，阿嘉莎。没有人认为你是凶手，也没有人会杀你....."

阿嘉莎好像小孩子闹别扭似的，伏在桌上摇头。一再呓语般反覆说着要回家，不久转为虚弱的啜泣声。经过良久，她突地抬起头，以沙哑而平板的声音说："我要去准备晚饭了。"

"没关系，回头有人会做，你休息吧！"

"不要！"阿嘉莎甩开爱伦坡的手，"我不是凶手....."

用餐时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。无可否认地，一开口必定提到命案。他们的沉默显然是一种逃避现实，或许也含有不愿再度刺激阿嘉莎的体贴。当然，谁也不希望呈半失心状态的唯一女性精神恍惚，甚至发生意外。

"待会儿我们来收拾，阿嘉莎，你去休息吧！"爱伦坡柔和的声音在耳边扬起。阿嘉莎燃起一向不在人前抽的烟，茫然凝视飘动的烟气，一张毫然表情的脸愣愣向着爱伦坡。

"如果睡不着，我有药。没骗你，服了比较好睡。"

瞬间，她的眼中闪过一丝警戒神色。"药？——我不要！"

"别担心，只是普通的安眠药。"

"我不要！绝对不要！"

"我明白了。那么，这样吧。看着，阿嘉莎。"爱伦坡从挂在椅子上的布包里拿出小药瓶，倒出两颗掰色药片放在手中。然后把两颗药掰开，其中两个半颗递给阿嘉莎，"现在我在你面前服下这两个半颗，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？"

阿嘉莎默默盯着手中药片考虑再三，这才点了头。

"好，乖孩子。"爱伦坡络腮胡底下浮现笨拙的笑容，一口吞服手中所剩的药片："瞧，没事吧？该你了，阿嘉莎。"

"——我还是睡不着……"

"这也难怪，你太紧张了。"

"今天早上也是——卡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作响……好不容易要睡着了，隔壁卡的房间又传来奇怪的声音……"

"我知道。服了药以后，今晚就能好好睡一觉了。"

"真的？"

"嗯，马上就会觉得困。"

阿里莎终于把药含在口中，闭着眼睛吞下去："谢谢……"她以毫无生气的眼神向爱伦坡微微一笑。

"去睡吧，阿嘉莎，记得关好门窗。"

"——嗯。谢谢你，爱伦坡。"

目送阿嘉莎身影消失后，四人不禁松了一口气。

"很有名医的架势，爱伦坡，将来你一定是个

好医生。"摇晃夹在指间的香烟，艾勒里轻笑着，"受不了，连阿嘉莎女王都几乎崩溃。到了明天，我们当中不晓得又有谁要出毛病了。"

"够了，艾勒里，别开玩笑。"

"就是得开开玩笑。"艾勒里耸耸肩膀，"如果凡事太严肃，连我都会发疯。别忘了，我今天也差点没命哩！"

"假如那是你自己唱的独角戏呢？"

"什么？——算了，跟你计较也没用。要是这样，当然我也可以说阿嘉莎的演技不错。"

"倘若凶手是自己人，任何人都有嫌疑。"凡斯咬着指甲，说道，"只有自己才能确信自己不是凶手——总而言之，自己的性命自己保护。"

"唉.....这到底是为什么？"陆路摘下眼镜丢在桌上，痛苦地抱着头。

"喂，该不会连你也要歇斯底里了吧？"

"我没那种精力，艾勒里——凶手究竟为什么掀起这一连串疯狂的事？不管是我们其中的一个，或是中村青司.....到底动机何在？"瞪着小圆眼睛的陆路，脸上充满悲怆。

"动机——"艾勒里低喃着。

"应该才对。"

"我反对青司就是凶手的说法。"凡斯愠怒地说道。

"青司没死全是艾勒里的想象，不能采信。假设那是事实，正如陆路所说，他为什么要杀我们？太不合理了。"

"青司....."每次听到有人提起这个名字，陆路心中总会涌起一股奇妙的不安。自从昨天艾勒里说"他"还活着以来，始终有这种感觉。注视桌上映着油灯火光的眼镜镜片，努力地设法从心底挖出一点什么——是记忆吧？；然而左思右想，总是不能成功。其中，似乎还掺杂者一丝更新的记忆，这一切的一切，使他有种无可奈何的焦急与烦躁。

——到底是什么？陆路心中反覆自问。新的记忆是抵达岛屿之后产生，这一点倒是不会错。可能自己在无意识中从某处见到了什么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.....。

起床时就有的头痛否持续到现在。别想了，今天先睡个好觉再说，陆路思忖着，于是说："爱伦

坡学长，给我一颗药好吗？”

“哦，好。才过七点——你想睡了？”

“嗯，头痛得很……”

“那么，我也要睡了。”整瓶药交给陆路，爱伦坡叼着烟摇晃地站起来。

“刚才吃的药开始生效了。”

“爱伦坡，我也要。”凡斯慢慢从椅子上立起身于，说道。

“好，一颗就够了，药效很强的——艾勒里，你要不要？”

“不必，我睡得着。”

——不久，桌灯熄了，黑暗降临十角形大厅。

第9章

“我真的可以一起去？”在从O市开往龟川的车上，江南叮咛似的问着。握着方向盘的岛田正视前方，

点了两三次头说："没关系，反正你认识千织，而且是这次怪信事件的被害人。要是什么都不让你知道，也太不够意思了。"

"嗯，说的也是……"然而，守须恭一前一天的忠告依旧盘据在心。在纯粹自身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主动地干涉别人的隐私，这样做是不是不道德……？

岛田表示自己和红次郎的交情不浅，并非江南和守须所能想象，倒是守须的想法及态度未免过于拘谨。

江南可以了解岛田的心情，对于守须一反常态的言行，自己也很难接受。想想还真奇怪，起初兴致勃勃参加推理游戏的守须，为何突然以不道德为由而改变态度？可是话虽如此，在走访红次郎不过数日的今天再度登门探询，心里总有股强烈的抗拒与内疚感。

"如果你那么在意，江南，就当这几天来我们已经结为知己，你是被我硬拉着一起来的不就得了。"聆听岛田煞有介事地说着，江南暗自好笑，心想这人还真是有趣。

这个男人不仅拥有旺盛的好奇心，更具备超人一等的敏锐观察力与洞察力。至于守须前晚提示的青司生存说——他恐怕老早就想到了。

守须和岛田间决定性的差异在于——守须是含有某种意味的保守派现实主义者；相反的，岛田则是梦幻少年式的浪漫主义者。经由深感兴趣的现实事件，促使他发挥奔放的想像力而引导出某种可能性，然后又将此可能性升华为一种梦想。对他来说，由此产生的梦想是否与真相吻合，或许已经不是本质上的问题……。

车子在干道转弯，穿越熟悉的街道。

风从半开的车窗吹入，夹带着温泉区独特的气味。尽管有人以“腐败的蛋味”形容，江南都不讨厌这种硫化氢元素所含的臭气。

到达红次郎家，已经过了下午三点。

岛田说，红次郎任教的高中已经开始放春假，即使遇上返校日，今天是周末应该早已回家，而且也平常很少外出。江南问起事先是否打电话告知拜访之事，岛田表示：“阿红喜欢不速之客，很奇怪吧？不过，当然得看来者是何人。”说着，眨巴眼

睛笑了起来。

据说由吉川诚——手照料的院子里，繁花怒放一如往昔。缀满硕大白色营苞的樱枝，争相伸向屋顶两侧。走过石板路，脆弱的珍珠花掉落一地小花瓣。

岛田按了门铃，马上有人应门。

"是岛田吗？还有——你叫江南对吧？"红次郎今天穿了黑长裤和同色黑条纹衬衫，并且套上一件咖啡花纹毛衣，显得额外潇洒。他见到江南似乎不觉意外，带领两人走进屋内。

岛田一进去，便坐在阳台边的藤椅上。江南则等红次郎招呼后，才并肩沉坐沙发一隅。

"今天找我，有何贵干？"红次郎一面冲泡红茶，一面问道。

"来问一点事。"岛田将摇椅向前倾，两肘靠在膝上，"我先问你，阿红，你前天上那儿去了？"

"前天？"红次郎不解地看着岛田。

"学校放假了，这阵子我天天在家。"

"是吗？前天——二十七日晚上，我们到这儿找你，可是没人应门。"

"真不好意思，这两天赶着写一篇论文，所以暂时谢绝电话及访客。"

"太差劲了，简直不够朋友。"

"抱歉，早知道是你，一定开门。"红次郎递上两杯红茶，在江南对面的沙发坐下。"你想问些什么？江南陪你一道来，八成又是关于那封怪信的事？"

"对，不过今天的目的稍有不同。"岛田吸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"是想多打听一点千织的事。"

红次郎端着杯子的手，突地停在嘴边。"千织的事？"

"阿红，我的问题很唐突，如果不谅解大可打我。"说完，岛田单刀直入地问道，"千织是不是你的女儿？"

"胡说，那有这种事。"红次郎不假思索，马上否认。然而，江南觉察他的脸上瞬间失去血色。

"不是吗？"

"当然。"

"唔——"岛田从藤椅上站起，坐到江南旁边。然后盯着怅然交叠双手的红次郎，又问，"我知道"

问这种无礼的问题，你一定会生气。可是，阿红，我只是想确定一下，千织是不是你和和枝生的孩子？"

"开玩笑也该有个程度。无凭无据，你怎能空口说白话？"

"的确没有证据。不过，各种状况使我不得不这么推测。"

"别说了。"

"前天，我和江南走了一趟安心院，见到失踪园丁吉川的妻子。"

"那又为什么....."

"由于怪信的触发，使我觉得应该针对去年的角岛事件，做一番调查。我们所得的答案是中村青司没死，他就是那件命案的凶手。"

"胡说八道，我哥哥死了，我亲眼看到他的尸体。"

"焦黑的尸体，是吧？"

"这....."

"那是吉川诚一的尸体。青司是唯一凶手，他杀害和枝和北村夫妻后，以吉川当做替身活活烧死，

自己却活了下来。"

"你的想象力还是那么丰富。光凭想像，就把我和大嫂扯在一块儿了？"

"正是如此。"岛田毫不畏怯，继续说，"假定青司是凶手，那么，究竟什么缘故，逼使他陷入那种精神状态呢？阿红，你曾经说过，令兄虽然热爱和枝，却是一种不寻常的爱法。他正值英年便隐居岛上，就是想把和枝留在自己身边，也就是把'她'软禁岛上。他能狠心杀害心爱的妻子，动机只有一个，就是嫉妒。"

"你非以嫉妒为名，丑化我和大嫂的关系？"

"从吉川妻子那边听来，青司好像不怎么疼爱自己的女儿。他既然热爱和枝，不可能不疼两人爱情的结晶，更何况是人见人爱的娇娇女千织.....太矛盾了。这不就证明青司怀疑自己不是女儿的亲生父亲？"

"我哥哥是个怪人。"

"但是，他是个爱妻子的人。他之所以不疼爱妻子生的女儿，其中必定有缘故。倘若我的假设成立，那么千织的亲生父亲是谁？若干状况暗示那个

人就是你，阿红。幽禁岛上的和枝夫人，有可能和地接触的年轻男人，干织诞生前后你们兄弟的感情恶化....."

"不像话！——够了吧，岛田？我只能否定，那些都不是事实。"红次郎生气地拿掉玳瑁边眼镜，"我说过好几次，大哥死了，绝不可能还活着——我和那件命案毫无瓜葛。"他的语气虽然坚定，眼睛却不敢正视岛田。无可掩饰地，搁在膝上的手一直微微发抖。

"那么，阿红，再问一件事。"岛田开口说道，"去年九月十九日、蓝屋失火的前一天，记得吗？平常很少喝酒的你，那天晚上突然打电话约我出去喝酒——那时，我们一连光顾好几家店，你喝得烂醉。依我看，你根本是借酒消愁。"

"那——又怎么样？"

"烂醉如泥的结果，你开始哭了。记得吗？然后我送你回家，两人在沙发上睡了一夜。当时你一面哭，一面喃喃反覆着，和枝，原谅我，原谅我....."

"那又如何....."红次郎的脸色骤然大变。岛田

接着说："当时我也喝得差不多，所以没有进一步去想。案发后，因为正好有事缠身，无法深思那夜的事。但是，现在重新思索——"岛田深深叹口大气，"十九日晚上，你已经知道角岛的事，对不对？"

"我怎么……"红次郎的头低得不能再低，"——我怎么会知道？"

"凶手青司告诉你的。"岛田锐利的眼光审视红次郎，"和枝的尸体缺了左手腕，是青司切下来的。阿红，他是不是把切下的手腕送到你这儿来了？十九日收到手腕后，你担心发生丑闻，所以不敢报警。为了抒发内心的冲击，只好喝酒……"

"我……我……"

"至于你和和枝的关系及详情，我不知道也不想问。即使青司因此发狂，谁也没有权利责备你。只不过——十九日那天，如果你及时报警，或许能免除北村夫妻和吉川的死。你那天的沉默，毕竟也是一种罪孽吧？"

"罪孽——"蓦地，红次郎站了起来。

"阿红？"

"好了，这就够了。"说着，红次郎将脸移开岛田的视线，以沮丧而迟钝的步伐踱向阳台，"那——"他指着院子里的紫藤架，说道，"那是千织出世那年种的。"

2

江南可能还没有回来，屋里并未开灯。看看手表，晚上十点十分。该不会已经睡了……把摩托车停在公寓附近，守须恭一走进马路对面一家咖啡屋。

这家咖啡屋营业到午夜十二点，平常这个时候多半挤满住宿附近的学生。可能受到春假的影响，店中客人稀稀落落。在靠窗的座位坐下，守须点了杯咖啡。很快地，厚实的杯子盛满香浓可口的混合咖啡送上桌来。

喝着咖啡，守须心想喝完这杯就该走了，并不是非见面不可，回头打通电话也可以。

——那家伙应该改不了三分钟热度的毛病，

现在恐怕已经厌倦侦探游戏了吧——叼着烟，守须暗自思忖。

最初，煽起江南好奇心的是那封信。死者的来信——的确，仅仅如此便已足够刺激他的心。况且又同时得知研究社那些人同赴角岛，当然更加使他蠢蠢欲动。所以才会专程到别府拜访红次郎，并且找自己商量……但使江南的个性，热度升到这儿就差不多该减退了，难道……。

脑海里浮现岛田洁的脸庞。

那是个头脑灵活的人，绝对不是单纯的好奇心。无论如何，守须仍然无法接受他那种不像成人的探索心。对怪信发生兴趣是意料中事，因而探查去年那件命案也无可厚非。对推理小说迷来说，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。然而……。

对于自己建议走访吉川诚一之妻这件事，如今想来，依然懊悔不已。当时是怎么了，没有慎重考虑就脱口而出。乍见陌生人来访，针对背负杀人犯污名的失踪丈夫问长问短，吉川政子当时的心情又是如何？……。

听了两人的报告后，守须提出自拟的青司生存

说——其实，自己几乎不相信这种说法的可能性。所有的看法只是为了替这个畸形的推理侦探游戏打上休止符，所做的一种假设而已。不料提到动机时，岛田开始谈起和枝夫人和红次郎的关系，终于怀疑千织可能是红次郎的女儿。并且表示，打算找红次郎证实这一点……。

烟刺痛了喉咙，守须难受地啜饮着咖啡。

大约经过二十分钟，正想离开时，有辆车子停在江南的公寓门口。瞥见下车的人影，守须连忙起身。

"江南！"他走出店门叫喊着，江南立刻挥手说道："果然是你，我就觉得那辆摩托车好眼熟。我们公寓里头，没人骑二五零越野摩托车。"

停在路边沾了点污泥的摩托车，正是山叶 XT 二五零——。

"你特地来找我？"

"不，路过这儿。"守须答着，拍拍挽在臂上的背包，然后努努下巴朝向绑在机车后架的画具袋，"今天也去了国东，现在正要回去。"

"画得怎么样？"

"明天大概可以画好，完成后再请你来看。"

"嗨，守须。"岛田下了驾驶座，一见守须使笑着打招呼。守须声音有点不自然，说道："今晚——今天上那儿去了？"

"哦，到阿红——不，到别府兜风。唔，我和江南很投缘。今晚想到他屋里喝一杯……"

在江南邀请下，岛田和守须一起进屋。七手八脚地收拾好凌乱的被褥，江南拿出摺叠式小桌子，开始准备威士忌酒。

"守须，你喝不喝？"

"不了，我骑摩托车。"

岛田一进来就站在书架前，逐一审视成列的书名。守须盯着江南把冰块放入杯中的手，说道："那件事怎么样了？"

"哦……"江南回答的声音透着诧异与踌躇。

"昨天到 S 区去了一趟，只是看看角岛，并且听到一些奇怪的鬼故事而已。"

"鬼？"

"还不是青司的鬼魂出现之类的普通传说。"

"哦——那么，今天不只是兜风喽？"

江南困窘地撇着嘴唇："其实……"

"你们果然去找红次郎了？"

"——是的，很抱歉没听你的忠告。"停下放冰块的手，江南低头说道。守须偏着头，探视他的表情，问了声："结果呢？"

"去年那件命案，差不多都明白了。红次郎告诉我们的——岛田？酒好了。"

"你是说，已经水落石出了？"守须有些讶异，连忙追问。

江南支吾一声，喝下杯中加了冰块的酒："到底是……总之，那是青司谋画的'强迫殉死案'。"于是，江南开始叙述。

3

"那是千织出世那年种的。"红次郎的声音颤抖着。

"紫藤……？"岛田迸出声音，"那又怎么样……"

说着，他恍然大悟地点点头。看见江南疑惑的表情，便解释道，“江南，就是‘源氏物语’的故事。”

“‘源氏’？”

“嗯。——没错吧？阿红。——光源氏深深爱慕父亲的妻子藤壶，成年后终于成为一夜夫妻，藤壶因而怀了身孕。此后，二人继续欺瞒丈夫及父亲……”

无疑的，红次郎将兄嫂和枝视为藤壶的化身。而罪孽之子——千织的诞生，促使近在眼前的恋人同时远在天边，在这种矛盾心理下，他在自家庭院栽下了紫藤。藤壶一辈子忘不了自己和源氏所犯的罪，更不能原谅自己。同样地，红次郎的恋人有如藤壶……。

江南总觉得仿佛触摸了不可碰触之物，心底微微一颤，不禁缩起身子。

“——果然不出所料。”岛田轻轻从沙发站起，走到红次郎背后问道，“青司注意到你们了？”

“我想——他只是怀疑。”红次郎依旧面向庭院，答道，“他半信半疑，拚命想要否定这件事……大哥是个绝顶优秀的才子，然而站在‘人’的立场，却是

个有缺陷的男人。他深爱大嫂，而这种爱，该怎么说呢——已经成为疯狂的独占欲，只会无止境地要求对方的爱情。大哥本身，恐怕也很了解这一点。对她来说，自己绝对不是个好丈夫。因此——他一直怀疑大嫂。对于千织，可能也怀有类似恐惧的感情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又想相信千织是自己的孩子——相信的程度只有一半……这一半感情成为二十年来他与妻子之间的牵系，也是勉强保持心理平衡的唯一依据。可是——千织死了。两人之间唯一的牵系，既担忧又相信的女儿死了……。于是，大哥陷入完全的怀疑中。妻子不爱自己，却爱别人——此人很可能是自己的亲兄弟。这是真的吗？他苦恼、痛苦，乃至于疯狂……最后，大哥终于亲手结束了她的生命。”

红次郎始终动也不动地背对二人，凝神注视紫藤架上的初生嫩叶：“角岛的命案、是大哥策划的强迫殉死。”

“强迫殉死？”

“是的。那天——九月十九日下午，岛田，正如你所说，我的确收到大哥寄来的包里。里面是只

血淋淋的左手腕，密封在塑胶袋里。我知道套在无名指上的戒指主人是谁，立刻了解事态严重……我马上打电话到蓝屋，大哥迫不及待似的接了电话。他以分不出是哭是笑的声音说：和枝是我的，我要带着北村夫妇和吉川一起死，为我和和枝的新旅程饯行……大哥完全疯了，不理睬我讲的话，叫着地狱在等我了，就挂断了电话。大哥——早就死了。物理上有可能虽死犹生，但是那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大哥身上，他不是因为杀了大嫂而死，反是因为自己已经活不下去，所以才把她一起带走。”

“但是，阿红……”

“岛田，还有江南——中村青司已经死了，自杀死的。在他杀害大嫂到自杀身亡的几天时间，并不是为了把她的手寄给我，向我复仇，或是为了看到我悲伤痛苦。事实上——他多活那几天，只是为了抱紧始终无法得到的妻子的身体。”说到这里，红次郎住口不言。不知是否心理作用，他的背影似乎略显缩小，而且比刚刚苍老许多。木然凝视院中紫藤的他，如今眼中看见了什么？江南暗自想着：是自己深爱，却命丧黄泉的恋人身影？疯狂杀人的

兄长脸庞？或是意外猝死的女儿面容.....？

不错，正如岛田所指，红次郎才是已故千织的父亲。那么——真正怨恨那些使她步上死亡之路的学生们的神秘人物，当然是.....。

"阿红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可以吗？"岛田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默，"收到的和枝夫人手腕怎么处理？现在在那儿？"

红次郎一言不发。

"阿红....."

"我明白，你只是想知道真相，并不会去报警对不对？我明白，岛田——"说着，红次郎手指院中紫藤架，"在那儿，那棵树下，她的手长眠在那儿....."

"我想你说的对，守须。"江南把不知是第几杯的酒一饮而尽，接着才慢慢说道，"虽然对岛田有点过意不去，但我还是觉得好像做错了什么事，心里很不舒服。"

守须不答腔，默默吸着烟。

"红次郎肯定中村青司已经死了，我想这应该

是事实。最后，只剩下那封信了。"

"关于吉川诚一的行踪，你有什么看法？"包含自问的意味，守须问道。

"对这件事，岛田也一直耿耿于怀。既然找不到尸体，想必是坠崖后被潮水冲走或其他什么原因吧！"江南答着，横眼窥视靠墙而坐的岛田。不知是否听到二人谈话，岛田一手持杯，摊开从书架拿下来的一本书，聚精会神地看着。

"总而言之。"江南两手轻拍被酒精晕红了的脸颊，"侦探游戏到此告一段落，等下周二他们回来后，就可以揭晓那封信是谁寄的了....."

第 10 章

整晚恶梦缠身，虽然梦得迷迷糊糊，而无边梦魔仍排山倒海般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被踢掉的毛毯掉落床下，衬衫又绉又乱——昨晚没换睡衣就睡了一

一脏污的全身汗水淋漓，湿黏难受。煎熬痛苦的漫漫长夜，折腾得人口干唇裂，疼痛欲绝。

勉强撑起上半身，交叠双手环抱自己的身体，陆路向左右缓缓晃着昏沉沉的脑袋。头痛稍微缓和了点，替代而来的是脑子里麻痹般的模糊。意识完全迷失在薄雾里，自己彷彿置身在遥远的地方，飘荡虚空，没有一点踏实感。

窗缝中泄入的微光，宣告夜晚已经结束。

陆路伸直双臂，捡起毛毯放在膝上。一片蒙胧的脑海，落下方形银幕。四个角落宛如曝光的底片般漆黑而模糊，越近中央越发白亮。画面中出现了四天前初抵此岛的伙伴面庞，次第放大又放大……。

艾勒里、爱伦坡、卡、凡斯、阿嘉莎，以及欧璐芝。大家——连自己在内一共七人，都各自享受此次冒险旅行。至少，陆路这么觉得。无人岛这种充满解放感、毫无拘束的环境，对昔日命案的好奇心，还有那茫然的刺激感……原以为即使出点意外或小麻烦，反而是旅行中的一种良性刺激，一周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，谁知道……。

——稀疏的短发，过宽的薄眉下眨着四处张

望的大眼睛，满是雀斑的潮红脸颊……那张脸突然胀成紫色，颤栗、扯曲——然后松弛下来。缠绕在粗短脖间的细绳子，化为黑色毒蛇蠕动着。

啊！欧璐芝，欧璐芝，欧璐芝……陆路握紧双拳敲打脑袋，不愿再回想任何事。可是——某个不一样的场所，不一样的意念，促使放影机继续回转。画面持续着，总是不肯消失。

——噉起嘴唇，满脸诡异笑容，突出的下巴，凹陷的眼睛……这是卡。魁梧的身体由于剧烈痛苦而扭曲，摇晃的桌子，倾倒的椅子，讨厌的呕吐物滴落声，连那股特殊的气味也都复苏。

"为什么……"他低声轻喃着，"到底为什么……"

——艾勒里掉进地下室黑阶中的身体，爱伦坡严厉的声音，凡斯苍白的脸，阿嘉莎神经质的动作……。

幸免于难的伙伴当中，隐藏着杀人凶手。不，或许有第三者藏匿岛上。虽然艾勒里极其认真地表示中村青司没有死，但是那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为何要将我们置于死地？

脑际的银幕映出黑色人影，轮廓并不清楚，渗

水般的模糊黑影不规则地缓缓摇动。

——中村青司，十角馆的主人，去年九月焚烧蓝屋自杀身亡的男人。如果他还活着，就是那件命案的凶手。

——中村青司……中村……中村……陆路动了一下肩膀。

——中村？这时，黑影开始成形。半睡眠状态中，不鲜明的意识逐渐拾掇记忆的丝络。不久，黑影成为一位娇小白皙的女郎身影。

——不会吧，怎么可能……是否还在梦中？那个——中村千织居然是中村青司的女儿，真的会有这种事？陆路又举拳敲头。

——夜街、杂沓、冷风、迎新会、杯影、冰音、酒气、叫声、喧哗、陶醉、狂态，以及……乐极生悲、紧张、狼狈、刺耳的救护车声、旋转的锐利红光……。

"不可能有这种事。"他喉间微微迸出声音，企图打消耳中逐渐高涨不安的喧哗声，可是——。

那些声音非但没有平静，反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激昂。严重的不安与焦躁无情地侵袭而来，全身

再度渗出脂汗。象征一切的旋转红光、动人心脾的惨叫，无可保留地震撼他的神经，然后……以指甲抓着头发，正想呐喊出心中郁闷时，脑中蓦地浮现截然不同的画面，声光完全消失无踪。

——是什么？好像是别人的事，陆路感觉到。

——是海，听得到水声，就在近处，沙沙摇晃的水面。波浪拍击黑色岩脉，留下一道白线又消退……。

——那是昨天。陆路掀开膝上的毛毯，心中那个部分彷彿拉下厚帷幕，恐怖感顿时消失。

——那是昨天看到的光景。大家站在蓝屋遗迹旁边的断崖，专注地采寻船只踪影。当时俯瞰下方，崖下的岩区……对了，前天和艾勒里结伴到那下面探查。的确，那时也……好像有什么附身似的。

明知自己意识尚未完全清醒，单独出去非常危险——这个念头闪过脑际，随即沉落在雾般蒙胧的内心深处。于是，陆路摇晃地从床上站起。

阿嘉莎将门开了一道小缝，窥视大厅的情况。没有人，好像还没人起床。由于安眠药的作用，

昨晚一上床很快就睡着了。直到刚刚睁开眼睛，整夜睡得很沉，也不觉得做过梦。在目前这种状况中，难得会有如此充足的睡眠。身体的疲劳大半恢复，紧绷的神经也稍微缓和。

——这都得感谢爱伦坡。阿嘉莎悄悄走出大厅。沿着墙壁慢慢来到盥洗室门口，留心观察四周，倾听八方动静。即使在晨光中，十角形大厅依然呈现奇妙的歪曲。目光只能捕捉白壁间微妙的阴影，无法仔细观察。似乎还是没人起床。唯有永无休止的波浪声，不断传入耳中……。

走进盥洗室，半掩着门。同时，没忘了确定里面的浴室及厕所的确没有危险。面向洗脸槽，望着镜子。微暗中，看到自己穿着白洋装的身影。眼周的黑眼圈消退了一点，比起初抵岛上时，显然憔悴许多。镜中人脸上毫无血色，一头干涩的头发垂在肩头。这张难看的脸，真的是我自己吗？梳理着头发，阿嘉莎深深叹了一口气。想起昨夜自己的丑态，不禁再度唏嘘。

她经常希望自己永保美貌，容光焕发。永远——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。从前一直以为自己办得到，

并且引以为傲。但是，洗过脸再次审视自己的容貌——实在称不上美丽，更谈不上容光焕发……无可奈何的情绪涌上心头。

——只能靠亮丽的化妆来补救……打开装着化妆品的小包，阿嘉莎思忖着。异常的事件、异常的状况、异常的立场——在一连串逼人发狂的异常中，这是她仅有的安慰。

——今天不擦玫瑰色口红，改成红色……如今在这岛上，不必担心别人的注目。她唯一在意的，只是镜中的自己。

2

凡斯被手表的响铃装置吵醒，悠悠睁开眼睛。

——十点了。

肩胛僵硬，全身关节酸痛，看样子是没睡好。指压浮肿的眼皮，胸口阵阵恶心。

——大家还在睡吗？

起身侧耳倾听，一面点了根香烟。烟气吸入肺部，引起一阵强烈的晕眩。自己心里很清楚，肉体上与精神上都已经到达崩溃边缘。

——不知能否安然返家……空虚地凝视半空，他思忖着。

——恐怖，太可怕了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巴不得像小孩一样，哭叫着逃出去……颤抖着身子，凡斯撩熄香烟站了起来。走出大厅，左边相隔两个房间的门虚掩着。留神一看，是厨房旁边——盥洗室的门。是不是已经有人起来了，他想着。

——可是怎么没声音？是不是有人到洗手间忘了关门？左手逐一摸着蓝色的椅背，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跳声大了起来。顺着桌沿转过去，渐渐可以看见半掩的门内情形。然后……

"嘎……"

仿佛被掐住脖子似的，凡斯喉头梗塞叫不出声音。战栗爬满全身，双足钉在地上动弹不得。盥洗室门的那一边，倒着一团刺眼的白色。质地纤细的洋装、抛置地面的玉手，还有散落一地的黑发……静静躺在那儿的，是阿嘉莎不动的身体。

"啊.....啊....."

右手掩口，凡斯僵着身子。喉咙里头，叫喊的冲动与呕吐感挣扎着。无论怎么努力，总是叫不出口。一手扶着椅背，半弯着身子，他把抖个不停的脚拚命挪向爱伦坡房间。听到狂乱的打门声，爱伦坡猛然惊醒。

"怎么了?什么事?"睡意只缠绕瞬霎，接着他用力掀开毛毯从床上跃起，倏地冲到门口，"谁呀?出了什么事?"

没有人回答。拍门声停止，取而代之的是微弱的呻吟声。急忙扭转门把，但好像被什么挡住似的打不开门。

"喂，是谁?谁在那儿?"说着，一面用力撞开门。然后从空隙勉强挤出身子，来到大厅。倚在门口的是凡斯，双手掩口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。

"凡斯?怎么了，没事吧?"爱伦坡手搭在他肩上，关心地问。凡斯仍然一手掩口，一手则指向隔壁盥洗室。

"嗯?"只见门虚掩着，从这边看不到里面的情形。

"那儿有什么吗？"

"——阿.....阿嘉莎....."

听到凡斯的回答，艾伦坡叫了声什么立刻放开手："阿嘉莎？——凡斯，你不要紧吧？"

凡斯咯吱着声音喘着气，点点头。于是，爱伦坡一个箭步冲向盥洗室，往半掩的门内探视。

"艾勒里！陆路！起来！快起来！"竭尽气力，爱伦坡大声叫道。

那阵狂乱的敲门声，吵醒了埃勒里。敲的不是自己的房门。正想着是否出了什么事，立即传来怒吼般的喊叫声。

——是爱伦坡的声音，难道.....

飞快地滑下床，穿上毛衣。缠着绷带的右足躁，伤处已经不大疼痛。爱伦坡的声音继续扬起，对方好像是凡斯。不一会见，更大的喊声叫着阿嘉莎。手握门把正想冲出去，突然响起呼唤自己和陆路名字的声音。

"怎么回事？"艾勒里在回答的同时，猛的打开房门。

爱伦坡房门前，凡斯蜷伏着身子。房间右邻，

艾勒里房间正对面的盥洗室门开着。倒在里面的好像是阿嘉莎，一膝着地蹲在旁边的是爱伦坡——。

"阿嘉莎出事了?"

"好像是。"爱伦坡回头看艾勒里，"艾勒里，凡斯很难过，让他吐出来。"

"好。"艾勒里扶起几斯，搀到厨房那边，一边问，"不是中毒吧?"

"——不是。看到阿嘉莎，突然....."凡斯脸伏向流理台，不停地喘气。艾勒里轻抚他的背部，说道："喝点水好了，胃里空空的，想吐也吐不出来。"

"我没事——我自己来，你还是过去那边....."

"好。"艾勒里转身离开厨房跑到盥洗室里的爱伦坡旁边。

"死了吗?爱伦坡。"

爱伦坡闭上眼点点头。

"又是中毒，这次好像是——氰酸....."

阿嘉莎的尸体已被爱伦坡翻整为仰卧，瞪大眼睛，微张着嘴，冻结般的表情是一种近似惊愕的苦闷。当爱伦坡伸手合上她的眼睛，不再呼吸的脸上

魔术似的呈现安详与天真。仿佛刚刚上完妆，柔润的面颊栩栩如生，嫣红的樱唇宛如正要开启……微微飘浮的甜味，就是爱伦坡所下判断的依据。

艾勒里深锁眉头，说道："杏仁味？"

"不错——总之，艾勒里，先移到房间。"爱伦坡伸手放上尸体肩上时，凡斯踉跄地步出厨房。瘦削的身体倚着墙壁，抬起苍白的脸环视大厅。

"咦——陆路呢？他怎么了？"

"陆路？。"

"是啊……"

艾勒里和爱伦坡这时才望向陆路的房门，同时失声叫了出来：

[第三个被害者]

3

"这么说，阿嘉莎是第四个？——陆路！"艾勒里

猛然一惊，冲向陆路门口。

"陆路？陆路？——不行，上锁了——凡斯，有没有备用钥匙？"

"怎么会有……这儿又不是旅馆。"

"只好破门而入。艾勒里，让开。"

"等一下。"艾勒里招手阻止正要撞门的爱伦坡，"门是朝外开的，你这样硬撞也打不开。还是绕到外面，破窗而入比救快。"

"对——带张椅子去。"然后，爱伦坡回头向凡斯说，"你也来。"

"爱伦坡、凡斯！"走向玄关的艾勒里叫道，"看，门把的绳子被解开了。"他指着通往玄关大厅的门。昨天绑住两个把手的绳子已经解开，绳子一端仍垂系在门把上。

"看来有人出去了。"扛起手边的一张椅子，爱伦坡说道。

"那么，陆路……"

"你怎么知道！"艾勒里催促二人，"快点，先到房里看看再作打算。"

爱伦坡抬起椅子，使劲砸下去。砸了几下，陆

路房间的窗户终于破了。看起来相当坚固的窗户，连铰链都被敲坏，内窗玻璃和窗框也破得不成样子。手伸进去拿掉挂钩并不困难，但是解开窗把手系带，就得费一番工夫了。

大概花了十五分钟，总算打开窗子。窗户高度约与中等身材的凡斯齐胸。个子最高的爱伦坡拿砸坏的椅子当垫脚石，以令人惊讶的轻盈跃入房中。艾勒里随后跳进，凡斯则按住胸口靠在窗下。

然而——

屋里见不到陆路的影子，他出去后就没回来。

空气中有些暖意，使人产生一种黏肤的感觉。昨晚下了点雨，脚下的草地柔柔的，软软的，还带着湿气。

跳出窗口的爱伦坡和艾勒里，肩头耸动地喘着气。

"我们分头去找，恐怕已经没命了……"说着，艾勒里一脚跪地检视右足踝的绷带。

"脚好了吗？"爱伦坡问道。砸窗时，他的右手臂也被飞散的玻璃碎片割伤了。

"没关系，连跑也没问题。"艾勒里立起身来，

看着凡斯。可怜的凡斯正蹲在草地上，全身发抖。

"凡斯？没叫你之前先到玄关口休息，镇定下来。"艾勒里调匀呼吸，冷静地指挥，"爱伦坡，你先到海湾那边看看，我在建筑物四周和那边的废墟探查一下。"

艾勒里和爱伦坡分头离开后，凡斯缓缓起身走向十角馆的玄关。刚才虽已呕吐一阵，胃液酸苦的味道还留在舌上。恶心的感觉正在消退，而胸口依然彷彿梗着铅块般沉闷。

天空一片灰暗，几乎没有一丝风吹过，虽然并不很冷，里着毛衣的身子却直抖个不停。拖着脚步，好不容易来到玄关口，凡斯拦腰坐在被雨淋湿的台阶上，缩着身子抱住膝盖，然后深深叹了口气。不久，胸口的郁闷渐渐纾解，但是身体仍旧断续地颤动着。

他凝神注视松影林立的肃杀风景，探索四处寻找陆路的两人踪迹——不一会儿，远远地传来艾勒里的叫声："凡斯！爱伦坡！"声音来自右方蓝屋遗迹那头。

凡斯立起绵软脚，踩着碎步走过去。眼角瞥

见海湾那边，爱伦坡正快步跑来。没多久，两人便在环绕废墟的松林尽头碰面。

"爱伦坡、凡斯，这边！"

两人穿过松木拱门，看到睡衣上套着毛衣的艾勒里，正站在前院中央向他们招手。从十角馆这头看去，正好是松林背后的位置。

急忙奔跑过去，两人屏息凝视艾勒里的脚边。

"已经死了。"艾勒里无力地摇摇头，吐出这句话。

穿着黄衬衫，卷起斜纹夹克袖子的陆路俯倒在那儿，两手直朝十角馆方向摊开。偏向一旁的脸半埋陷黑土中，常戴的圆眼镜掉在右手前方。

"死于击伤——大概是被掉在那边的石头或瓦砾砸破了头……"艾勒里指着尸体染满污血的后脑说道。凡斯见状，喉头唔地一响，连忙捣住嘴巴。原已消退的呕吐感，再度涌上来。

"——爱伦坡，检查一下好吗？也许滋味很不好受，不过只能麻烦你了。"

"好——唉……"爱伦坡按住散落的发丝，蹲在尸体旁边。稍微抬起陆路沾着污血和泥土的头，仔

细检视。圆眼珠瞪得老大，翻出白眼珠，舌头垂在唇角，不知是恐怖抑或痛苦，整张脸扭曲成骇人的表情。

"——已经出现尸斑了……"爱伦坡压低声音说道。

"但是，指头一压便消失。死后僵硬情况——相当严重，可能是气温的关系，现在不敢确定——估计死亡时间达五小时至六小时……也就是说——"他看看自己的手表，接着说，"遇害时间在今晨五点至六点……大约是那时候。"

"黎明时分？"艾勒里喃喃自语。

"总之，先把陆路送回十角馆，这样太可怜了。"说着，爱伦坡伸手挪动尸体，"艾勒里，你抱脚部。"

艾勒里没反应，两手仍然插在毛衣口袋里，盯着尸体脚边。

"艾勒里？喂！"

又叫了一次，艾勒里才回头面向爱伦坡："有脚印……"说着，他手指地面。尸体的位置在前院中央一带，距十角馆松林约十公尺的地方。包括陈尸

地点在内，废墟周围的地面堆积着黑色泥灰。可能由于昨夜的雨，掺灰的地面成为极其柔软的状态，因此——留下几道凌乱的足印。

"——唔，好。"艾勒里沉吟一下，便弯腰抓住尸体的脚，"走吧，有点冷。"

艾勒里和爱伦坡抬起陆路的遗体，朝十角馆走去。淡淡的波涛声，仿佛为了哀悼他的死奏着送葬曲。

凡斯捡起陆路沾污了的眼镜抱在胸前，顺着原路追上前面的两人。

4

回到十角馆，他们先把陆路的尸体送回房间。

房门钥匙在陆路夹克口袋里找到，顾不得脏兮兮的上衣和长裤，尸体必须暂时安放在床上。为尸体盖上毛毯，艾勒里向正把捡回来的眼镜放在床头柜上的凡斯说："打盆水来好吗？还有，带条毛巾。

至少，我们得把他的脸弄干净。”

凡斯默默颌首，退出房间，步履仍然不稳，但已从惊吓状态恢复许多。艾勒里和爱伦坡接着处理盥洗室的阿嘉莎尸体，首先搬回她床上，双手叠放胸前，并且理好散乱的头发和衣服。

“氰酸……”俯视长眠的阿嘉莎脸庞，艾勒里低喃着，“不错，的确有股杏仁气味。”

“死亡三个多钟头，大约在今晨八点左右……”爱伦坡分析时，凡斯进来了。

“这个东西掉在洗脸槽前，可能是阿嘉莎的。”凡斯说着，递上一个黑色小包。

“是装化妆品的袋子。”艾勒里不经意地接过来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开始调查化妆包。

“凡斯？袋口本来是关着的吗？”

“不，开着口掉在那儿，东西散落一地……”

“你都捡起来了？——好吧！”

粉底、腮红、眼影、发梳、面霜、化妆水……。

“——这个？”艾勒里取出两支口红，打开盖子比较其中的颜色。

“别太靠近鼻子，危险！”爱伦坡体会艾勒里的

意图，连忙警告。

"我知道。"口红一支是红色，一支是玫瑰红。艾勒里小心地检查红色那支，点点头递给爱伦坡。

"你说对了，艾勒里。口红被下了毒。"

"唉，真正为自己上了最后一次的死人妆——那身白洋装就是寿衣，而且死于毒杀。唔，简直和童话里的白雪公主一模一样。"艾勒里以悲伤的眼神看了床上的阿嘉莎一眼，便催促爱伦坡和凡斯离开房间。静静地关上门，说声，"晚安，白雪公主....."

三人再度回到陆路的房间。用凡斯拿来的水和毛巾拭净陆路脏污的脸，然后把已经擦干净的眼镜放在他胸口上。

"可怜你壮志未酬，总编辑....."艾勒里关上门，眼前出现"第三个受害者"红色大字——。

十角馆的大厅，只剩下艾勒里、凡斯，和爱伦坡三个男人。

回房换好衣服，艾勒里兀自坐在床沿抽完一整根香烟，这才起身走出房间。

大厅里，其它两人已在桌子旁边。爱伦坡叼根烟，蹙着眉审视右手臂贴了胶布的伤口。凡斯则拿起桌上的水壶，为自己倒了杯咖啡。

"帮我倒一杯好吗？凡斯。"艾勒里道。

凡斯默默摇头，掩盖杯子似的捧着咖啡，坐到离爱伦坡稍远处的一把椅子上。

"好冷漠。"艾勒里微微一耸肩，走向厨房。他重新洗过杯子和汤匙，顺便拉开抽屉看看。预告杀人的塑胶板还是六块，一点也没有减少。

"「最后的受害者」、「侦探」——「杀人凶手」……"艾勒里回到大厅倒着自己的咖啡，一边自言自语。然后，交互审脱始终沉默不语的爱伦坡和凡斯。

"即便「杀人凶手」在剩下的我们三人当中——，大概也不可能自动承认吧？"

爱伦坡眉头一皱，吐出一口烟。凡斯垂下眼，迳自啜着咖啡。艾勒里拿着杯子，坐在距两人各有段距离的座位上。不稳定的沉默笼罩大厅。围着十角形桌子散坐各处的三人之间，强烈的猜忌感无法掩饰地交流着。

"我完全不相信。"爱伦坡以诡异的做作口气打破沉默，"我们其中的一个，会是谋杀其它四人的凶手？"

"也许是中村青司。"艾勒里加上一句。但是爱伦坡慢慢摇头说道："我并不否定那种可能性，不过——我反对。其实，我原本就不赞成他还活着的说法，太不真实了。"

艾勒里哼了一声："那么，凶手在我们当中喽！

"

"所以我刚刚才那么说。"爱伦坡愤然拍着桌子，可是艾勒里根本无动于衷，撩撩头发说："我们再从头检讨一次怎么样？"

他顶着椅背，仰头看了一下天窗。天空依然如昨，仍是一片昏暗。

"从塑胶板开始好了——假定有人预先准备

好塑胶板，打算带到岛上来。因为东西面积不大，很容易藏在行李里而不被发现。我们三人当中，谁都可能是凶手。所以——注意听：第三天早上，凶手将塑胶板的预告付诸行动，被害人是欧璐芝。凶手从窗户或门潜入她的房间，下手勒毙死者，凶器是绳子。你不是说绳子还缠在尸首的脖子上吗？爱伦坡。但是，这并不能成为线索。首要问题是，凶手如何进入欧璐芝的房间？发现当时，门窗都没上锁。她原本就没锁吗？——当然，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可能。照理说，她不会两边都没上锁，尤其是门。因为前一天塑胶板才出现没多久，她一定感到非常不安。这样又如何呢？可能性相当多，我想基本上可以归纳成下面两种。第一，她忘了锁好窗户，凶手从窗户进去。另一种是凶手唤醒她，她自己打开门锁。”

“如果凶手从窗户进去，为什么连门锁也打开？”凡斯提出疑问。

“可能去拿塑胶板，或者把塑胶板贴在门上。不过，假如依照爱伦坡的主张，限定凶手是自己人；那么，我想应该把焦点放在后者，也就是叫醒欧璐

芝开门的可能性。虽然是一大早，她也还在睡觉，但是从窗户进去多少会发出声音，万一被发现不就糟了。假如凶手是研究社的伙伴，与其冒那种危险，不如找借口叫醒她，直接开门进去来得安全。以欧璐芝的个性，再奇怪的事也无法拒绝。”

“可是欧璐芝穿着睡衣，会让男人进屋吗？”

“或许会，如果对方以紧急事件强迫，她绝对无法狠心不开门，除非那个人是卡。不过，若是针对这一点深入探讨——”艾勒里瞥了一下爱伦坡，接着说，“最可疑的就是你了，爱伦坡。你是她的青梅竹马，对你的警戒当然此对我或凡斯来得少。”

爱伦坡向前欠欠身子，大声叱道：“胡说八道！我杀了欧璐芝？别开玩笑！”

“当然不是开玩笑。以你的处境，正是杀害欧璐芝的头号嫌犯。试想，爱伦坡，你当时的心情，不难了解凶手整理尸体的奇妙行径。”

“那么失踪的手腕怎么解释？我为什么要切下欧璐芝的手，并且带走呢？”

“别急，爱伦坡。我知道现在讨论的不是唯一

完整的答案，还有其它许多可能性。凶手可能是凡斯，也可能是我。只不过，你目前嫌疑最大而已。现在——关于手腕的问题？凶手可能有意重演去年的蓝屋事件，但是老实说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模仿——凡斯，你有何高见？”

“这个……可能是为了搅乱我们。”

“唔，爱伦坡，你认为呢？”

“我不认为凶手那么做，只是为了搅乱我们。不发出大声响地切下手腕，应该是件相当辛苦的工作。”

“不错，应当是有非干不可的理由。可是，这个理由何在……”艾勒里歪着头，百思不解，“这件事暂且搁置一旁，讨论下一个——卡的命案。如果由结论说起，这件案子无法得到唯一的解答。但就我们后来所做的讨论——，我们当中，至少凡斯没有机会在卡的咖啡里下毒。凶手若采用预先施毒的方法，那么，每个人都有嫌疑了。不过如果是这样，问题杯子必须有足以区别其它杯子的记号。这一点仍然有疑问……因此，在阿嘉莎已经遇害的现在，如果当时以魔术般的快速手法下毒的话，很

遗憾的，凶手就非我莫属了。但是还有一个可能——"

"你是想说我暗中让卡服下迟溶性毒胶囊？"爱伦坡插嘴，而艾勒里只是笑着说："对，不过，那不是个聪明的方法。倘若爱伦坡事先让卡吃了毒胶囊，势必要算准毒发时间正是他喝咖啡的时候，否则万一卡在未食用任何东西时倒地，首先涉嫌的还是我们的准医生。我想，爱伦坡不会那么笨。此外——，还有另一种方法较有可能性。"

"什么方法？艾勒里。"

"爱伦坡是医学院的高材生，而且家里在O市称得上数一数二的私人诊所。比方说，卡以身体不适找你商量，或者到你家诊所看过病，这些都不足为奇。总之，假定爱伦坡很了解卡健康上的问题。重点在那天晚上卡老毛病突然发作，比方说是羊癫风。——爱伦坡首先跑过去假装治病，趁混乱中让他服下砒素或番木鳖硷....."

"看样子你相当怀疑我，只可惜这种论调太不合常理，简直是荒谬。"

"别这么认真，我只是列举各种可能性而已——"

—如果你认为我所说的不够合理，同样理由，也必须否定我先前假设藉魔术手法下毒的说法。不晓得该高兴还是悲哀，承蒙你们这么看得起我那一点玩魔术的雕虫小技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当众下毒，没有嘴巴说的那么简单。如果我是凶手，绝对避免那种极易穿帮的危险方法。比较之下，事先把毒涂在做了记号的杯子上，这种方法既容易又安全。”

“可是事实上，杯子并没有任何记号……”

“对，所以其中必定有问题——那个杯子真的没有记号吗？”艾勒里偏着头，注视桌上装着咖啡的杯子，“没有刮痕、缺口，或者颜色不均匀，和其它杯子同样是苔绿色的十角形……不，等等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或许——我们忽略了重要的一件事。”艾勒里倏地从椅子站起，问道，“爱伦坡，当时卡用的杯子还保留原样吗？”

“嗯，放在厨房柜台的角落……”

“再检查一次看看。”说着，艾勒里快步走向厨房，“你们两个也来。”

问题杯子摆在柜台上，盖着白毛巾。艾勒里轻

轻揭开毛巾，杯中仍留着一点前晚没喝完的咖啡。

"——果然没错。"从杯子正上方检视一番，艾勒里轻啧了一声，"全被蒙住了，当时怎么会没注意到这一点？"

"到底怎么回事？"凡斯一头雾水，爱伦坡也满脸困惑："我看都一样....."

"不一样。"艾勒里卖关子似的说道，"十角形建筑物、十角形大厅、十角形桌子、十角形天窗、十角形烟灰缸、十角形杯子.....。到处都是吸引我们注意的一大堆十角形，使我们看花了眼。"

"嗯？"

"这个杯子是有记号的。很明显的，和其它杯子并不一样，还没看出来吗？"

"啊....."爱伦坡和凡斯同时叫出声来。

"明白了吧？"艾勒里得意洋洋地点着头，说道，"布满整个建筑物独特的十角形设计，给了我们误导的方向。这个杯子不是十角形，而有十一个角——"

"现在，回到原来的地方。"回到大厅桌旁，艾勒里重新审视两人的脸，"既然找到杯子的记号，就表示无论凡斯、我或爱伦坡，同样都有毒杀卡的可能。凶手知道十角形杯子当中，只有一个是十一角形，所以事先在那个不同的杯子里抹上毒药，万一毒杯到了自己手中，大可避不沾唇。"

"但是，为什么只有一个杯子与众不同？"凡斯不解。

"大概是中村青司的恶作剧吧。"艾勒里薄唇中含着微笑，"在十角形建筑物里埋藏独一无二的十一角形，匠心独运中还带点俏皮。"

"只有这一层意义吗？"

"应该是，虽然这里头的确含有某种暗示倾向....."

"话说回来——或许凶手也是无意中发现这个十一角杯，决定加以利用。我想凶手应该是临时起意，因为除非事先定制，否则这种怪杯子不易到

手。可以推断是来岛后偶然发现的，像这种机会人人都有。"

艾勒里双肘搁置桌上，手指交叉在眉间。

"然后，凶手等其它人熟睡后，潜入摆着尸体的卡房间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切下尸体的左手腕，放进浴缸中。和欧璐芝事件同样地，我实在不明白凶手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何在。"

"阿嘉莎说曾经听到声响，恐怕就是凶手切手腕时弄出来的声音....."

"没错，爱伦坡。以大家开始神经过敏的状况，凶手当时是冒着很大的危险。既然如此，手腕本身一定具有相当强烈的目的意识.....这还是个谜。"艾勒里眉间的皱纹更深了"——总之，必须先确认我们三人对这些事件都有同等的机会，然后再谈别的。"

"接着，是阿嘉莎——不，陆路先。"凡斯这么说。

但是艾勒里摇头否定："在那之前，还有我——谋杀艾勒里未遂，也就是昨天的地下室事件。前一夜卡倒地前，我提起关于地下室的事。可能是凶

手听了那番话，在切下卡的手腕和贴好塑胶板后，偷偷出去设陷阱，当时所有人全在场，因此大家都有嫌疑，只有我是被害人，可以脱除嫌疑……"

艾勒里窥探二人的脸，爱伦坡和凡斯默默交换了个眼色，表示不以为然。

"不错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不是在演戏，况且只受了点轻伤——那么，现在讨论陆路的遇害……"艾勒里略作沉思，"——这件事有点蹊跷，现场在屋外，而且是击杀……还有，这次并没有出现凶手前两次执意表现的「手腕模仿」模式，我觉得性质似乎不一样。"

"的确。不过，三名嫌犯依然没变吧？"爱伦坡说道。

艾勒里频频抚摸细削的下巴说："当然没变……有关陆路遇害状况的考察暂且搁下，必须再多加思考——最后是阿嘉莎事件，正如刚才调查所知，她的口红含有氰酸化合物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何时下的毒？口红应该一直在她的房间——化妆包里面。在欧璐芝和卡遇害后，前天开始阿嘉莎就变得有点神经质，因此她不会忘记随时锁好房间。换句话说，

凶手完全没有机会潜入房中。另一方面，阿嘉莎不是每天都会擦口红吗？根据她今晨遇害这一点来推断，下毒时间应该在昨天下午到晚上....."

"艾勒里，听我说。"

"什么事，凡斯？"

"我觉得阿嘉莎今天早上用的颜色和昨天不同。"

"什么？"

"今天颜色不是很鲜艳吗？一点都不像死人的嘴唇，有种无法形容的感觉....."凡斯木讷地接着说，"她一向——用比较柔和的粉红色，那种漂亮的玫瑰粉红....."

"啊哈！"艾勒里啪地弹了一下手指，"这么说，化妆包里有两支口红，其中一支是粉红色。原来如此，红色那支早就被下了毒。可能在第一天或第二天，凶手趁阿嘉莎尚未提高警觉时，偷偷在红色唇膏抹上毒药。直到今天早上，她才用了那支口红....."

"定时炸弹。"爱伦坡口中喃喃念道，"这件事三人机会均等。"

"结果还是一样。爱伦坡，既然以凶手是我们三人之一为前提，何必一再重复提到三个人都有嫌疑？"

"你的意思是什么？艾勒里。"

"我们来表决，以多数票决定。"艾勒里若无其事地说道，"——只是开个玩笑，调剂一下。总之，现在来听听各位的意见。凡斯，你觉得谁最可疑？"

"爱伦坡。"很意外地，凡斯答得相当干脆。

"什么？"爱伦坡脸色大变，刚想叼入口中的香烟又放回桌上，"不是我——唉……光这么说，你们不会相信。"

"当然，口说无凭。依我看，也是你最可疑。"艾勒里淡然说道。

爱伦坡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，出口便问："理由何在？我为什么最可疑？"

"动机。"

"动机？什么动机？我为什么杀害四名伙伴？说来听听，艾勒里。"

"听说令堂目前住在精神科医院疗养？"艾勒

里平淡的这句话，说得爱伦坡张口结舌，紧握的双拳顿时失去血色，微颤不已。

"几年前，令堂因企图杀害住院病人而被捕。当时，她已经精神错乱……"

"真的吗？艾勒里。"凡斯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"这种事，我一点都……"

"由于事关医院的声誉，令尊只好设法息事宁人。可能是给了对方一大笔钱，私下和解。当时从中斡旋的律师正好是我父亲的朋友，所以我才知道这件事——身为医生的妻子，精神上的负担一定相当大吧？神经过于细腻的女性可能无法胜任，或者以为深爱的丈夫会被病人夺走……"

"住口！"爱伦坡怒声扬起，"不要再说我母亲的事！"

艾勒里吹了声口哨，闭口不言。爱伦坡依然紧握拳头低着头，沉默半晌，突然低声发笑，喃喃说道："你是说，我也是疯子……"然后，他正色注视艾勒里和凡斯，"告诉你们，两位也有动机。"

"哦？洗耳恭听。"

"首先是凡斯——我记得在你中学时，父母双

双被强盗杀害，连妹妹也未能幸免……因此，我们这些以命案为乐的人，令你非常愤怒。对吧？”

爱伦坡这番带刺的话，使得凡斯一下子苍白了脸：“胡说——如果我有那种心态，当初就不会参加研究社。”他解释道，“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况且，我不认为推理小说迷赞许杀人。所以——我不是和大家一起到这种地方来了吗……”

“这很难说。”接着，爱伦坡锐利的视线转移到艾勒里身上。“还有你，艾勒里。”

“我的动机是什么？”

“你虽然分析了一大套，却不能否认曾经说过讨厌卡动不动就找你麻烦。”

“我向卡下了毒手？”艾勒里愕然瞪大眼睛，“——哈，你是指其它三人的遇害只是一种掩饰？简直胡扯。我再讨厌卡，也不到非置他于死地不可，更不用说还得连累无辜呢！况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人一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怎么可能因此杀人？”

“对你来说，这一点动机就非常足够了，杀个人不就像打死一只讨厌的苍蝇而已。”

"嘿，我真的像个冷血动物吗？"

"虽然没那么严重，但就人格的缺陷而言，意义是一样的。我认为你是拿杀人当玩笑的人——凡斯，你觉得呢？"

"——或许是吧。"凡斯面无表情地点头。

瞬间，艾勒里脸上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表情，随即苦笑地耸肩说道："我是该检点自己的言行了。"

于是，三人陷入沉默中。

阴郁混浊的大厅空气带着强烈的黏性，胶缠住每一个人的心。周围的白色十字形，仿佛比往日更加歪斜了。这种状态持续良久，——陡然响起一阵嘈杂，风声与林木摇晃声此起彼落。正诧异间，耳边传来轻敲屋顶的微细声响。

"哦？下雨了……"望着天窗玻璃开始浮现的水滴，艾勒里低喃道。雨声渐大，似乎要更加孤立被隔绝

岛上的他们，那么强劲，那么激狂……。
艾勒里突然叫了一声，望着天井站起来。
"怎么了？"爱伦坡狐疑似的问。

"没.....不，等一下。"说着，艾勒里回头看看玄关，倏地弹起身子，"脚印！"

7

雨千军万马般倾盆而下，雨声与波浪声相应和，整个小岛即将成为巨大漩涡的俘虏。

艾勒里顾不得全身淋湿，在雨中奔跑。他舍弃松林拱门的迂回小道，穿过松树列直往右方的蓝屋遗迹。他中途一度止步回顾，看见爱伦坡和凡斯也随后追来。

"快点！雨水会冲走脚印！"叫着，艾勒里又全力向前跑。数度险些被草根绊倒，依然不懈地在林间穿梭奔驰。来到屋邸前院时，陆路陈尸处的脚印勉强还保留原状。

不久，爱伦坡和凡斯追赶而至。艾勒里气喘吁吁，指着脚印那边："事关我们的命运，记牢脚印的位置。"

冷冽的风雨吹打下，他们逐一将残留地面的几道脚印印入脑中。水滞留，流出，脚印渐渐崩坏流失.....。

过了一会儿，艾勒里撩拨濡湿的发绺，转过身说："回去吧，全身都在发冷。"

换掉湿衣服，三人马上集合在大厅桌前。

"你们坐过来好吗？这件事相当重要。"艾勒里说着拿起笔，打开房中带来的一本笔记。爱伦坡和凡斯有些犹豫，不久也离座靠到艾勒里两旁。

"趁印象还深赶紧画下来。首先——这是蓝屋用地。"艾勒里用一整页纸画下一个长方形，然后在上半部画了个横向的长方形，"这是建筑物遗迹——瓦砾堆。然后，这是从断屋到岩区的阶梯....."

大长方形左边中间处做上记号。

"右下方是往十角馆的方向，下面是松树林——陆路就是倒在这里。"在中央靠右下侧画上人体标志后，艾勒里注视二人的脸说道，"现在，脚印应该怎么画？"

"首先，往房屋遗迹的入口——松木拱门那边，

朝阶梯走去有一道脚印。"爱伦坡抚弄着下巴的胡须，答道，"其次，同样地从入口直接到陆路的尸体又折回去，有三道凌乱的来回脚印。还有....."

"从阶梯到陆路倒地处长有两条，相当凌乱。"艾勒里自己也说着，——在图中画出表示脚印的箭头。爱伦坡点点头，又说，"对。我记得从尸体直接到阶梯好像还有一道？"

"没错——是在这里吧？凡斯，这样对不对？"

"

"嗯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....."

"好，完成了。"画好全部箭头，艾勒里把笔记摆在便于三人观阅的位置，"当时，我从松木拱门跑到房屋遗迹发现陆路的尸体。随后你们两人赶来，也是直接跑到陈尸处。后来，我和爱伦坡抬尸体，凡斯跟在后头，从原路回十角馆。可想而知，这三组凌乱的来回脚印是我们三人留下的。这些，可以暂时不列为检讨对象....."艾勒里顿了一下，抚理潮湿的头发，"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"

"奇怪？这些脚印？"蹙起眉头，爱伦坡反问。

"不错。接近凶案现场的人有我、爱伦坡和凡

斯，以及凶手。包括陆路本身在内，到尸体附近的脚印应该有五对，总数是没错，可是……"

"等一下，艾勒里。"爱伦坡盯着笔记上的图，说道，"假如除去发现陆路时我们三人的脚印，就剩下从入口到阶梯一道，阶梯到尸体两道，以及从尸体回阶梯的一道……"

"怎么样？有问题吧？从入口到阶梯的脚印，可以断定是陆路所留下。从阶梯到尸体两道中的一道，当然是陆路的脚印。剩下的两道——往返阶梯与尸体间的一对，自然是凶手的脚印。但是，凶手究竟来自何方，去向何处？"

"阶梯……"

"对，阶梯下面就是海。记得吗？下头的岩区左右都是断崖。从海那边上陆，除了由岩区阶梯或海湾栈桥的石阶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既然如此，凶手如何到这岩区？又从这儿到何处？如果绕到海湾那边，必须回经突出的绝壁。水相当深，凶手非游泳不可。在这样的季节，试想水温究竟有几度？"

爱伦坡拿起烟盒，沉吟着。凡斯目光投注桌上的笔记，说道："所以呢……？"

"所以，问题在于凶手为何采取那样的行动？"

在如此紧迫的状况中，艾勒里似乎独自享受着解谜之乐。而凡斯只是双手插入鹅毛背心口袋，沉默不语。

低喃一声，爱伦坡开口了："凶手是在十角馆里的我们三人之一——，因此他不必特地走下岩区，再经由海路回去。换句话说，他只要走回这里就可以了。至于脚印的大小和形状，走路时拖踩着地面就足以瞒人。我们这儿没有专门监识人员，无法辨认精确的足印。但是凶手并没有刻意毁去脚印，也就是说——他有不得已的理由，非回海那边不可……"

"不错，答案已经非常明显。"艾勒里满意地点着头，离座起身，"该吃饭了吧？——已经三点了。"

"吃饭？"凡斯投以讶异的眼光。

"这种时候吃饭……凶手到底为什么……"

"回头再说，现在犯不着这么着急。从早上到现在，咱们什么都没吃呢！"说着，艾勒里转身，独自走向厨房。

"现在——"艾勒里开口时 ,已是吃完简单的携带食品 ,并且喝过一杯咖啡的时候 , "肚子填饱了 ,来解决刚才的问题如何 ? "

"当然赞成 ,别卖关子了。"爱伦坡回答 ,凡斯也默默点头。

自从艾勒里提起脚印的事之后 ,言行举止便令其它二人颇为困惑。吃饭的当儿 ,他们满腹疑虑 ,频频窥视艾勒里的神态 ,然而他的态度始终悠然自若 ,嘴边挂着一如往昔的微笑。

"好 , "艾勒里把餐具和杯子推到桌子中央 ,打开先前那本笔记 ,看着上面的图说 , "先温习要点 ,听清楚了。刚才推测凶手的脚印只是往返尸体和阶梯间的两道 ,就是说凶手来自海那边又回到海那边。倘若以凶手是我们当中之一为前提 ,来追踪他的路线.....。首先 ,他从十角馆到海湾 ,由那儿下海游

到岩区，然后爬阶梯到房屋遗迹。行凶后，又经由原路回到这里。刚刚爱伦坡说起凶手回海那边的必然性，怎么可能有那种事？再怎么想都是无稽之谈，根本没有所谓必然性或现实性。”

“那么，艾勒里，你是说——凶手是我们以外的第三者……从海那边——岛外某处到这儿来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有这种可能呢？爱伦坡。”艾勒里合上笔记，“此时此刻，凶手是外来者不是最合逻辑吗？尽管我们没办法离开这个岛，但却不表示第三者不能到此。这个神秘客大可搭船过来，那么我们就没必要强做游泳渡海的无理解释了。”

“船……”

“欧璐芝和陆路为何都是大清早遇害？因为在不被我们察觉的情况下登陆此岛，以半夜到清晨这段时间为最适宜。两位觉得怎么样？”艾勒里从口袋里摸出赛拉姆烟盒，发现已经没烟便把空盒抛到桌上，然后，要求反应似的看着二人。

“要烟吗？”说着，爱伦坡把自己的云雀烟盒滑向艾勒里那头，一边道，“我想应该赞成吧。”

艾勒里取根烟叼在口里，擦了火柴：“凡斯呢？”

"

"艾勒里分析得很对——也给我一根好吗？爱伦坡。"

"没问题。"艾勒里把爱伦坡的烟盒传给凡斯。

"不过，艾勒里，就算你说对了。第一个疑问，凶手为什么做那些塑胶板？"爱伦坡问道。

"不仅是「被害者」，连「侦探」和「杀人凶手」也一应俱全，那就是塑胶板的妙用。"艾勒里眯起眼睛，吐出一口烟，"第一是让我们相信「凶手」在七人当中，而对外人没有防备。"

"第二呢？"

"大概是制造心理压迫吧？凶手的目的是让最后剩下的几个人互相猜忌，甚至互相残杀，也就是所谓借刀杀人——无论如何，凶手最终的目的是杀掉我们七个人。"

"太狠了……"点了根香烟，凡斯喃喃说着。

"还有一个疑问——"爱伦坡用粗大的拇指用力按着太阳穴问道，"杀害陆路后，凶手为何直接回海那边？"

"你是指什么？"凡斯递回烟盒，反问道。

"就是说——凶手既然要我们以为是自己人干的，当时应该在房屋入口和阶梯间来回走动，多留下一些脚印才是上策。这点事情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....."

"是不是他没有注意到地上留下脚印？"

"杀了人就直接离开小岛了？那么，「第三个受害者」的塑胶板什么时候贴的？"

"这....."凡斯无言以对，爱伦坡转问艾勒里。

"你怎么解释，艾勒里？"

"是这样的，"说着，艾勒里把香烟搁在烟灰缸上，"就像凡斯所说，他有可能没有留意到脚印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凶手应该不会忘掉在入口和阶梯间制造一些来回的脚印。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，表示一定有什么突发状况。配合陆路遇害的情形加以推测，就可以说明此事。陆路是被击毙的，从阶梯一路而来的凌乱脚印推想，当时凶手可能在后头追杀。恐怕是陆路在岩区发现了凶手和船——多半是凶手正要离岛的时候。陆路撞见后拔腿就逃，凶手立刻追了上来。这时，陆路当然会出声求救。追上跑得慢的陆路灭口后，凶手很焦急。如果其它的人听

到声昔，马上出来察看就糟了。他本身可以就近躲起来，可是船也不能被发现。于是凶手顾不得脚印，连忙回岩区把船开到海湾，然后窥探上面有没有开始找寻陆路的声音。很幸运地，并没有任何人出来。接着，凶手直上十角馆在厨房窗口窥视动静，确定的确没人起床后，便潜入大厅贴塑胶板。随即撇下脚印的事，立刻离岛。因为如果再折回房屋遗迹，时间上实在太危险。"

"嗯——凶手在岛上待了一整夜？"

"我想他每晚都来，一入夜就来监视我们。"

"躲在卧房窗口下头？"

"大概是吧——不，也可能在....."

"那段时间，船一直靠在海湾或岩区？"

"也许藏起来了。如果是艘小橡皮艇。可以带到林中收叠起来，或者加上重物沉入水中。"

"橡皮艇？"爱伦坡皱起眉头，"那玩意儿能够往返本土？"

"不必跑那么远，眼前就有绝佳的藏身处。"

"——猫岛？"

"对，正是猫岛。我想，凶手可能在那里搭帐

篷。从那个岛过来，手划橡皮艇就绰绰有余。”

“没错，那个地方……”

“现在，再度归纳凶手的行动。”艾勒里把笔记夹在腋下，玩弄起不知何时掏出来摆在桌上的蓝底纸牌，继续说道，“昨夜，凶手也从猫岛潜到岛上。他先窥探我们的动向，寻找下次下手的机会没能得逞，便在黎明时分前往岩区。当时，昨晚的雨恐怕还没停，所以从房屋入口到阶梯那段路没有留下凶手的脚印。后来，当凶手在岩区准备小艇时，雨停了，地面成为会留下脚印的状态。就在那时候，陆路来了。不过我不明白，那家伙为何在那种时间到那儿去——凶手觉察陆路撞见自己的行迹，连忙就近捡了块石头追赶陆路，企图杀人灭口。得手后担心有人听到惨叫声出来探视，便先把小艇划出海湾窥视片刻，确定没人起床后，潜入十角馆贴上塑胶板。——这就是经过的情形。”

爱伦坡手肘搁放桌上，拇指仍然按着太阳穴，忿忿说道：“那么，艾勒里，藏在猫岛的真凶究竟是谁？”

“当然是中村青司。”艾勒里毫不犹豫地断言，

"我一开始就这么说过。刚才怀疑爱伦坡，完全不是真心话。"

"就算我退让一步，承认青司还活着的可能性——但是，或许是别人也未可知。青司杀害我们的动机何在？我绞尽脑汁，也想不出来。难不成又要以他发疯了一句话带过去？"

"提到动机，他有得是动机。"

"什么？"

"你说什么？"

爱伦坡和凡斯同声问道，双双向前挪挪身子。艾勒里把牌在桌上摊成蝴蝶结形，又利落地收起。

"刚才我们彼此列举了许多动机，然而中村青司却有更加明确的动机。昨晚我回房后才想到....."

"真的？"

"是什么？艾勒里。"

"中村千织——记得吧？"

微暗的大厅里，沉默暂时驻足。波浪声，波浪声.....。敲打屋顶的雨声已然消失，骤雨似乎停了。

"——中村千织？"凡斯的声音细微而低落。

"对，去年一月由于我们无意的过失而猝死的学妹——中村千织。"

"中村.....中村青司、中村千织....."爱伦坡吟唱似的喃喃低语，"难道....."

"没错，我只能这么想，中村千织是中村青司的女儿。"

"啊....."爱伦坡眉间的皱纹皱得更深了，从烟盒中敲出一根烟，直接叼在嘴里。凡斯不语，双手环抱后脑闭起眼睛。艾勒里继续往下说。

"半年前本岛命案的凶手，正是青司本人。他以失踪的园丁，或者另寻体格、年龄及血型和自己相符的男人为替身烧死火中，自己活了下来。然后，向间接害死女儿的我们展开复仇行动....."

突然——

爱伦坡喉间发出异声。

"怎么了？"

"爱伦坡？"

椅子激烈作响，爱伦坡摇晃身子摔倒地上。

"爱伦坡！"

艾勒里和凡斯冲上去，想要扶他起来。不料爱伦坡挥开他们的手，猛力扭动身体。不久——随着剧烈的痉挛，他仰卧地面，四肢突地伸向半空，然后绵软地瘫落地上。就这样，爱伦坡结束了他的一生。

只吸了一口的香烟抛落在青瓷砖地上，冉冉升起紫烟。艾勒里和凡斯呆若木鸡，茫然俯视再也不会动的“最后的受害者”。

9

白日渐没的天空，依旧灰云低垂，看样子不会再下雨。抖动林木的风已经停息，周而复始的波浪声也彷彿失去生气般沉滞无声。

两人合力把爱伦坡的尸体抬回他的房间。房间里，地上的拼图仍是凡斯上次所见模样，几乎毫无进展。歪着头的小狐狸，可爱的表情似乎非常悲伤。两人避开未完成的拼图，让爱伦坡壮硕的身体躺卧

床上。等凡斯盖上毛毯后，艾勒里为死去的他阖上眼皮。苦闷歪扭的嘴边，微微飘散杏仁香……。

默祷片刻，两人沉默的走回大厅。

"真正是定时装置，可恶——"用力踩熄仍在地上飘着烟气的香烟，艾勒里气愤得声音发抖，"爱伦坡的烟盒里，一定被混入一根含有氰酸的毒香烟。可能是潜入房中——用针筒注入。"

"是青司干的？"

"当然。"

"这么说，我们也有危险……"凡斯软绵绵地瘫在椅子上，低喃着。艾勒里走到桌边，僵着手点了灯。白色的十角形房间，开始在微光中摇晃灯影——。

"中村青司……"凝视火焰，艾勒里喃喃自语，"想起来没有，凡斯？青司本是十角馆主人，他不但熟知全岛和建筑物内外情况，八成也持有这儿全部房间的另一份钥匙。"

"另一份钥匙？"

"纵火焚烧蓝屋时，便带在身上藏匿起来——所以，他可以自由进出所有的房间。在阿嘉莎口红

里下毒，或勒毙欧璐芝都易如反掌。当然，爱伦坡的香烟也是一样。他穿梭我们的死角，如影子般徘徊在这栋建筑物。我们就是跃入十角馆陷阱里一群可怜的猎物。"

"我在书刊上看过，他以前是建筑师....."

"好像是，或许这座十角馆正是他自己设计的杰作。一切都是他造的.....不，等等，说不定....."艾勒里锐利的目光环视大厅。

"怎么了？艾勒里。"

"我刚刚想到——用来毒杀卡的那个杯子。"

"那个十一角杯？"

"对，那个杯子可能不是用做记号而已——记得吗？凡斯，你不是说过为什么只有一个那样的杯子？"

"哦，我是说过....."

"当时，我以为只是青司的恶作剧。现在想想，说不定真的含有某种暗示——千篇一律的十角形建筑物中，独独设置一个十一角形.....怎么样，想到什么没有？"

"十角形中的十一角形？如果暗示什么的

话....."喃喃说着，凡斯挑了一下眉毛，"会不会是——有第十一个房间？"

"对。"艾勒里认真地点头，"我也这么想——这栋建筑物中央大厅除外，共有十个同样的梯形房间。浴厕、盥洗室算一个房间，厨房、玄关大厅，以及七间客房——是否在这十个房间以外，某处还隐藏着一个房间....."

"难道青司不是躲在厨房窗口，而是从那密室中探查我们的动静？"

"正是如此。"

"可是，密室在那儿呢....."

"依照建筑物的构造推断，应该是在地下——"艾勒里撇撇嘴，淡然一笑，"那个十一角杯，就是开启密门的钥匙。"

那是设在厨房地板下的储藏箱里面。储藏箱本身没有什么特别，地板的一部分是个长八十公分，宽一公尺左右的盖子，一拉把手便可轻易打开。

洞的深度大约五十公分，四周及底部都是白漆木板，里头什么也没有。

"就是这个，凡斯。"艾勒里指着说。

"我猜想是在放杯子的厨房里，果然不出所料——"手电筒的光照在储藏箱的底板——仔细观察，才能看到中央有个直径数公分的浅洞，洞口稍外侧可见圆形的凹陷痕迹。

"凡斯，杯子给我。"

"剩下的咖啡怎么办？"

"这个时候只有倒掉了。"艾勒里接过杯子，趴在地板上。右手伸入储藏箱中，试着把杯子套入中央的洞里。

"行了，完全吻合。"

十一角形的匙孔和钥匙会合了。

"转转看……"慢慢使劲扭转，沿着周围凹陷的洞果然开始转动，不一会儿，传出咔嚓一声确实的回答。

"好，打开喽——"艾勒里轻轻从洞口拔下杯子。——这时，白色底板开始静静往下倾斜，"了不起。"艾勒里咕哝着，"这是类似齿轮的构造，使木板滑落时不会发出声音。"

不久，两入眼底出现通往地下密室的阶梯。

"进去看看，凡斯。"

"最好不要下去。"凡斯逃避的口气说道，"万一遭到埋伏……"

"没关系，天刚刚暗下来，青司可能还没来。即使他在里面，我们二对一，怕什么！"

"可是……"

"如果害怕，在这儿等着，我一个人下去。"

"啊……等等我，艾勒里……"

潮湿发酸的气味扑鼻而来。仰赖艾勒里所携的手电筒，两人迈入漆黑的洞中。阶梯虽然老旧，却很牢靠。轻轻踩下去，不会发出一点嘎吱声。为了不重蹈覆辙，走在前面的艾勒里谨慎地踏稳脚步前进。走了不到十级，下面果然是个相当宽敞的房间。大约包括厨房正下方，到中央大厅的全部面积。

地板和墙壁都是混凝土，没有任何家具。比艾勒里略高的天花板上开了几个小洞，微光由此泄入。

"那是油灯的光。"艾勒里嘎嚅着声音说道，"就在大厅下面。原来我们所说的话，全被他听见了……"

"青司果然躲在这里……？"

"不错，他一定在这儿竖耳倾听我们的一举一

动——若是这样，应该也有通到建筑物外面的密道……"艾勒里逡巡周围墙壁，醒白的黑色斑点、肮脏的混凝土，到处都是龟裂及修补的痕迹……。

"那边！"说着，艾勒里止住光环。

下了阶梯右内侧一隅，有个古老的木门。艾勒里和凡斯走到门前，停下脚步。接着，艾勒里伸手握住覆满红锈的把手。

"不知会通到那儿？"凡斯压低声音问道。

"现在……"艾勒里小心翼翼地旋转把手。沉重的声音响起，木门动了。屏住呼吸擦动把手，门慢慢打开……。

瞬息间，两人闷哼一声双双掩鼻。

"这是什么？"

"好难闻……"

黑暗中充满强烈的异臭，那是一股令人反胃的恶臭。两人立刻意识到是什么东西发出的臭气，剧烈的生理厌恶感使他们骤生寒颤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那是腐肉的气味，生物腐败的臭味。可是……。艾勒里以颤抖不止的手握紧手电筒，照向门那头的

黑暗彼方。

黑暗持续到深处，果不其然，正是通到外面的密道，光环徐徐下降，照回脏污的混凝土地……。

"哇！"

艾勒里与凡斯齐声尖叫。异臭的来源，就在这里。

微光照映下，赫然出现状极恐怖的肉块。残缺不全的尸肉露出白森森的骨头，污黑而空洞的眼窝敞开着……毋庸置疑，那是一具半呈骷髅状的人类尸体。

10

夜半时分——

十角形大厅不见人迹。油灯已熄，只有无边的黑暗交缠在混浊的寂静中。似在遥远世界尽情演奏的波浪声，永不懈怠地响起。向黑暗开口的十角形天窗，冒出零星火花……。

突然间——。

建筑物某处传来硬帮帮的声音，随即转为生物吐气般的声音。不久，平静的声音逐渐膨胀、成长……。

片刻之后，十角馆已是一片火海。白色的建筑物笼罩在透明火光中，吐着蒙蒙烟气。震撼大气的轰隆巨响，威猛凶狂的巨大火焰，穿过夜空流云冲向天际……。

这种不寻常的光，毫无阻拦地抵达隔岸的 S 区。

第 11 章

1

电话铃响了起来。撑开沉重的眼皮，看看枕边的钟，上午八点。守须恭一挪动慵懒的身体，拿起

话筒。

"我是守须。哦，是的。——嗯？什么？再说次……。角岛的——十角馆失火？真的？"掀开毛毯，紧紧握住话筒，急切问道，"那么，大家怎么样了？"

霎时——

守须稍微松弛紧绷的身子，深深点了几下头。

"是……这样吗？我该怎么做？——好，我知道。谢谢……"挂上电话，伸手拿了根香烟。睡意已完全消散，点了烟用力吸上一口，拚命使自己镇定下来抽完一整根香烟，他立即叼上第二根，又拿起话筒。

"——喂？江南吗？——是我，守须。"

"哦——怎么了？一大早就来电话。"耳边传来的江南声音含糊不清。

"坏消息。"守须说道，"十角馆失火。"

"什……么？"

"听说全部死了。"

"——什么？不会……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明天才是愚人节。"

"若是开玩笑就好了，我刚刚才接到连络电话。

"

"怎么可能....."

"我现在要到 S 区，你也会来吧？——能连络到岛田吗？"

"哦....."

"那么，我们在那儿碰面。有关人员要在港口附近的渔业公会会议室集合，听到了吗？"

"知道了。我马上通知岛田，和他一起去。"

"好，回头见....."

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，上午十一点半，角岛——

许多人来来往往。依然冒着淡淡烟气的十角馆残骸，仿佛一具巨大怪物焚毙后的尸体。万里晴空，岛四周的海洋溢一片亮丽春色。如此和煦的景致与岛中满目疮痍的凄惨光景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叫眼见者无不触目惊心，惋叹连连。

"组长！S 区方面，死者家属差不多到齐了。"手持无线电呼叫器的年轻警官叫道。

被称为组长的是一名四十出头的肥壮男子，以手帕掩着口大声喝应："好，叫他们过来。到了通

知我一声，别让他们擅自上岸!"然后，他把视线拉回正在相验尸体的法医身上，"这个呢?"望着脚边焦黑的尸体，问道。空气中弥漫强烈的异臭和热气，令人着实难受。

"是男的。"戴着白口罩的法医回答，"个子较矮，后脑部有严重裂伤。"

"嗯。"组长满脸疲惫，点着头，目光移开尸体。

"——喂!你们那边怎么样?"声音投向稍远处正在瓦砾中检查其它尸体的人员。

"这个也是男的，火源好像在这附近。"

"哦?"

"可能先淋上灯油后点火，这名死者似乎也在自己身上淋了油。"

"哦，是自杀?"

"大概是，不过得配合其它状况才能确定...

组长蹙起眉头，匆匆离开现场。这时，背后一名警员问道："尸体要不要抬出去?"

"等家属来了再说。"背着身子，组长吩咐，"如果随便移动，万一尸体和随身物件分开就麻烦了，到时会搞不清谁是谁。"说完，他小步跑到风头处，

"看样子，午饭准吃不下了……" 嘴里咕哝着，他拿开手帕，深吸一口海风。

隔着冷冰冰的灰色百叶窗，可以看见海。这是个宽敞但没有任何装饰，杀风景的房间。

S 区渔业公会会议室——。

杂乱无章地摆着几张折叠式长桌和椅子，不安地依偎着的疏落人影，低沉的谈话声……。

独坐窗际的守须，不知在廉价的烟灰缸里捺熄了第几根香烟。

——角岛十角馆失火……内心激烈地震荡着——全部死亡……

午后将近一点左右，江南和岛田终于出现了。他们环顾室内见到守须，立刻跑了过来。

"岛上情况怎么样?"江南劈头就问，守须静静摇头说："详情还不如道，死者家属刚刚过去认尸。"

"真的全部死了吗?"

"嗯——十角馆完全烧毁，灰烬中发现了所有的尸体。"江南当场楞住，肩膀颓然下垂。

"有人纵火?或者发生意外?"

"现在还不知道....."

岛田洁靠着窗,从百叶窗缝往外看。江南拿把椅子坐在守须旁边,又问:"那封信的事说了没有?"

"没有,不过我把信带来了....."两人苦着脸互相对看。

"被干掉了。"岛田凝视窗外自言自语。两人讶然回头,他以沉重的声音说道,"这当然不是意外,而是预谋杀人,是复仇。"

屋里多人视线突地射向三人,岛田连忙压低声音:"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,咱们出去说。"守须和江南默默颌首,从椅子站了起来。打开笨重的铁门,正要步出走廊时,背后传来几个男人的交谈声。

"——有几具尸体显然是他杀....."

2

三人来到海岸,拦腰坐在防波堤下摆在水边的

方形水泥块上。

眼前一片无垠大海，荡漾在灿烂在阳光下，柔和的气氛与他们此刻的心情正好相反。角岛恰处在丁崎背面，望不见踪影。

"他们死了……"江南抱膝的手微微颤抖，"我真混帐——"

"江南?"岛田一险诧异，别过头去。

江南缓缓摇了几下头，恨恨地说："到处侦查的结果，却是一场空。如果我设法警告他们一声，或许……"

"没有用。"岛田抚摩瘦削的脸颊，仿佛告诉自己似的。

"像我们这种为了一封怪信到处奔走的人，实在太少了。就算报警，警方也会以为是恶作剧，一笑置之。"

"可是……"

"虽然我真心以为青司没死，岛上那些人有危险，但也仅此而已。除非出现决定性的证据，能够确信他们会遭杀害，否则只是一个单纯的推测——尽管我们到了 S 区，若要渡海调查未免太没道

理了。"

"岛田，"守须插嘴，"假定他们全部遇害——那么，就表示中村青司还活着……"

"这很难说。"岛田支吾其辞。

"你想凶手会是谁呢?"

"这个……"

"还有，岛田，关于那些青司署名的信，你怎么想?是否和这次角岛事件有关?"江南一连提出几个问题。

岛田面色凝重，说道："事到如今，不能说没有关联。"

"同一个人干的?"

"我想是的。"

"换句话说，那是杀人的预告?"

"和预告有点不同。因为信在他们到角岛之后才寄到，若是预告似乎略嫌牵强。我想，应该有其它目的。"

"怎么说?"

"江南，我们初识那天，你分析那封信导出三种意义。记得吗?"

"嗯——控告、威胁，还有暗示我们重新调查去年的角岛事件....."

"不错。"岛田忧郁的眼神投注海面，"于是—— 我们开始追查去年的命案 结果终于真相大白。但是，我觉得这并不是凶手预期的结果。凶手恐怕没料到我们会如此追根究底？我想，凶手寄信真正的意图，除了控告你们的罪状，还暗示着中村青司之影。"

"青司之影？"

"也就是说，以中村青司的名义寄信，让我们以为已死的青司其实还活着。凶手这么做，企图使青司背上黑锅，成为替罪羔羊。"

"这么说，你怀疑的是....."

"中村红次郎。"守须慢条斯理地吐出这几个字，"现在已经揭晓中村千织是红次郎的女儿，因此具有杀害那些人动机的人不是青司，而是红次郎.....是不是这样？"

"动机方面，最可疑的的确是红次郎。但是——"说着，江南审视岛田的表情，"但是，他一直在别府....."

"记得那个小伙子说的话吗?江南。"

"嗯?"

"送研究社那些人到岛上去的年轻小伙子。"

"我，记得。"

"他说过，若是装有引擎的船，往返岛陆两地只不困难。你能断言阿红没那么做?——阿红说这几天为了赶写论文，回绝所有访客和电话，把自己关在家里埋头苦干。这些话是真的吗?"

岛田仍旧眺望海面，兀自颌首："不错——身为他的至交好友，虽觉遗憾也不得不怀疑他.....女儿死了，无形中，自己与无法结合的恋人之间唯一的桥梁也毁于一旦。而心爱的恋人又惨死亲兄长手中——这是多么痛心的人间惨剧。——由这几点去分析，动机不是十分充定吗?阿红以前也是十角馆的主人，偶然得知害死女儿那些人要到那儿旅行，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于是——他暗示青司还活着，让大家把疑点转移到青司身上；并且寄信给你们，藉青司的名义吐露自己无法宣泄的心情。同时，也给自己寄了同类的信，表示自己是
被害人之一.....。"

三人默然俯瞰大海，各有所思。

"——就是这样。"过了一会见，守须低语，"再也想不出专程到岛上杀人的其它动机，最可疑的还是红次郎——可是，岛田？这一切完全没有超出臆测的范围……"

"是的，守须。"岛田自嘲似的撇撇嘴，"只是我的猜测，没有任何证据。而且——我也不想去找证据。这件事，更没有必要积极地告知警方……"

丁崎后面出现两艘船，于是岛田站了起来："警方的船回来了。——我们走吧！"

3

"那三个是什么人？"角岛搜证回来的组长，询问身边的警官。

据目前角岛建筑物所有人，即地主兼房地产商巽昌章表示，滞留十角馆的 K 大学生是他侄儿的

朋友，要求从上周三起在那儿借宿一周。

警方根据巽手边的角岛成员名单，和校方取得连系才连络到学生家长。由于其中有些学生离家外宿，因此家属无法全部到齐。不过依据先前的检查结果，勉强可以辨识所有尸体。向死者家属做了简单的问案调查后，所得情报大半雷同……。

"——哦？那三个？"警官反问时，组长手指屋里靠窗处："那边的三个人。"

"哦——他们是研究社的朋友，下午就来打听事情经过了……"

"嗯。"组长略偏粗粗的脖子。

背靠着窗交谈的两个年轻人旁边，是个背向这边往外看的高个儿男人。组长从在命案现场弄脏了的外套口袋抽出双手，朝三人走去。

"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听说你们是死者研究社里的朋友？"突来的沙哑声音，使两个年轻人连忙抬眼，"我是警方的人……"

"哦，辛苦了。"说着，往外看的高个子同过头来。组长啧了一声，说道："果然是你，正觉得背影好眼熟……"

"真是奇遇，我也猜想或许是你哩!"

"你们认识?岛田。"一名年轻人惊讶地问

"我以前不是说过在警界有点人际关系吗?说的就是他。江南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县警岛田修组长。"

"岛田?那么，你们是....."

"没错，他是我家老三。"岛田组长告诉他。

"哦——"

岛田组长干咳一声，瞪着体型和自己恰好相反的弟弟的脸："你怎么会在这里?"

"当然有原因喽!我和这两位一起行动，详细情形说来话长....."岛田洁看着旁边的二人，说道，"这位是 K 大推理小说研究社的守须，这位是前社员江南。"

"唔——"岛田组长以复杂的表情面对二人，"我是县警岛田，请多指教。这次发生的事实在相当悲惨....."他的语气极为郑重，说着，肥壮的身体落坐在身边的椅子上，"推理小说研究社?嗯，我年轻时也看了不少那一类的书——研究社做些什么事?"

"介绍推理小说书评，自己也试着创作……"守须回答时，一位便衣刑警走来，交给组长一张纸。他瞥了一眼，点着头说："这是验尸报告，写得很简单。"

"可否说来听听?"江南问，组长看了一下弟弟，微启唇角道："反正这小子待会儿一定会追根究底，在可能的范围内，我尽量告诉你们。"

"尸体——情况都相当糟糕!——除了其中一具，全都在失火前遇害。烧死的那具尸体可能是自杀，也就是自己淋上灯油引火自焚，他的房间正是火源，虽然目前还不能断定，八成是此人杀害其它人后自杀……。这些事请不要告诉别人。——这名死者叫什么名字呢?"组长目光再度落在纸上，说道，"我——松浦……。松浦纯也。你们当然认识吧?"

守须和江南屏息颌首。

岛田洁愕然问道："真的是自杀?"

"我说过还不能断定，其它人也是一样。死因要等解剖结果出来，才能知道详细情形。不过组长目光移回守须和江南身上。"谈谈这个松浦纯也，他是个怎么样的人?"

"这个人很难形容——"守须答道，"今年四月起升法学院四年级，成绩优秀，头脑一流，辩才无碍，只不过有点特立独行……"

"原来如此——还有呢，守须？"

"什么？"

"他们不是因为研究社的活动，到岛上去的吗？"

"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不在研究社活动范围内。"

"这么说，结伴同行的几个人在社里特别要好？"

"嗯，虽然和要好有些差别，倒也可以这么说。

"

这时，先前来过的刑警又向岛田组长耳语。

"——好，知道了。"组长两手插入外套口袋，站了起来，"我有点事，失陪了……。还有，近期内警方可能约谈研究社的同学，到时请你——和江南——你们都务必出席。"

"是的。"江南乖乖地点头。

"那么，再见……"向弟弟眨眨眼，离开前组长又改变主意，再度转身面向守须和江南，"关于松

浦纯也——，假设这次的命案是他干的，你们想得出什么动机吗？”

“这——”守须答道，“我实在不敢相信，尤其是艾勒里，怎么会……”

“你说谁？”

“哦——就是松浦。艾勒里是他的绰号……”

“艾勒里——和作家艾勒里·昆恩有关系吗？”

“嗯，就是他。该怎么说呢？这是我们研究社的传统，以推理作家的名字称呼社员。”

“哦，全部都有绰号？”

“不，只有一部分……”

“到角岛那些人都有绰号。”江南补充解释说。岛田组长颇感兴趣地眨着小眼睛，笑吟吟地问了一句：“江南，你以前也有绰号吧？”

“嗯，有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不好意思——叫道尔，柯南·道尔。”

“哦，大作家的名字。守须——你呢？是不是叫摩理斯·卢布朗？”组长乘兴问道。

守须挑动一下眉毛，轻声说了声不。然后，嘴

角突然浮现一丝落寞的微笑，略垂眼帘放低声音说：“凡斯·但。”

第 12 章

摘自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星期二，A××日报社会版

“角岛十角馆再传连环命案！”

案发于三月二十一日黎明时分，大分县 S 区，角岛十角馆火灾现场，发现投宿此间的六名大学生尸体，身分已经确定。

死者是 K 大医学系四年级山崎喜史（二十二岁）、法律系三年级铃木哲郎（二十二岁）、同系三年级松浦纯也（二十一岁）、药学系三年级岩崎杏子（二十一岁）、文学系二年级大野由美（二十岁）、同系二年级东一（二十岁）等六名。他们预定由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三起留宿十角馆，为期一周。

根据调查,六名死者中有五名在火灾前业已死亡,疑似他杀。警方正抽调去年九月同岛蓝屋四尸命案资料,全力侦办此一连环命案暨纵火事件.....

摘自同日、同报社晚报——

"十角馆地下室发现骨骸！"

.....经过搜索后,俱已焚毁的十角馆地下室赫然出现一具男尸。尸体已呈骷髅状,死亡时间大约四个月至半年以上,年龄推定为四十余岁。此外,头部有钝器击打的痕迹。

以往,警方不知有此地下室的存在。根据各种迹象显示,这具尸体极可能是去年九月案发后即告失踪的吉川诚一(四十六岁)遗骸,身分正积极确定中。.....

第 13 章

开拓山坡地建校的 K 大，拥有形状奇特的广大校园；学校一隅的三层盒型校舍里，聚集着大学校园里的各社团。

角岛十角馆发现六人尸体的第三天，也就是四月二日星期三下午，社团会馆二楼的推理小说研究社，大约集合了十名能够出席的社员。嘈杂的狭窄室内摆了两张会议用长椅，学生们挤着肩膀坐在一起。其中，当然也有前社员江南孝明，却不见组长之弟岛田洁的踪影。

——他是客气呢？还是有事不能来？——不安瞬间涌上守须恭一心头，又立刻打消——没关系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不会注意到什么，不可能注意.....

岛田修组长带着一名便衣人员，稍微迟到了几分钟。他望着蒙蒙烟气蹙起眉头，瞥见江南和守须后，亲热地打了个招呼。随即，向聚集的众人说："谢谢各位拨冗参加，我是岛田。"他亲切地寒暄几句，便稳稳落坐在备好的椅子上。

全员自我介绍后，警方约略说明了事件概要。

接着，胖组长手持备忘录对照学生面孔，然后才进入正题。“再重复一次角岛六名死者姓名，山崎喜史、铃木哲郎、松浦纯也、岩崎杏子、东一，以及大野由美。各位对他们应该都很熟悉……”

听着组长沙哑的声音，守须眼前逐一浮现六人脸庞。

爱伦坡、卡、艾勒里、阿嘉莎、陆路，还有欧璐芝……六名中，有五人在火灾当时早已死亡。东及大野分别死于击杀和勒杀，山崎、铃木、岩崎三人死于谁杀的可能性极大。剩下的一名松浦，火灾发生时还没死，根据初步判断，可能是在房间和自己身上淋遍灯油，然后引火自焚。”

“松浦学长是否杀害五人后自杀？”一名社员提出问题。

“正是如此。至于杀害三人的毒药来源，事实证明松浦的亲戚在 O 市开设药方，他经常在那儿出入，很容易弄到药物……目前，我们是这种看法。不过，动机就难找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劳驾各位，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——”

“有没有考虑过第三者下手的可能性？”

"这一点绝对不可能。"由于组长一口否定，守须好不容易才忍住松了一口气的神情。

"无论如何，已经断定松浦纯也死于自杀。此外，五人的杀害方法及死亡推定时间，都有很大的差异。其中甚至有死亡已经三天以上的.....其它也各有不同。听说那一带很少有渔船经过，根据常识推测，不大可能有人偷偷搭船过去，花三天以上的时间干下连环血案。"

"可是，组长？"开口的是江南，"去年蓝屋事件里，在类似状况下烧死的中村青司，不是被认为死于他杀吗？"

"那件案子的判断，具有各种微妙的理由....."组长睁大大象般的小眼睛，"判定为他杀的最大因素，是因为那名失踪园丁的存在。应该在岛上的一个人无故失踪，自然会惹来嫌疑。无可推诿地，这名园丁就是主要凶嫌。"

"不过——没看到昨天的报纸吗？焚毁的十角馆发现秘密地下室，里头有具死亡多时的男尸，极可能是那名园丁的尸体。"

"哦，原来如此。"

"因此，现在不得不急遽改变去年角岛事件的解释。就是说，中村青司确实是自焚而死，整个事件是他本人计划的一种强迫殉死。而且——"组长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神。"某方面出现了掌握此点的新证据。"

是岛田洁吐露的吗？守须心想。

——不，他说过自己明白真相就好，不会告知警方。不知什么缘故，总觉得这句话确实可信。即使他的亲哥哥是警界人士，也不会改变他的承诺。那么——或者是中村红次郎供出真相……

"——这件事暂且不谈。"岛田组长环视众人的脸，"你们当中，有几个人知道他们要到角岛？"

守须和江南双双举手。

"嗯，只有你们——知道是谁提议这次的角岛之行吗？"

"他们老早就有这个打算了。"守须答道，"这次正好有点关系，可以住在十角馆……"

"关系？怎么说？"

"哦，我的伯父——经营大规模的房地产生意，从前地主手中买下那片土地。是我拜托伯父……"

"是不是巽昌章先生？原来你就是他的侄儿——你没有一起去？"

"我不想去曾经发生命案的地方。大伙儿都兴高采烈，偏偏我不喜欢，而且房间也不够……"

"房间不够？不是有七间客房吗？"

"其实只有六间，你问伯父就知道，有个房间根本不能使用，下雨时漏得很厉害……——那个房间只是个空壳子，什么都没有。大概是打算修理，所以把家具搬空了。天花板全是乌斑，险些就要塌下来。部分地板也破烂不堪，几乎可见底了……"

"原来如此——那么他们六人当中，怎么说呢？谁担任旅行的干事？"

"我向陆路——对不起，应该是东，我向东提起这件事。东是这次的总编辑——也就是研究社的领导人。不过，他总是找松浦商量事情。"

"就是东和松浦两个人喽？"

"是的，就是这样。"

"除了个人的行李外，好像也带去不少食品和毛毯，那又是怎么回事？"

"那是我伯父准备的，我帮他们送过去。就在

他们出发的前一天，雇渔船送到岛上去。”

“唔——待会儿查证一下。”组长摩挲厚实的下巴，再度环视众人，“各位可曾想到松浦纯有杀人的动机？”

嘈杂中，社员们开始低声讨论。守须也适时加入其间，然而心中所想完全是别的事。

——白皙的脸庞。

——用力搂住仿佛就会破碎的娇躯。

——披肩的乌黑长发。

——总是浮现几许困惑的细眉，带怯的落寞眼神。

——含着微笑的樱唇，小猫般娇柔的声音……。

千织、千织、千织……他俩悄悄避开别人的眼光，默默地深爱着。

研究社的伙伴及其它朋友，谁都不知道这件事。这并非故意隐瞒或是羞于启齿，只不过两个人都有点胆怯，生怕公开恋情的结果，会破坏属于自己的小天地……。

然而——所有的一切那天突然化为泡影。去年一月的那个晚上……她的生命被夺走了。毫无疑

问，是那六个人，没错，就是他们——。

当时如果一直陪在她身边……他不知多么责备自己，更痛恨那六个人。

昔日，父母及妹妹也同样突然被带走。别人蛮横地、擅自地，以残酷的手拆散温暖的家庭，一言不发地把亲爱的家人抢到遥不可及的地方。后来——好不容易才寻觅到生命中最宝贵的干织，不料又……。

——那决不是意外。她绝对不是纵情饮酒的女孩，况且明知自己心脏不好。一定是那些醉得失去理智的

人半强迫地劝酒，她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，终于……

她是被那些家伙害死的——被害死的……

"守须？"旁边传来江南的声音。

"啊——什么事？"

"那封信怎么办？"

"嗯？怎么回事？"听到二人对话，岛田组长忙问道。

"是这样的——上次忘了告诉你——"江南从

口袋掏出那封信，回答说，“他们启程到岛上那天，我接到了这样东西。守须那边——也收到一封……”

“信？中村青司寄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们也接到了？”组长接过江南递来的信，看着里面的内容。

“被害人家里，包括松浦——全都接到同样的东西。”

“这和岛上命案没有关系吗？”

“很难说。不过，先把它当成一种恶作剧比较正确。无论如何，寄信人总是个死人。”岛田组长露出一口黄牙，苦笑着。

受须附和似的放松嘴角，另一方面，却悄然跌入回忆之中……。

原本——千织的父亲是中村青司这件事，是她亲口说的。她还说，青司在 S 区一个叫角岛的小岛上，过着独特的隐居生活。失去千织半年多以来，始终沉溺在悲痛与愤恨中，天天病人似的凄惨度日。直到去年秋天，得知她住在角岛的双亲惨死后，内心更加不安。不过当时并未想到，那次事件居然会以此种形态助他解决心中的激愤。

日复一日，他经常思忖着以某种形态，让害死千织的那六名男女了解自己的罪恶。他的痛苦并非大声谴责一句——千织是你们害死的，就可以了事。生命中无法取代的珍宝已经被夺走，而且是被他们夺走的。满心期盼的，除了复仇再无他物。自从知道伯父巽昌章买下十角馆后，这种想法在明确的意志下，开始凝结为使用杀人手段的形态。

千织的出生地角岛蓝屋，那儿曾经发生她父母的惨剧——那六名罪人居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兴高采烈地渡海登岛……这幅画面刺激着他，使他有股冲动想以某种鲜艳的色彩，将他们完全抹煞掉，修正画面。

起初，他打算在角岛杀了六人后自杀。但是这

么一来，自己也会埋在罪人的行列中。自己该做的是审判，以复仇为名的审判。一再思考后，终于拟定计划。让六人命丧角岛，自己全身而退的计划.....。

于是，当三月初确知猎物即将跃入陷阱时，放出了开启序幕的第一箭。

"我伯父买下了十角馆，如果想去，我可以向他说一声，怎么样？"

不出所料，他们轻易地上钩了。谈妥事宜后，他主动着手准备。并且研究六人的情况和气象台长期预报，然后检讨最适合的日期。

按照计划，必须是天气晴朗及波浪平稳的日子。所幸，三月下旬不至有恶劣的气候。但是完全依靠天气预报，是项危险的赌注，万一下手那几天条件十分恶劣，也只好罢手不干。

就这样，决定由三月二十六日起一周的日程。

准备好寝具、食品，以及其它种种必需品，可以启程了。租来的寝具是六人份，这当然有原因。总之，为了让同行者认为自己也一起去，同时使其它人相信自己不去，只有六个人到角岛旅行，非细

心部署不可。

假藉中村青司的名义制妥九封信，目的有二——。

其一，当然是“控告”。向人控诉中村干织这个女孩，死于他们的手中。其二，藉“死者的来信”这种极富魅力的饵，推动江南孝明展开行动。

至于以青司名义寄给中村红次郎的信，纯粹是针对江南可能采取的调查路线，所设的一种布局。他很了解江南的个性，早已预料接信后到处调查的结果，还会来找自己商量。此外，倘若必须主动连络江南时，怪信的流传是种绝佳的借口。

九封信一律以大学研究室开放给学生使用的文字处理机印成，又到超级市场买来材料，做好两组塑胶板。

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二——出发的前一天，先在 O 市寄出九封信，再到 S 区诸事先雇好的渔船把行李运到岛上。然后回 S 区谎称要到国东，借用伯父家的车。车后座行李箱布妥装有引擎的橡皮艇、压缩空气筒、燃料用罐装汽油等物。橡皮艇是伯父钓鱼时所用，平常放在车库的储藏室。伯父只在夏

秋之际的钓鱼季节才用得上，现在暗中借用一下不必担心被发觉。

丁崎后面一带，即使白天也罕有路人。把小艇和空气筒藏在海岸附近的草丛，适当地消磨时间后再去还车。按照预定计划，告诉伯父今夜返回 O 市，明天又要去国东。事实上，虽然回到 O 市，入夜后使骑摩托车再赴丁崎。

从 O 市到丁崎，白天约需一个半钟头车程。但是晚上骑二百五十 CC 摩托车飞驰，一个钟头便足足有余。若是越野车，只要小心驾驶，也可骑入马路以外的荒地或草丛。把车放倒在海岸的杂树林里，上面用褐色罩布盖住，根本没有人会发现。把事先藏好的小艇组合起来，换上橡皮潜水衣。借着月色和丁崎无人灯塔照出的光影，独自划向角岛。

风并不大，却沉重而冰冷，虽然以前曾经向伯父借用过小艇，早已熟悉操纵法，但由于夜晚能见度不佳，加上身体不适，行路比预料中来得艰苦。身体情况不佳，是因为从前一天起就没喝过水。为了往后的计划，必须滴水不沾。

丁崎到角岛，大约三十分——。

抵达地点是岩区，船预定藏在这儿。

首先收叠橡皮艇，和空气筒一起用防水布包妥，再与密封在塑胶袋的引擎绑紧。然后放在大岩石间，沉入波浪不会直接打上来的水中，上面用石头压住。此外，又把绳子的一端系在突出的岩角上。补给燃料用的罐装汽油，分别藏在这儿的岩石后面和丁崎草丛。

月光下，肩挂着大型手电筒，缓缓步向十角馆。预先选定玄关左方会漏雨，没有家具的房间自己使用，睡觉时可用白天运来的睡袋。

就这样，迎接六名罪人的陷阱准备妥当。

3

隔天三月二十六日，六人抵达岛上。

他们没有察觉任何异状，更没有起疑。整整一周的时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无法和本土取得连

络。但他们毫无危险的预感，一味沉迷于冒险气氛中。

当天晚上，他以感冒为由提早回房。滴水不沾的作用，也就在此。虽然早知轻微脱水状态，会引起类似感冒的症状。为了瞒过医学院学生爱伦坡的眼睛，装病绝对不能失败。倘若经他诊视确实身体不适，就可确保无人怀疑——。

正当大厅真的人继续欢谈之时，他便换上橡皮衣，带着装有必需品的背包，从窗口潜出去。来到岩区组好小艇，趁着夜色划向丁崎，然后骑摩托车赶回 O 市。

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大概十一点左右。身体已经疲惫不堪，然而重要的事这才开始。马上打电话到江南寓所，利用他当做自己确实在 O 市的证人。当时电话没打通，不过没关系，倘若他如预期中展开行动，一定会有所连络。说不定，已经来过电话了。果真如此，可能会问起今天的行踪。到时借口也早已准备好，就是那幅画。

为了证明六人赴岛期间，自己确实在本土活动，事先准备——那幅磨崖佛的画。不，正确地说，

应该是那些画。因为，画一共有三幅。三幅画分别是炭笔素描淡彩阶段、全图以画刀抹上厚彩阶段，以及完成阶段。当然，三张构图完全一样。

去年秋天伤心之余，漫无目的地浏览国东半岛山中风景。凭着当时的记忆，将季节改为早春，事先画好作画过程各阶段的图画。

把第一阶段的画摆在画架上，盯着寄给自己的信，等候江南的连络。万一和他连络不上，必须找其它的"证人".....微微发热的脑中卷起漩涡般的不安，强自忍耐，拚命使自己镇定下来。

将近十二点时，电话终于响了——。

不出所料，江南吞下了饵食。当天，他已拜访过中村红次郎。然而对于岛田洁那名男子的出现，不觉有些许困惑。

"证人"成为复数虽然再好不过，但是过度介入反而不妙。只有让自己适当地加入侦探游戏，才是上策。幸好他们关心的不是现在，而是过去。看样子，至少不必担心他们会追踪六人到岛上去。为了加深二人对自己"存在"的印象，故意放言担任"轮椅神探"的角色。并且表示还要到国东写生，约好

翌日晚上再行连络。当时灵机一动，建议他们走访安心院的吉川政子，目的是将二人的注意力移开现在的角岛……。

二人离开后，稍事休息。黎明前又骑摩托车赶往丁崎，换乘系在岸边的小艇回角岛——

回到十角馆，确定大厅无人后，把塑胶板摆在桌上。

——那些塑胶板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是否希望他们知道即将成为“被害者”？或者自觉有种奇妙的义务感，倘若不事先发布“处刑”宣告不算公平？抑或在不同层次上，含有更加痛烈的讽刺意味……？恐怕自己复杂的心理反映，已将三者全部包含在内。

第二天晚上比第一天更早回房，离开大厅前虽和卡差点起冲突，也设法克服了。由于缺乏水分的滋补，身体虚弱得几乎站不住脚。潜出房间前，把阿嘉莎交代服药用的水喝个精光。第三天以后预定不回本土，必须补充水分，及早恢复身体状况。

从角岛回 O 市的路途，比前一夜更加艰辛。途中，甚至屡次打算放弃……自己单薄的身子何以有那股毅力，至今仍觉不可思议。回到房间，首先

努力补充水分。江南和岛田来了以后，开始讨论角岛事件时，他一

连喝了几杯红茶……。

依照预定计划，翌日起便不再回 O 市，因此扮完自己的角色后，必须对二人的话采取否定态度。当下斩钉截铁地宣布自己退出此事，以免翌日以后他们再行连络。不过，当时声色俱厉地向岛田吐露的那番话——全是由衷之言。尤其得悉二人打算挖掘千织身世之谜时，顿觉义愤填膺。

和前一天同样地，黎明时分赶返角岛。回到十角馆房里，暂时在黑暗中平复激动的心情——。

4

选择欧璐芝为第一个被害者，有若干理由。

首先，对她而言也可算是某种情分——早点死掉可以避免知道以后的混乱及恐怖。

欧璐芝——她和千织非常要好，含羞带怯的

表情颇有干织的神韵。可能她并未积极加入杀害干织的行动，而仅仅是个旁观者。但是——虽然如此，也不能单单放过她。

另外一个极大的理由，就是欧璐芝左手中指戴着那枚金戒指。欧璐芝一向没戴过戒指，突然戴上格外引人注目。那枚似曾相识的戒指，或许正是自己送给干织的生日礼物。

欧璐芝是干织的好朋友（干织的丧礼上，她哭肿了双眼……）。由此推测，她很可能收下干织的戒指当做纪念品——。

既然她和干织那么亲密——应该知道角岛是干织的故乡，或者甚至知道自己和干织的关系……。

那枚戒指内侧刻有自己和干织的英文名字缩写——K·M·&C·N·——即使干织没直接说出口，干织死后，欧璐芝发现戒指所刻英文字母的可能性也很大。一旦岛上果真有人遇害，她推想出动机和凶手的或然率相当高——。

因此，不得不先结束欧璐芝的性命。

于是潜出大厅，直接到欧璐芝的房间。为了方便办事，当然瞒着六人私藏一份伯父给的十角馆预

备钥匙。开门溜进房间，趁她熟睡时在脖子缠上绳子，使劲紧勒。欧璐芝的眼球仿佛即将迸出，眼凸唇歪。手脚抽搐一阵，肿胀的脸逐渐发紫……很快就断了气。放好她的尸体，是因为内心深处总觉得她太可怜。

原想从尸体手上取下戒指，收回千织贴身的纪念品，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有人注意到尸体手上的戒指，而展开推论。然而——或许是还不习惯岛的环境，欧璐芝的手指胀得褪不下戒指。

如果戒指一直戴在手上，从外表看不到英文缩写。不，不行——，不能把含有千织和自己珍贵回忆的纪念品丢在那儿……。

于是决定采取强硬手段，切下手腕。倘若只切掉中指，会使人更加留意那枚戒指。况且，切除左手腕的行为可解释为“模仿”去年的蓝屋事件。同时期待这种吻合会产生一种效果，也就是向岛上人暗示后来岛田洁所说的“青司之影”。

使用预备为凶器之一的刀子，辛苦地切下尸体手腕。暂时把手腕埋在建筑物后面的地中，打算事成后再行挖出取回戒指。

为了留下第三者由外侵入的可能性，特地打开窗户挂钩，也没锁门。然后办最后一件事，从厨房抽屉拿出"第一个受害者"的塑胶板，贴在门上……。

在阿嘉莎的口红涂上氰酸，是前一天——第二天二十七日下午的事。当时塑胶板虽已出现，但由于他们警戒心不够，才有机会潜入房中下毒。按照预定的计划，应该很快便会发现阿嘉莎的尸体。不料事与愿违，使得"毒烟限时装置"行动迟迟不敢推出。

下一步，所用的是十一角形杯子。那个奇妙杯子的存在，是在抵达角岛第一晚所发现。赞叹之余，便决定加以利用。第二天早上摆好塑胶板后，偷偷把那个杯子带回房里，另从餐具架拿个杯子代替。使用的毒药是从理学院实验室偷出来的氰酸钾和亚砷酸，杯上涂的是无臭的亚砷酸。然后三天晚餐前，趁他们不注意时，把毒杯子和厨房柜台上六个杯子之一掉换来。

自知有六分之一的机会拿到十一角杯，果真如此便避不沾口。但没有那个必要，卡成了"第二个受害者"。

眼睁睁看着卡的死——比欧璐芝更加鲜活可怕。心扉一隅不禁为自己的恐怖行径感到隐隐作痛，然而如今已经不能罢手。无论如何，必须冷静、大胆地完成大事……。

黎明前，大家终于解散。等众人就寝后，从另备一组塑胶板中拿出"第二个受害者"，贴在卡的房门上。进一步切除卡尸体的左手，丢到浴缸里。保持"模仿"；一贯性的目的，是为了掩饰欧璐芝不翼而飞的左手腕。

接着，转向蓝屋废墟。卡倒地前，艾勒里声称蓝屋可能有地下室……。早听伯父提起地下室的事，混在行李中随渔船运来的塑胶灯油桶仪藏在那儿。既然艾勒里怀疑有人躲在地下室，迟早会去调查。于是故意清扫地下室地面的松叶，制造出有人出入的痕迹。然后用从爱伦坡钓具箱里偷来的天蚕丝钓线，在楼梯口设了个陷阱。不出所料，翌日艾勒里果然中计。

——愚蠢的艾勒里……的确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他居然雀跃不已地冲入可疑的地下室，简直辜负"侦探"之名。算他命大，只是摔伤足踝并无大

碍。虽不否认对于陷阱含有若干期待，却也不渴望如此轻易便获得一具尸首。

期待落空的，倒是阿嘉莎的口红事件。仔细观察，才发觉所用口红颜色和下过毒的不一样。倘若翌日她还安然无恙，就得另谋计策了……。

爱伦坡提议搜查各人房间时，难免有些焦急。当然，这种情况事先已列入考虑。塑胶板、黏着剂及刀子等物品早就藏入外面的草丛，切手腕时的血衣也已埋入土中。装灯油的塑胶桶在地下室，毒药随身携带。检查归检查，总不会搜身吧？房里只放了一件橡皮潜水衣，一旦被察觉也可设法瞒过。

不过，被人发现房间的状态总是不妙，还好可以推说因为担任准备工作，有责任选住最差的房间。尽管有此借口自圆其说，但最好还是不要泄露机密。因此，当时自己极力反对爱伦坡的建议。

然后，当天晚上——。

由于阿嘉莎突发歇斯底里，意外地使大家提早回房。本来当天晚上并不打算离岛，又觉白白浪费一整晚实在可惜，不如回 O 市和江南连络，以期加强不在场证明。

身体状况还差强人意，虽然有点担心多云的天气，但根据收音机的气象预报，天气不会转坏，波浪也算平稳。随即下定决心，循前两次同样路线朝向 O 市，返回自己的住处。接着，佯装刚由国东回来，摩托车后载着画架走访江南寓所……。

5

夜里下了点雨，倒不致造成妨碍。第五天——三月三十日清晨，天刚发白便平安回到岛上。驶近岩区时关掉引擎，操桨划到岸边。把绳子系在岩石上开始收叠小艇时，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——。

突然听到有人闷叫一声，抬头只见陆路伫立阶梯中央，愕然望向这儿。

——被发现了！非杀不可，瞬时灭口的念头闪过。

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根本来不及细思胆小的陆路何以此时独自来到岩区。或许他无意中发现系在

岩上的绳子，一时好奇所以跑来看个究竟。无论如何，被他撞见总是不争的事实，即便他全不知情，也会逐渐了解事情的真相。

心中念转，随手拿起一块石头奋力追赶逃命的陆路。

追赶者心急如焚，而陆路更是有过之无不及。跌跌撞撞地迈不动脚步，因此两人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。他惊悸之余，朝着十角馆大声呼救。这时已经几乎追上，便陡然将石头掷向他的后脑。随着沉重的声音一发击中，他登时向前仆倒，捡起掉落的石头，再度砸向他已经裂开的头，一次又一次……。

确定陆路不可能活命后，急忙赶回岩区。途中虽然注意到地面的脚印，但焦急之下无法冷静地处理。万一有人听到陆路惨叫赶来探视，事情就更加不好收拾了。还是赶快离开吧，混乱的脑子命令着。

临走前，约略环视四周的脚印，并且断定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特征——他们不是警察，这种程度的脚印应该不成问题……于是，脚印的事不再萦绕脑海。

最可怕的是突然有人出现，小艇被发现就糟了。

当下离开岩区绕到海湾，暂时把小艇压在栈桥下水面间的广阔空间，躲在那儿窥视上面的动静。很幸运地，并没有任何人被惊醒。回到海湾收好小艇，藏在栈桥一端的小船屋里。虽然得冒点风险，总比再返岩区好得多。

潜入十角馆，在陆路房门上贴妥“第三个受害者”的塑胶板，这才回房钻进睡袋。

当时情绪激动，全身神经紧绷，只能浅浅小睡。浑身麻痹发软，胸口微觉思心。不久即被手表的闹铃装置吵醒，便走出房间打算喝口水。不料——阿嘉莎的尸体赫然出现。那天早上，她终于换了口红颜色。

人命够多了，我不愿再见到尸体！——心中呐喊着。脱离桎梏似的，无法抑止的呕吐感自体内翻涌而上。精神上或肉体上，都已经达到极限。

然而——不能放弃，绝对不能罢手……。为痛苦所缠绕的内心深处，不断闪烁着永不复返的恋人音容笑貌。

艾勒里，以及爱伦坡——和仅存的两人围坐在十角形桌边，已近大结局了。当时的情势，不利

的箭头完全指向爱伦坡。若不是后来艾勒里加以否定，演变下去，或许爱伦坡会被当成所有命案的凶手。

在陆路遇害现场，当艾勒里对脚印表示兴趣时，心脏几乎停止跳动——镇定下来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镇定下来……一面抗拒胸口涌上的呕吐感，一面告诉自己。艾勒里旋即转身，不由得抚胸松了口气。

可是——

艾勒里突然又提起脚印的事。

——是否犯了什么错？犯下什么致命的错误……追随艾勒里赶到现场，当他要大家记住脚印的状态时，才恍然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。对于自己的愚昧无话可说，心想一切都完了。

原本早有心理准备，当被害人数增加，嫌犯范围逐渐缩小时，自己可能陷入动弹不得的地步。果真如此，就必须顺应状况，随时准备采取应变的各种手段。最恶劣的情况，可能是以寡敌众的格斗——暗自思忖着，不禁捏紧了经常暗藏在上衣口袋的小刀。

艾勒里进行脚印的检讨当儿，数度想持刀刺杀

二人……一旦失手反被控制，就真的大势已去。况且，至于艾勒里是否将嫌疑指向自己，还有考虑的余地。蜷缩身子聆听艾勒里高谈阔论，忍受着庞大压力，拚命思索最佳的应对法。然而——。

艾勒里把结论发展到错误的方向，居然断定凶手由岛外搭船而来，并非三人中任何一个。言下之意，箭头指向中村青司。看样子，他真的相信青司还活着。“青司之影”会到此以这种决定性的方式保护自己，这倒是始料未及……。

顿时，脑筋开始清晰灵活。

艾勒里的香烟抽完了，爱伦坡随即递上烟盒。这是个绝佳的好机会，千万不能错过。倏地从口袋掏出一样东西，细长的小盒中——放着一根掺有氰酸的云雀牌香烟。这是事先准备好，一有机会就用来对付爱伦坡。

借口自己也想抽烟，把烟盒弄到手。然后，在桌子底下进行掉包。从烟盒里取出两

根烟，一根叼在口中，一根藏进口袋。接着，把毒香烟放回烟盒。

爱伦坡烟瘾相当大，拿回烟盒后可能马上又再

来一根，倘若爱伦坡没拿到有毒的香烟，艾勒里就可能中头彩。无论如何，两人总会死一个。到时候，最后的一个人就好解决了。

终于——爱伦坡吸入了毒香烟。

6

大厅剩下两个人。

爱伦坡死后，艾勒里仍深信青司是凶手。对于眼前的伙伴，丝毫没有警戒的模样。看来不必急着动手，大可慎重地等待机会。最完美的方式是让最后一个人"自杀"身亡——。

——愚蠢的艾勒里——

结果，他到了最后关头始终合作无间。这个艾勒里自以为是名侦探，其实只是个无可救药的小丑。最讽刺的是，自己无意的奇妙宣告竟然成为事实。最后剩下的两个人，果真是"侦探"和"杀人凶手"。

不过，对于他最后由十一角杯引导出十角馆中

存有第十一个房间的敏锐推理，不得不表示敬意。自己也曾经疑惑何以有那样的杯子，却不曾想到居然是机关的一部分。虽在本土听江南他们说过建筑家中村青司对机关的特殊兴趣……即使如此，这件事并不会危及自己的立场。或者说，密室的发现反而更加确定艾勒里所谓青司即凶手的论调。

两人进入地下密室，艾勒里开始探索通到外面的密道。在那儿，出现了另一具尸体……念头一闪，立刻知道这是下落不明的吉川诚一尸体。吉川果然在半年前便已遇害，他可能在蓝屋遭疯狂的青司袭击，带伤逃到这儿力竭而死；或者青司本人带他到此，加以杀害。

把自己的想法，告知伫立尸体面前哑口无言的艾勒里。他掩着鼻子杜绝腐臭，点点头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如果这样，青司从何处找来当做替身的尸体呢——”接着，他又开口，“走吧，凡斯。我们必须调查这条密道通往那里？”

避开尸体，步入密道里头。一面走着，一面思忖；既然如此，就奉陪到底。

或许，艾勒里根本就怀疑自己——比方说，

注意地面尘埃的状态……。他是否佯装没留意，伺机干掉自己……？刹那间，不安闪过脑际。于是右手暗中握紧口袋里的刀子，跟着艾勒里走在混浊的黑暗中。

不久，密道尽头出现一扇门，传来阵阵波浪声。艾勒里打开门，浪涛更响了……。

密道出口在面临海湾的断崖中央，门外只有一个类似窄阳台般突出的空间，下面是一片漆黑——看来，距离海面还相当远。

艾勒里看准立足点，慎重地往外踏出一步，以手电筒环视周围的情况。不一会儿，他若有所思地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这个角度正好从屋上或下面的海都不易发现，勉强可由岩块走到石阶那边。青司果然从这儿来……青司今晚一定会来。”回到大厅，艾勒里说，“现在，秘密通道已经找到。不管他从密道或玄关来，只要两人在一起就不必怕。可能的话，我们反过来逮住那家伙。”

他随声附和着，冲泡两人份的咖啡。同时把从爱伦坡那儿私藏的几颗安眠药，溶入其中一杯咖啡，然后若无其事地交给艾勒里，而那家伙竟不疑有他

的一饮而尽。

".....我有点困,也许是松懈下来的缘故。凡斯,你不要紧吧?——我睡一下,如果有事立刻叫我....."这就是名侦探下台的台词。

没多久,艾勒里趴在桌上,发出天真无邪的鼾声。他确定艾勒里熟睡无疑后,便把他抱回房间放在床上。计划中,决定让艾勒里"引火自焚"。警方迟早会从尸体中验出安眠药,去年状况相似的青司尸体,可能会因为吉川诚一他杀尸体的出现而判定为自杀。这种情形对警方论断此次事件,多少会有所影响.....。

雨早已停息,仿佛不会再下。

先到海湾备妥橡皮艇,然后从废墟地下室拿出灯油。接着掘出欧璐芝的手,取下戒指,把手腕放回尸体边。剩下的塑胶板、血衣、毒药、刀子等物,以及所有不宜留下的东西,全部搬到艾勒里房间。打开窗户,在整个房间洒遍灯油。其它房间也适量淋上灯油后,把丙烷筒带进大厅。自己从外面绕到窗口,最后剩下的灯油全倒在床上的艾勒里身上,顺便把空塑胶桶丢进去。

艾勒里好像快要醒转，然而这时点了火的打火机，已经扔到沾满灯油的床上。

火舌的出现与关窗的动作几乎同时。他不由得后退身子，闭上眼睛。眼眸中，疯狂的红色透明火焰跳跃成漩涡，逐渐扩散……。

翌日早上，他仍死透了般的沉睡着——。

被伯父通知事故的电话吵醒后，连络过江南，自己立刻赶到 S 区。先到伯父家中，借口到丁崎探视岛的情况借出车子。然后依言到丁崎，把隐藏的小艇和汽油桶放入后车箱。这时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角岛，谁也不会留心丁崎这边。回伯父家还车时，顺便把橡皮艇放回原位。收拾妥当后，才到港口和江南他们会合……。

7

在 K 大社团会馆所举行的集会一结束，守须恭一独自匆匆离去。

艾勒里——郎松浦纯也在不为人知的动机，或精神失常的状态下，杀害五名同伴后引火自焚……看来，警方的观点终究会是这样。今天的集会中虽未找出具体动机，然而艾勒里个人行为及若干特立独行的小插曲，似乎引起岛田组长极大的关心。

总之，事情的发展比预料中来得顺利。

用来当做本土行动证明的画，不需要的两幅已经处理掉。一切均已办理妥当，再也不必担心任何事。是的，再也不必……。

全部结束了，守须思忖着。全部——复仇已告落幕。完全落幕……

结语

黄昏的海边，闲寂时分。

夕阳下，映着霞光的波浪远远拍击而来又消退……。

他独自坐在同一处防波堤上，凝视暮色中的海洋。

——千织……良久，心中数度轻轻呼唤。一开眼，那夜的火焰立即在眼前复苏，那么鲜活，那么深刻。巨大的追悼之焰撕裂黑夜飞舞而上，里住攫获猎物的十角形陷阱……她的幻影重叠似的浮现在烈火熊熊之中。呼唤低诉，而她始终垂着眼廉默默无语。

——千织？火焰越烧越激烈，持续着鲜艳的红光。倏地，恋人的倩影被鲜红的漩涡吞没，逐渐扩散消失……。

他安静地站起。几名孩童在水边嬉戏，他伫立片刻，眯眼眺览眼前的光景。

——千织……再度轻唤，然而闭目或凝望，她的倩影已不再出现。仿佛失落什么似的，无边的空虚感由心底涌上……。载着落日余晖，海即将融入夜色中。不知是否心理作用，波浪似乎不断窃窃私语。

——突然有人拍拍肩膀，他愕然回头。

"嗨，好久不见。"一个瘦高个子满怀笑容，站在他面前说，"公寓管理员说你常到这个海岸来。"

"——哦，是吗？"

"你好像很没精神。我在旁边看了好久，你究竟在想什么？"

"没.....找我有事吗？"

"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"高个子在站着的他身边坐下，叼起香烟喃喃说。"这是今天的一根,那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，警方也好像不再追查。不知你有什么看法？"

"还有什么好说——是艾勒里....."

"不,没那么简单。你不觉得其中另有文章吗？"

"

——这个人到底想说什么？他沉默地望着海。高个儿男人点了烟，抬头审视伫立的他的表情，继而说："我以前曾经怀疑阿红是凶手——事实上，后来闲着没事时扩大想象的范围，想到一件有趣的事。所以，今天专程来找你研究。"

——不会吧.....。难道他注意到了？他没有回答，别过脸避开男人的视线。

——不会有这种事.....

"喂，别那么无情，听我说说嘛！不过，我这想法实在离谱，尤其是你，也许会一笑置之。说不

定我会因此挨骂，但是，就当是我单纯的幻想好了....."

"不要说了。"他以失去抑扬顿挫的声音，平淡地说，"那件事已经结束了，岛田。"然后，转身背对叫住他的男人，走下孩童们戏耍的沙滩。

他自觉窝囊，心情紊乱不已。

——怎么会.....用力甩甩头，想要驱出心中的动摇。

——不可能，绝不可能被识破。即使那想象力旺盛的男人碰巧想到真相，那又如何？没有任何证据，如今他还能怎么样？对不对.....。

——对不对？千织。

问着恋人的幻影，可是她没有回答，甚至连影子也不再出现。

——为什么.....？

瞬间，不安如海啸般涌起。濡湿的沙沉沉缠住了脚——这时，脚边有样东西闪闪发亮。

——这是什么？

蹲下去一看，不由得他表情讶然僵凝。随后短呼一声，抽动的嘴角转为淡淡的苦笑。那是个浅绿

色的小玻璃瓶，静静躺在波浪冲击的沙滩上。半埋在沙中的瓶子里，可以看见几张折好的纸片。

——啊.....

他捡起玻璃瓶，回头看了一下仍坐在防波堤上向这边望的男人。

——审判.....

孩童们结束游戏，就要回家了。他握紧玻璃瓶，朝孩童那边慢慢走去。

"小弟弟！"他叫住一名男孩。"拜托你一件事。

"

男孩莫名其妙地抬头看他。他露出无风夜海般沉静的微笑，把瓶子塞在男孩手中，然后说："帮我把这个交给那位先生好吗？"

-----（全文完）